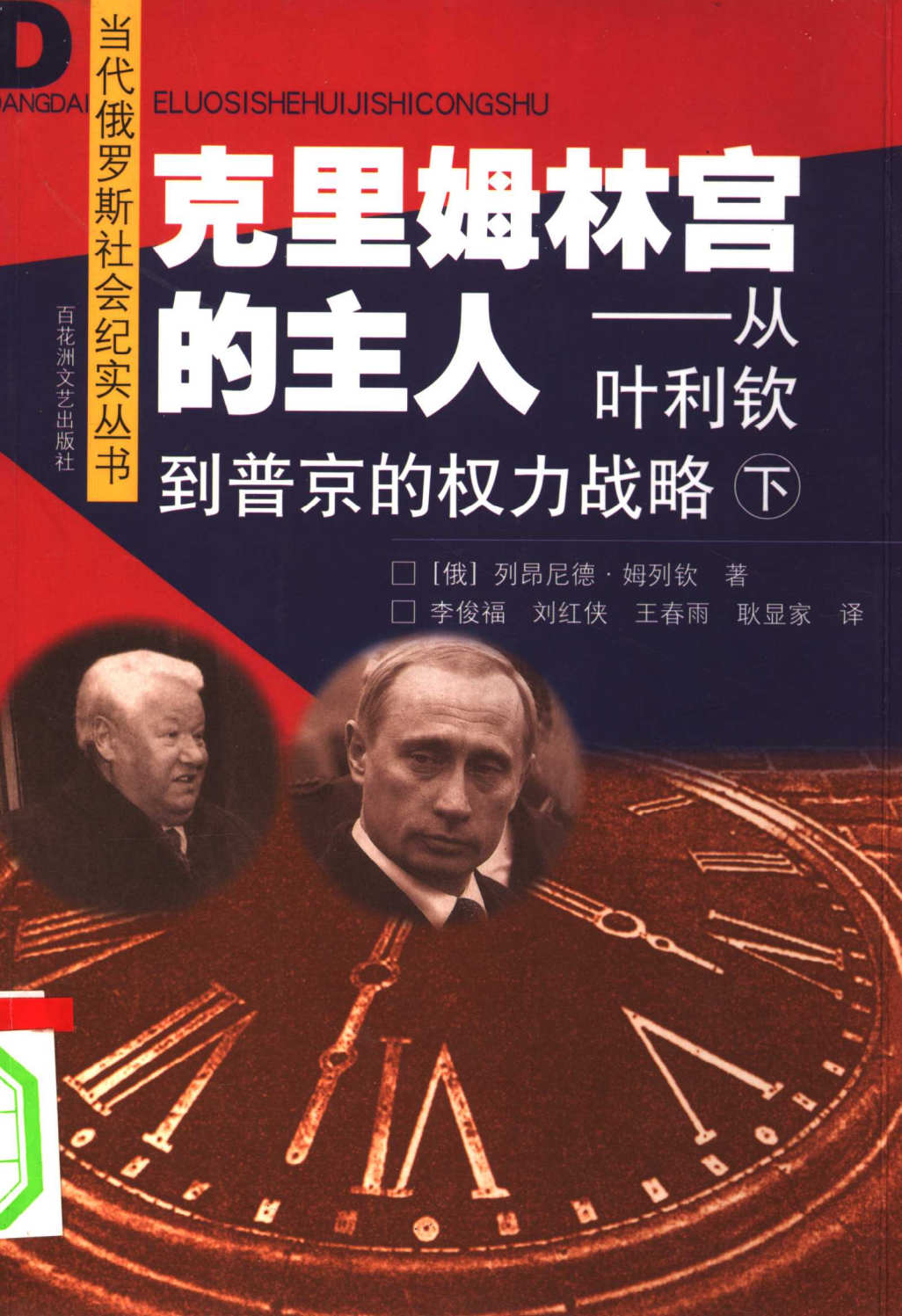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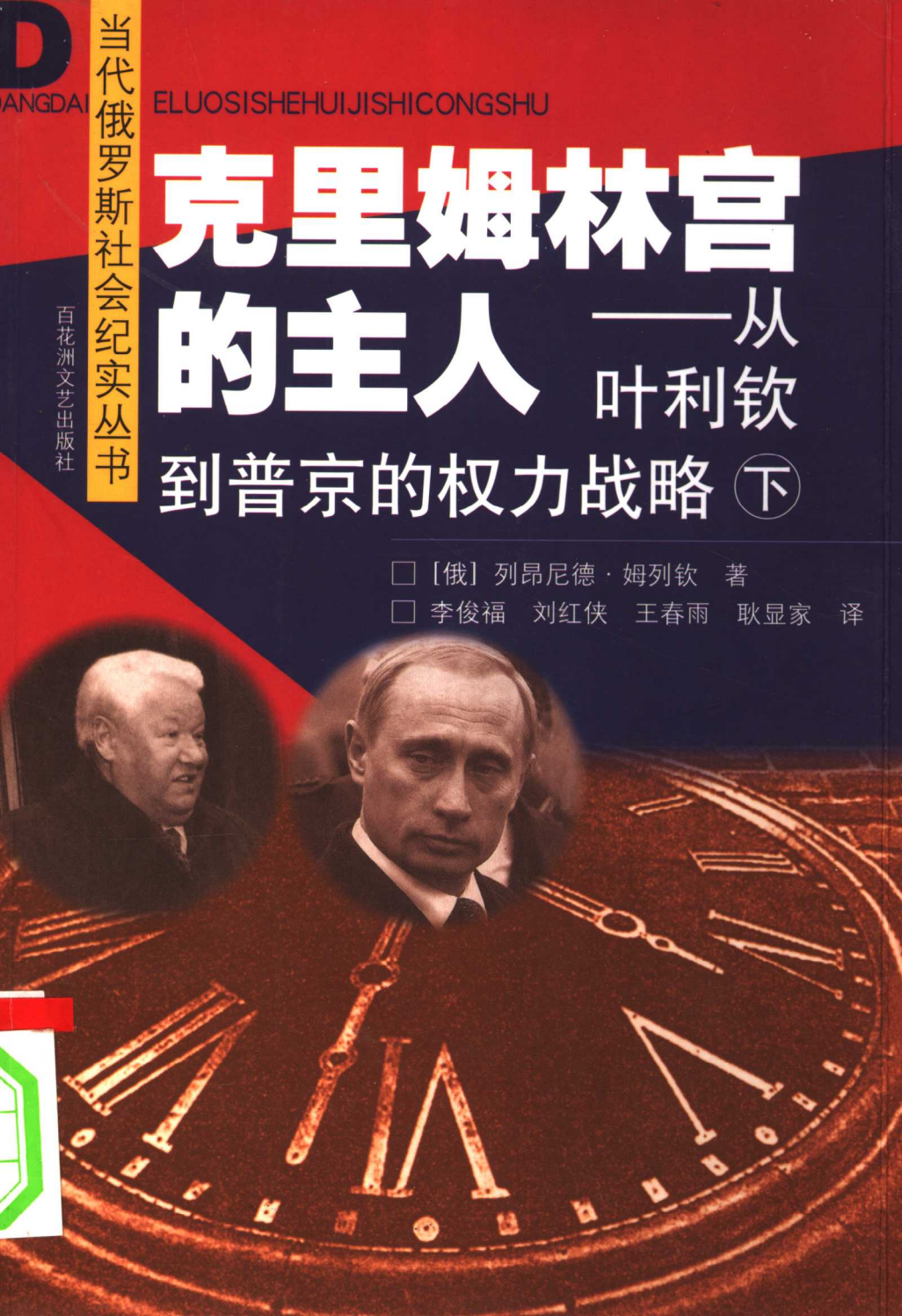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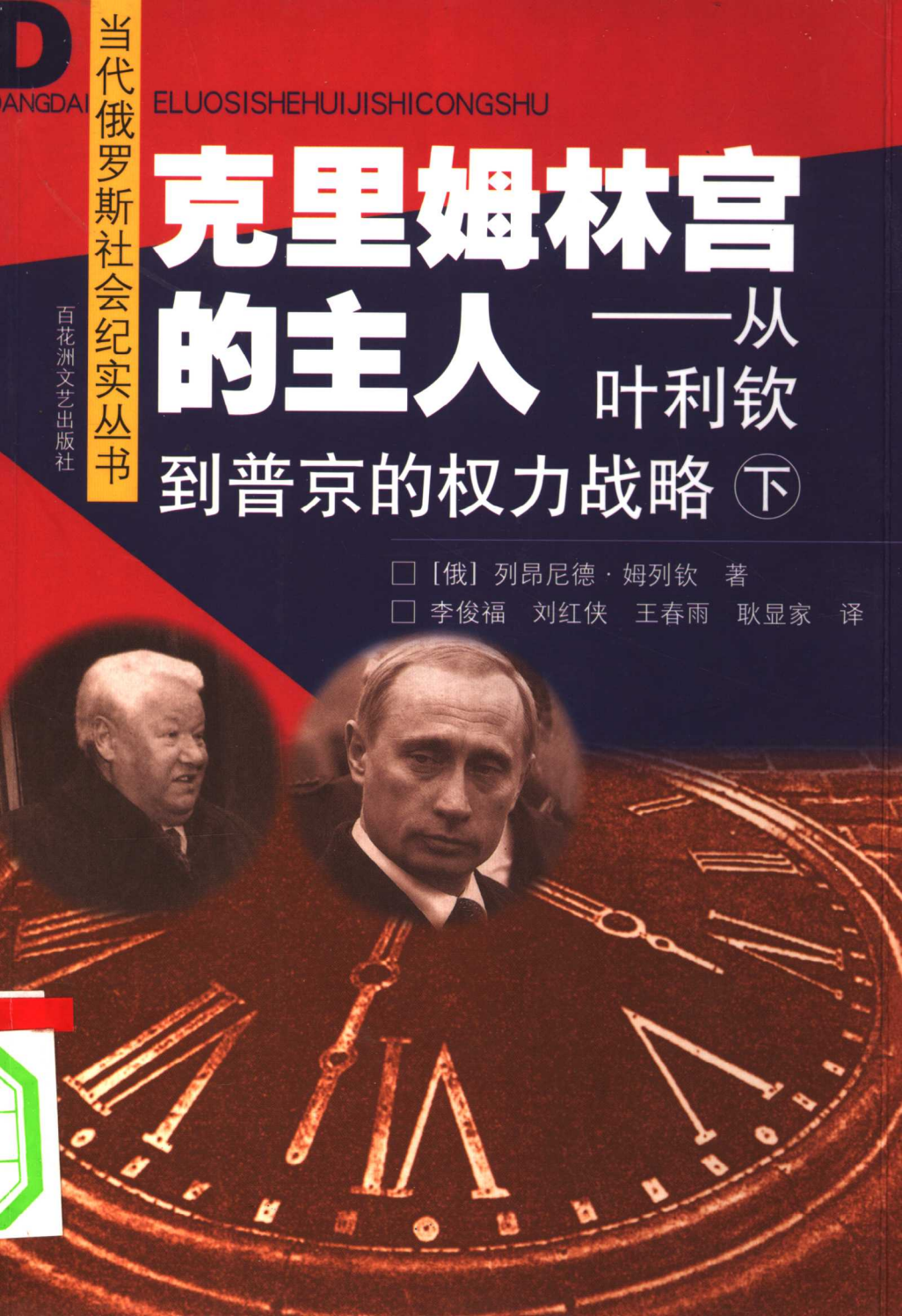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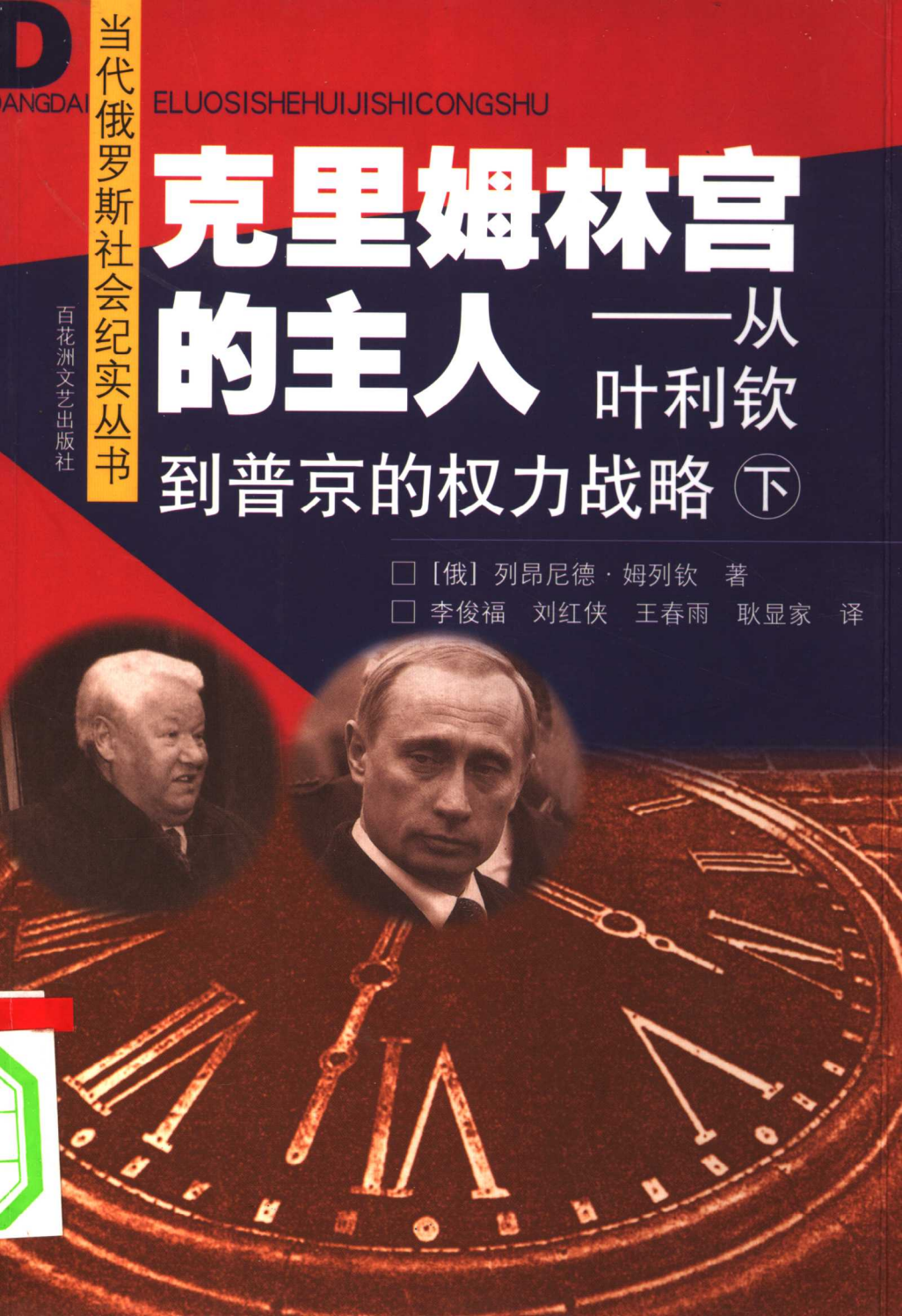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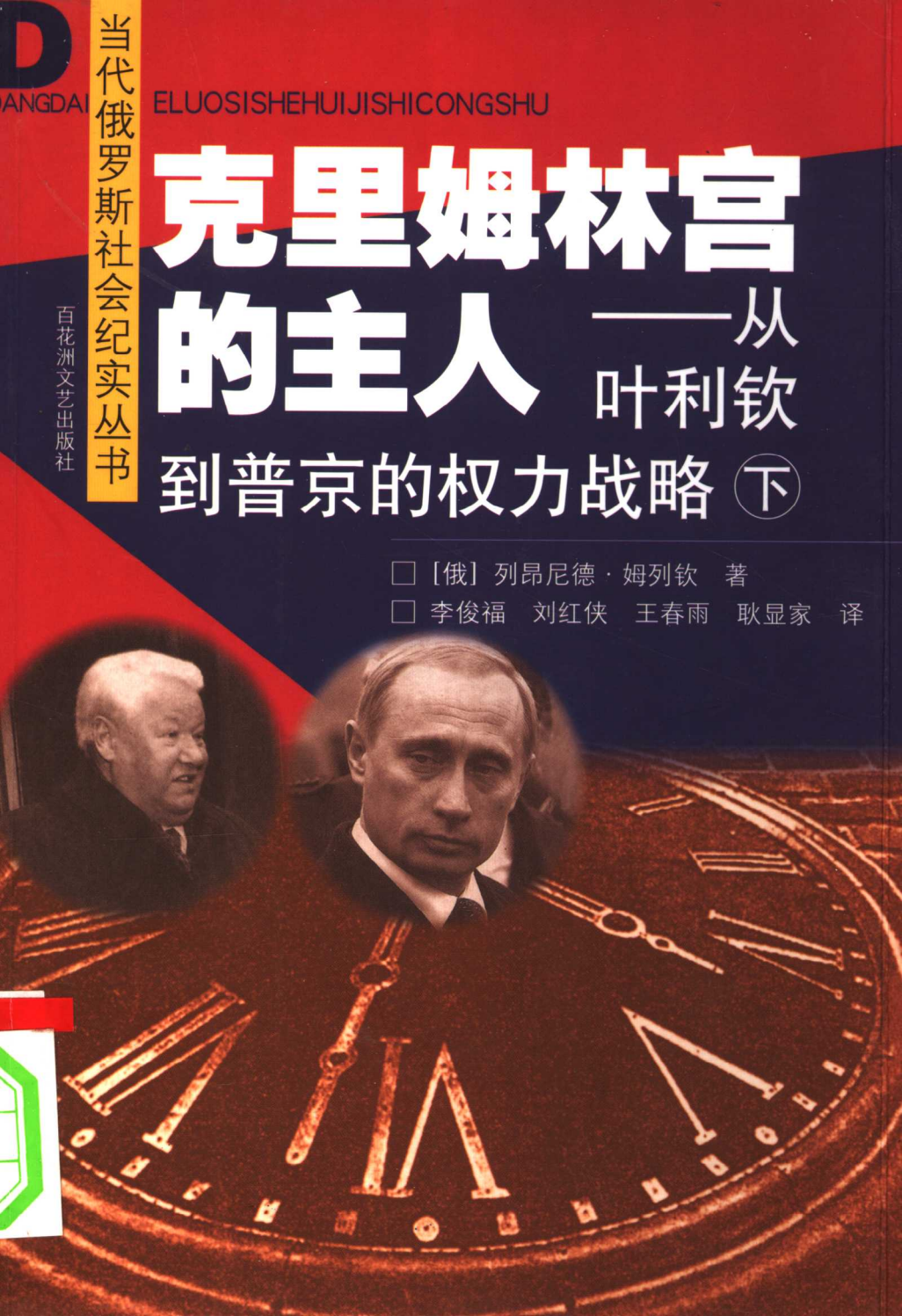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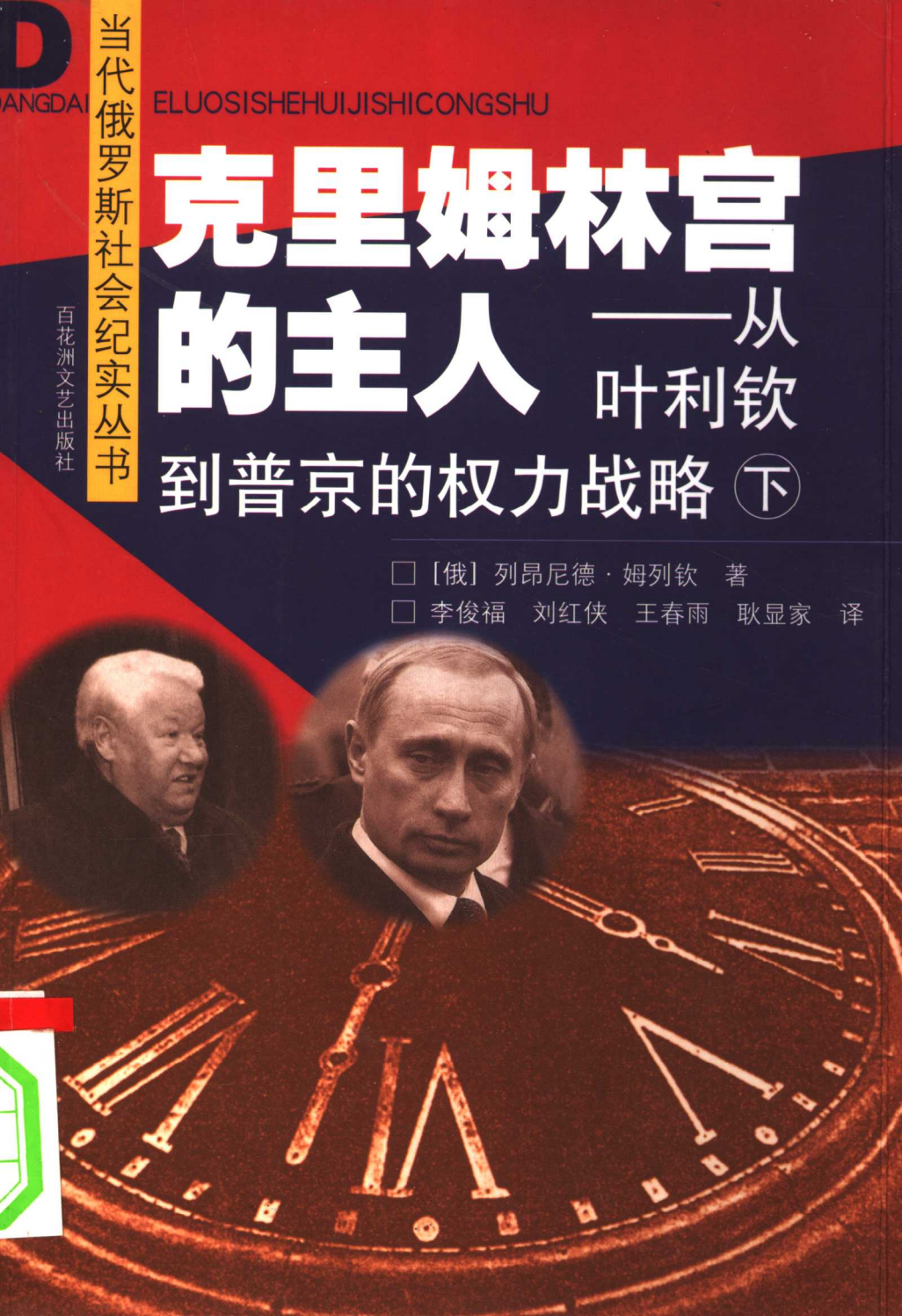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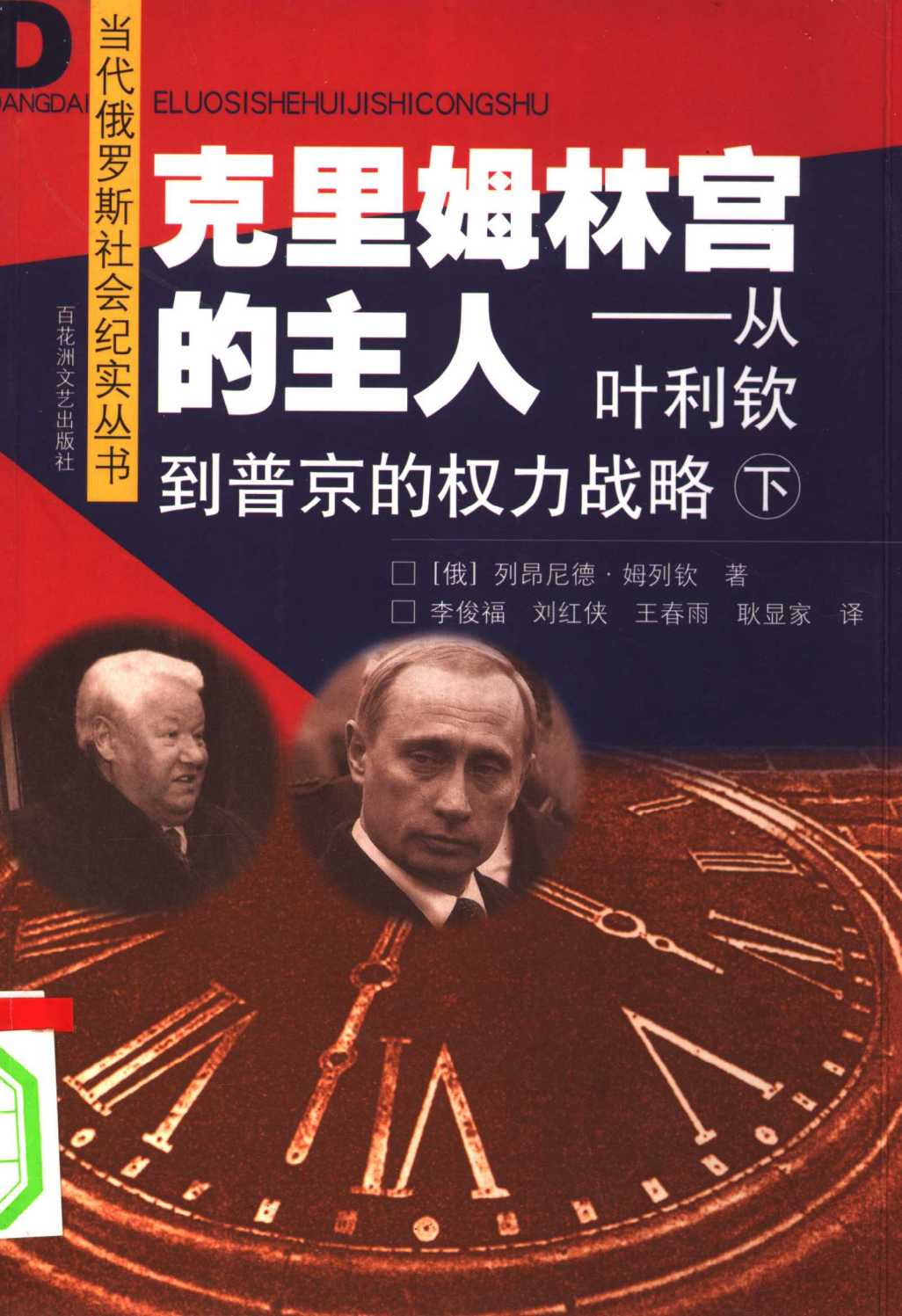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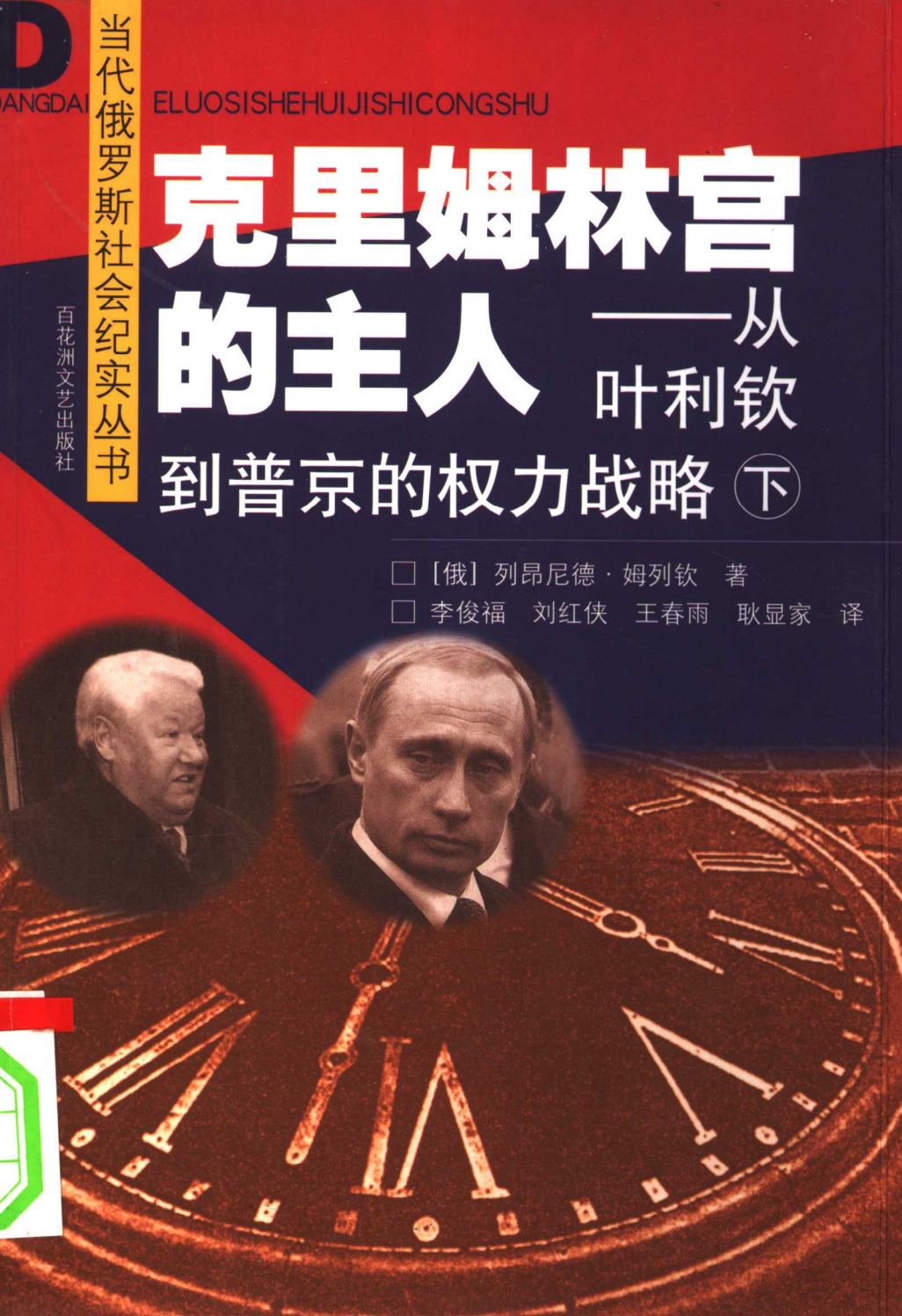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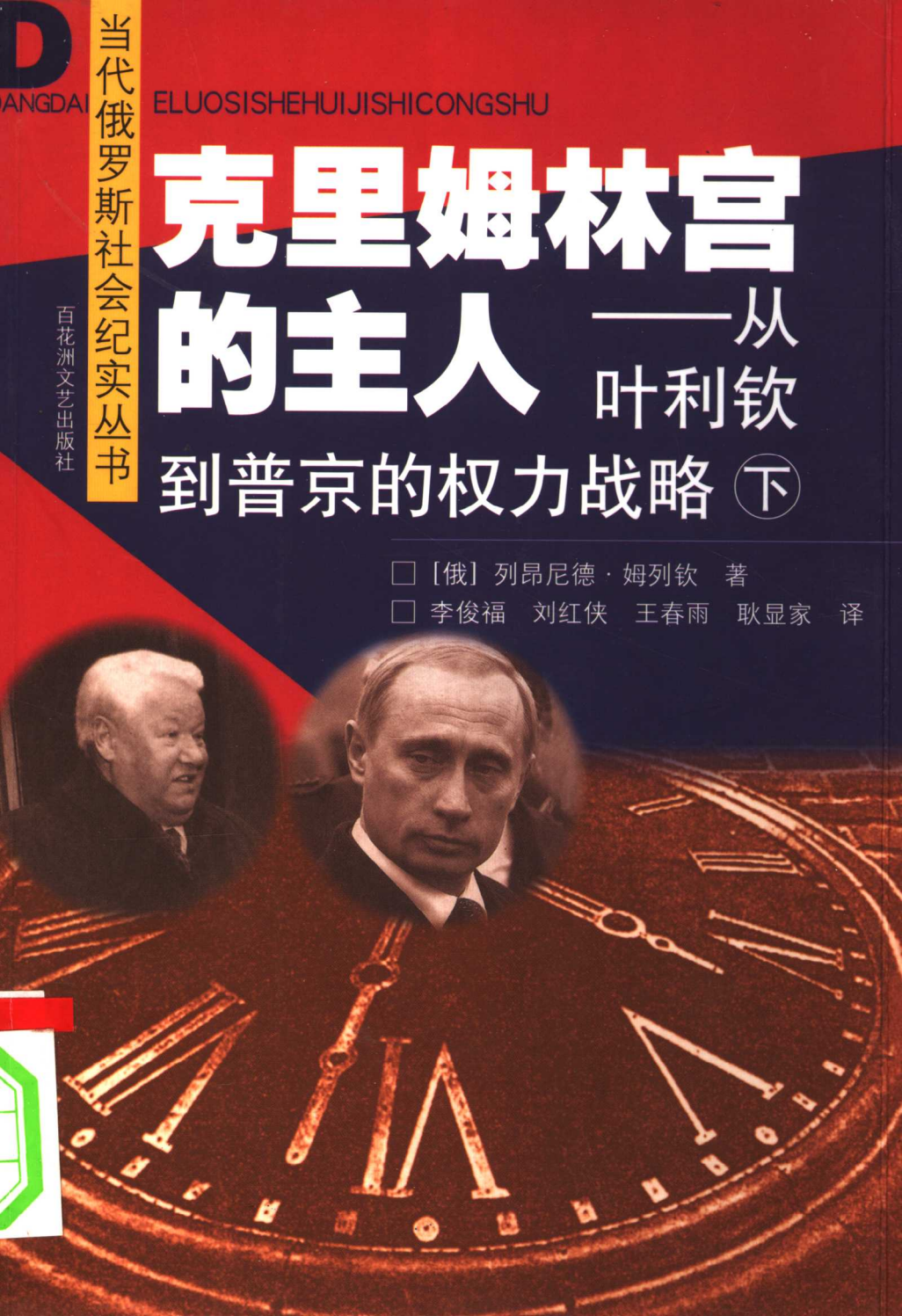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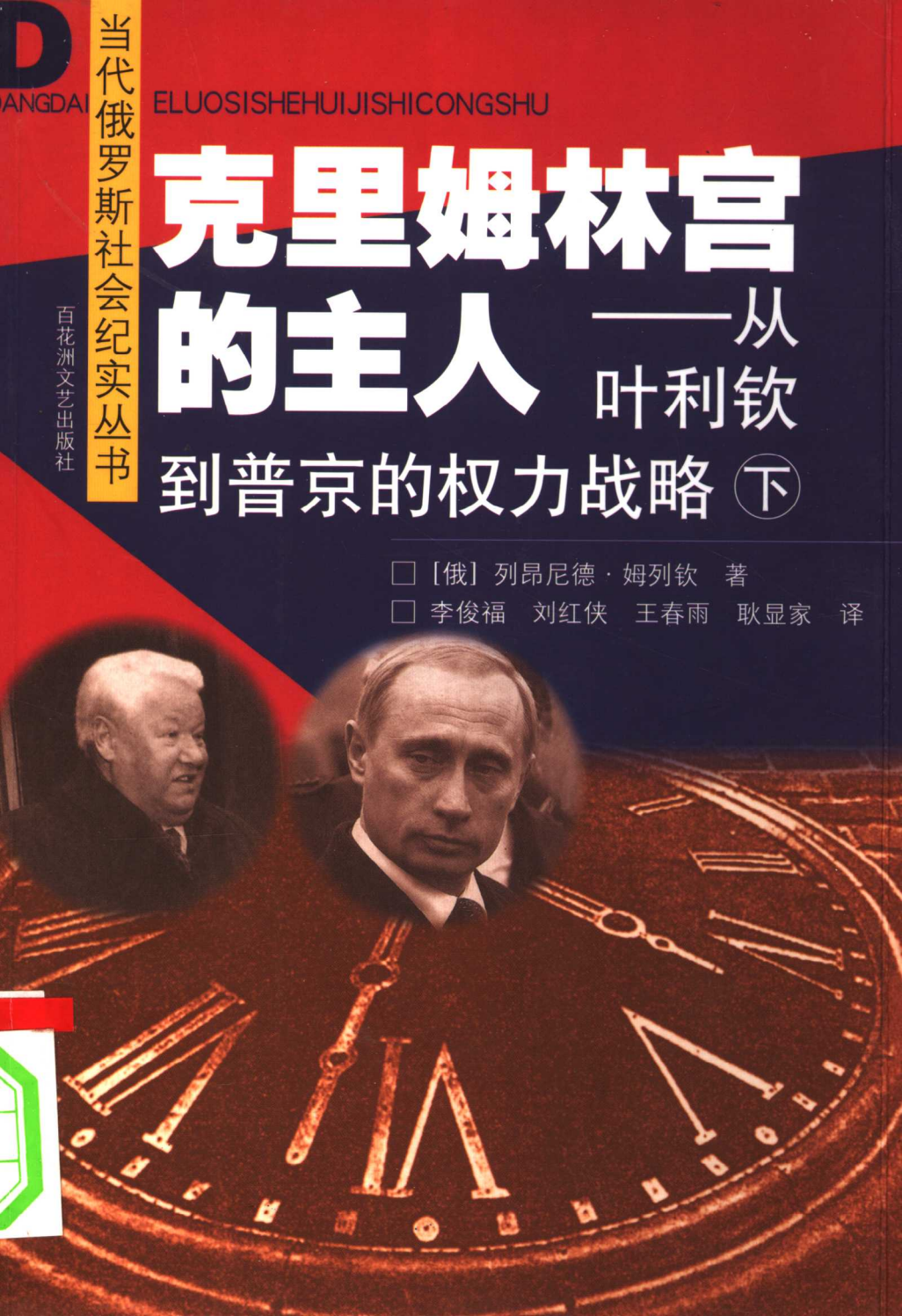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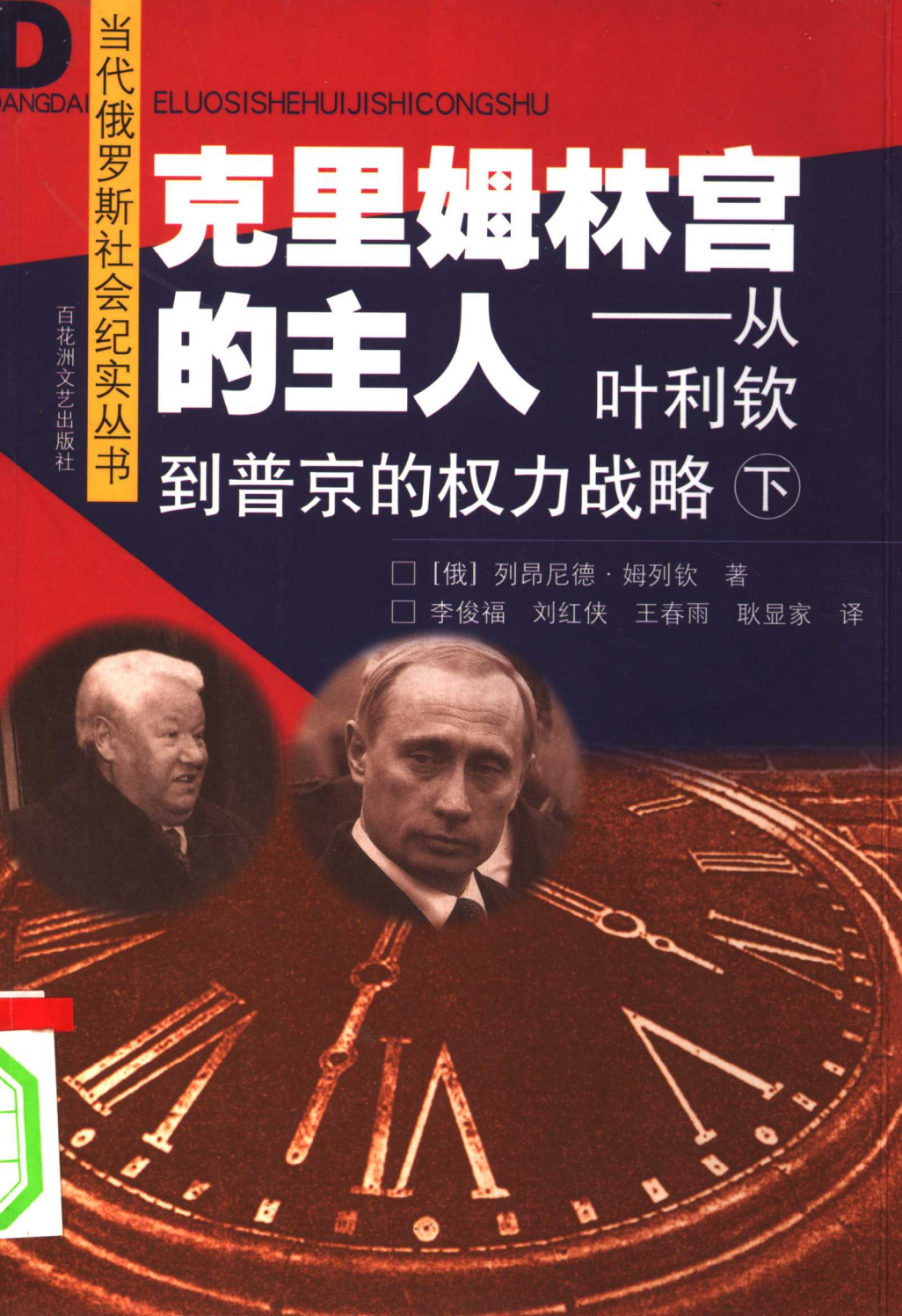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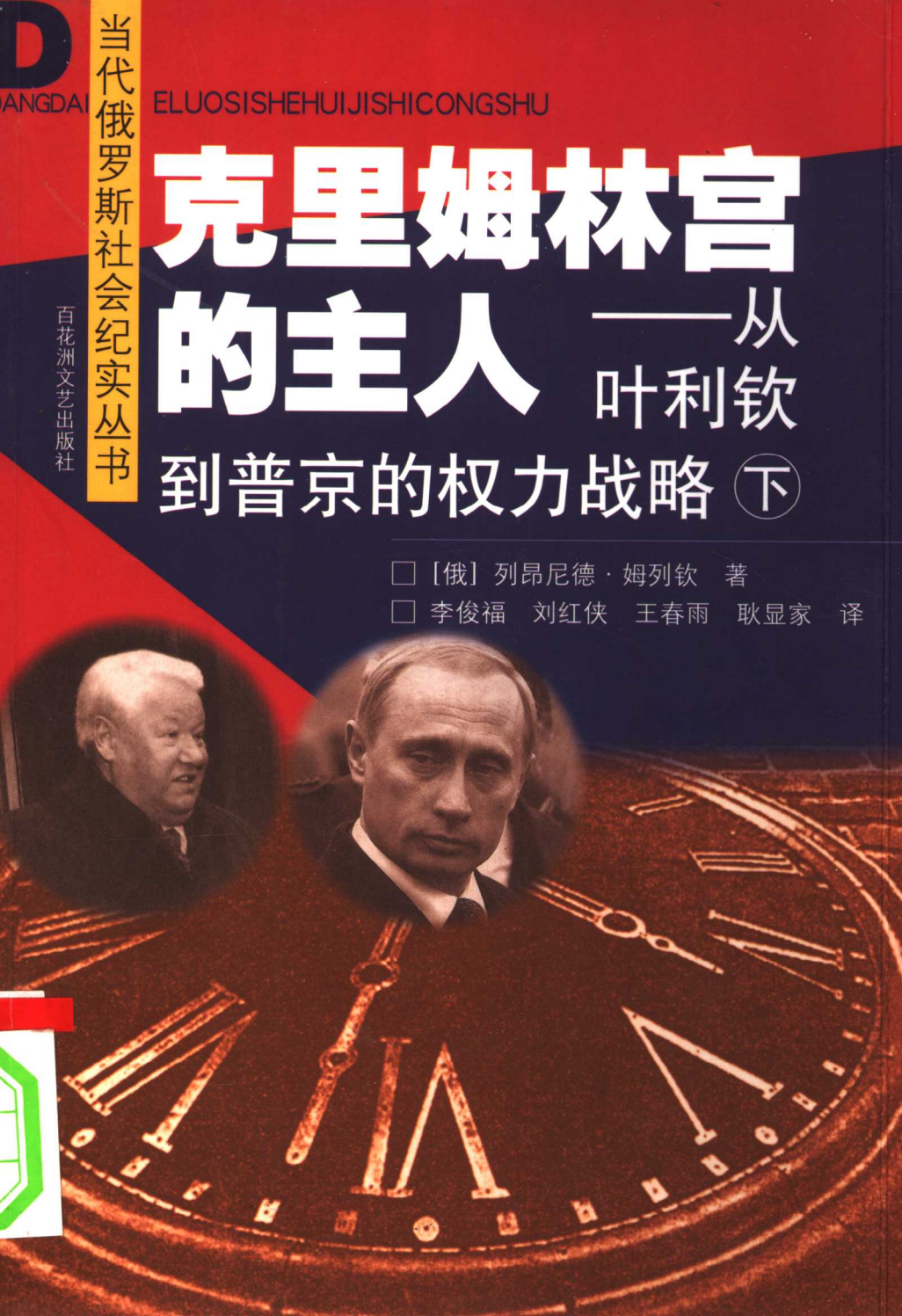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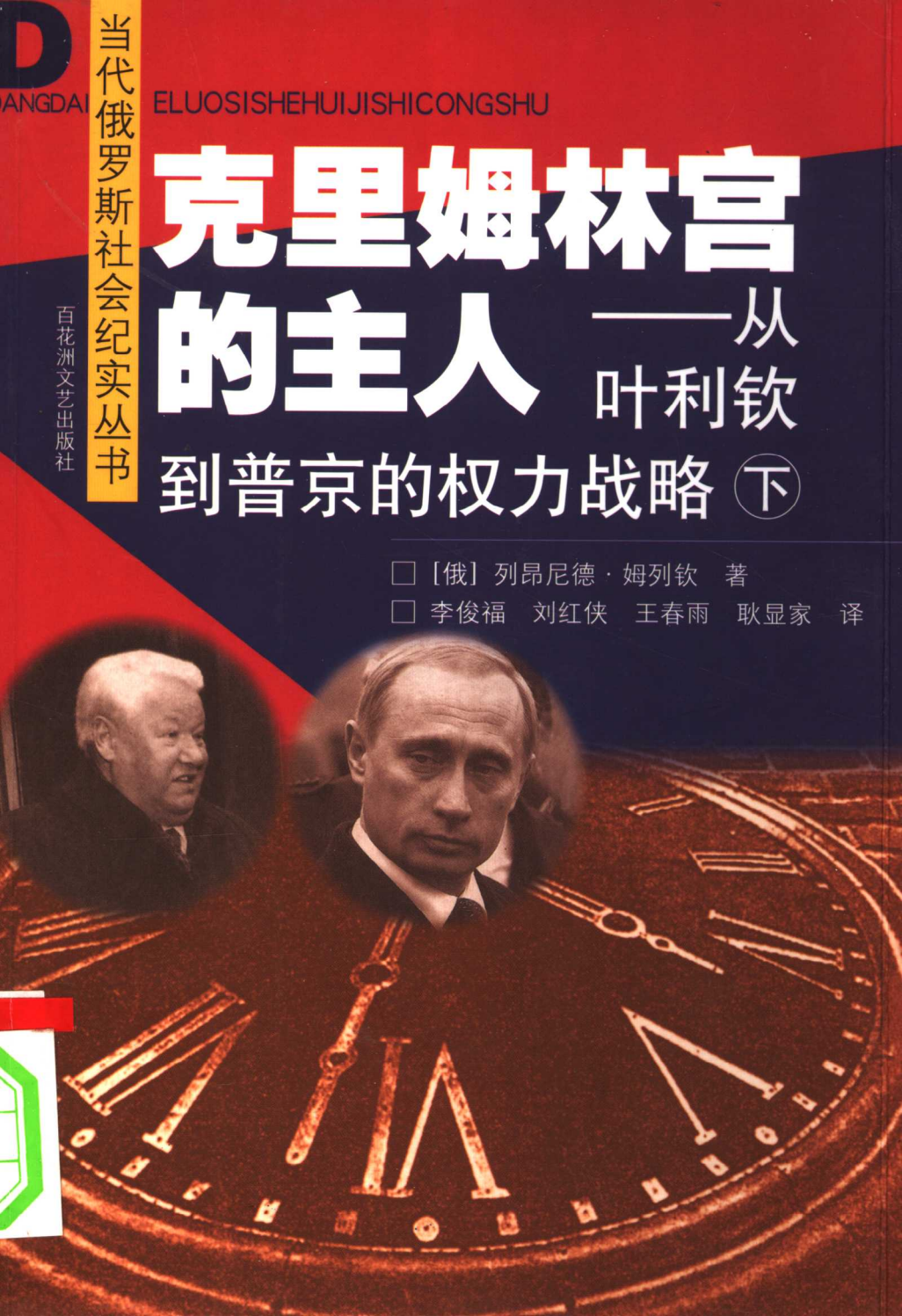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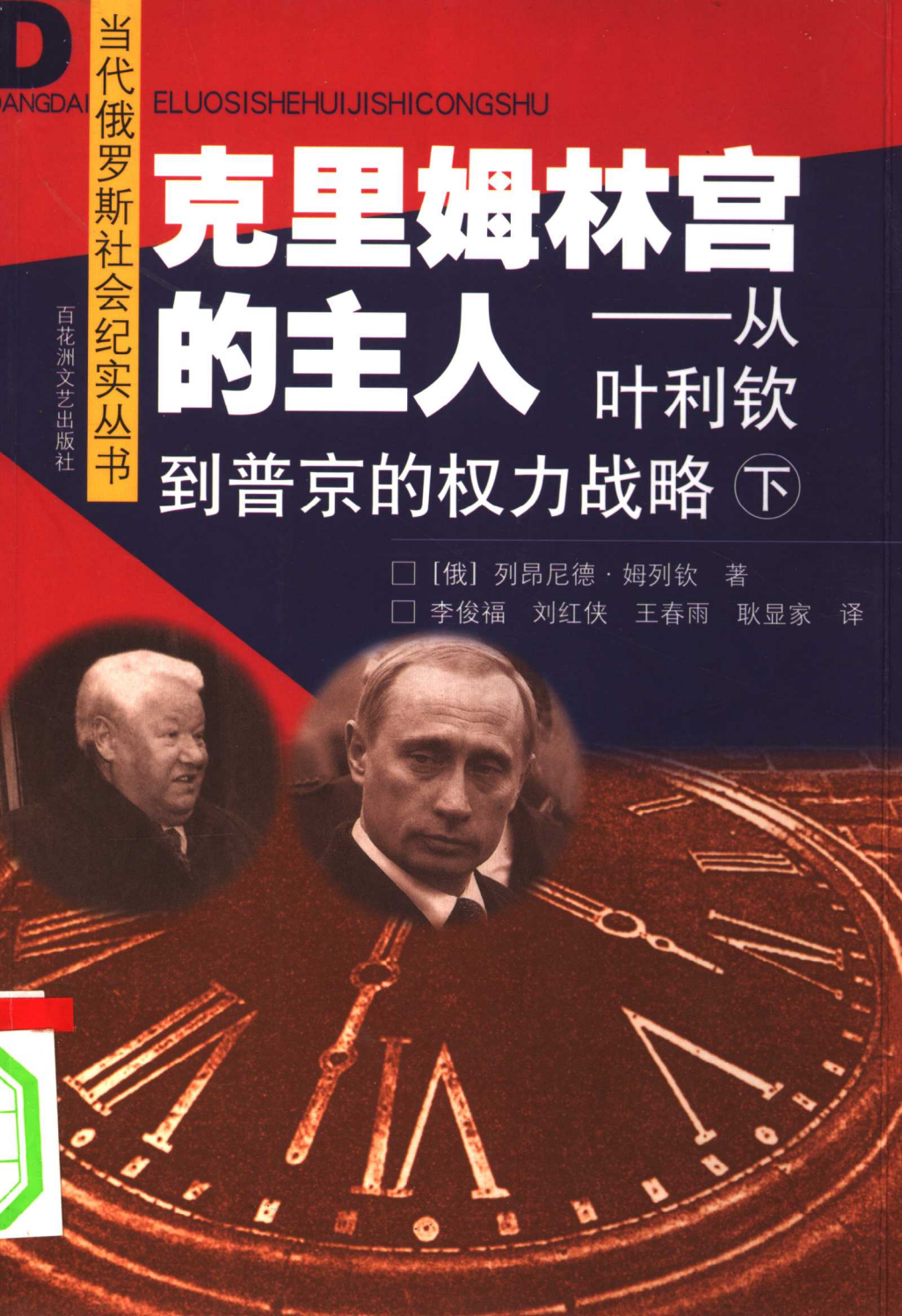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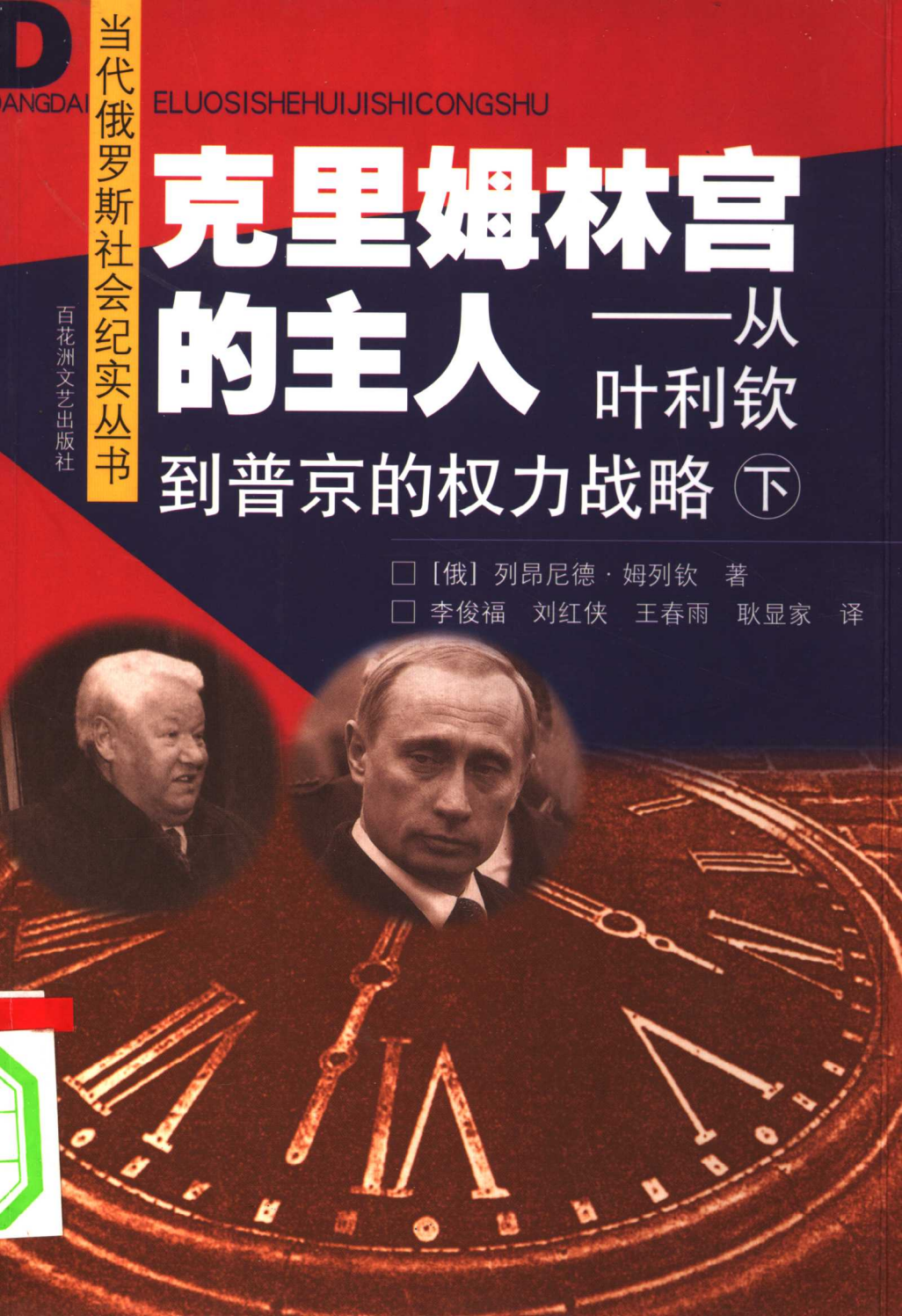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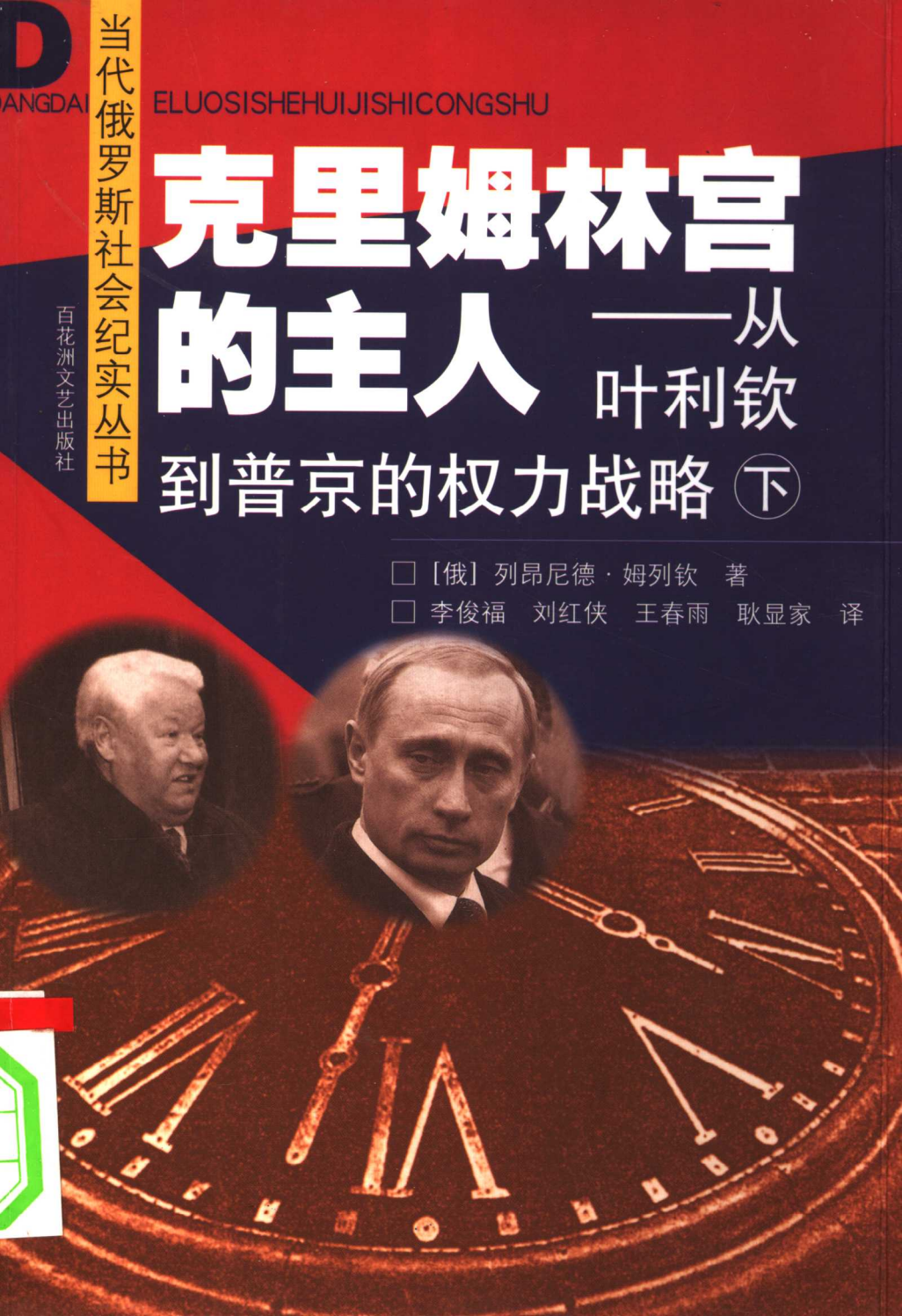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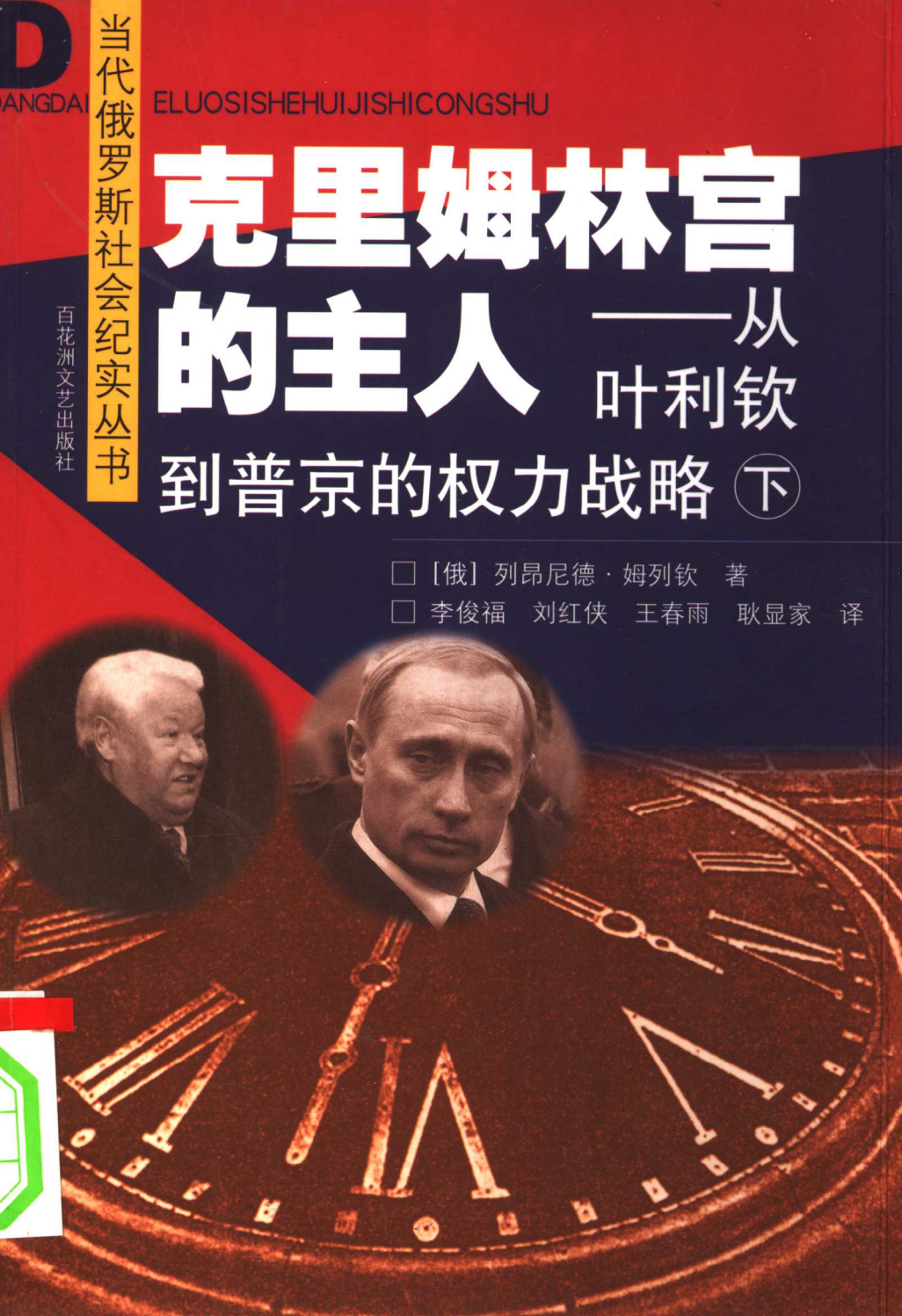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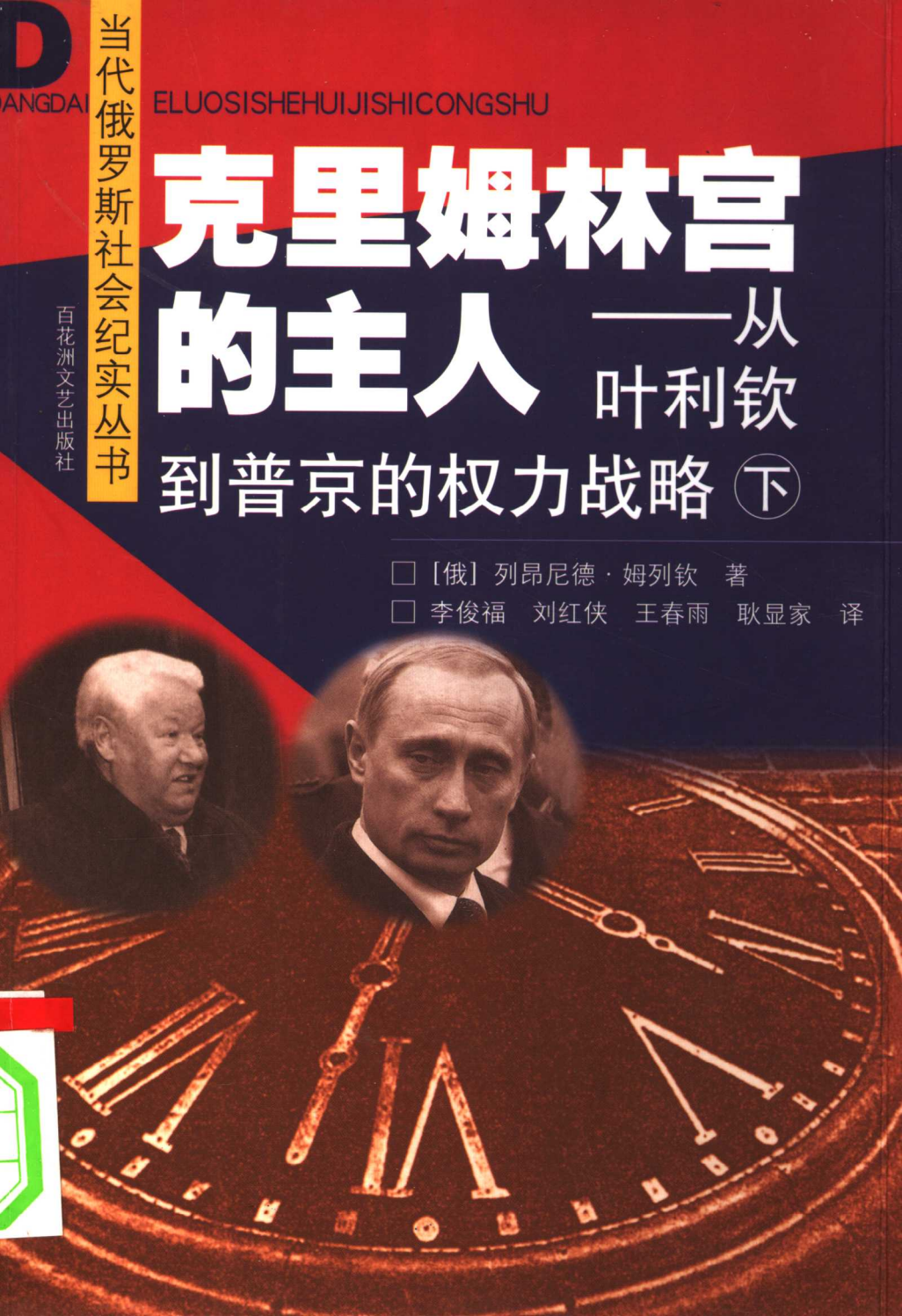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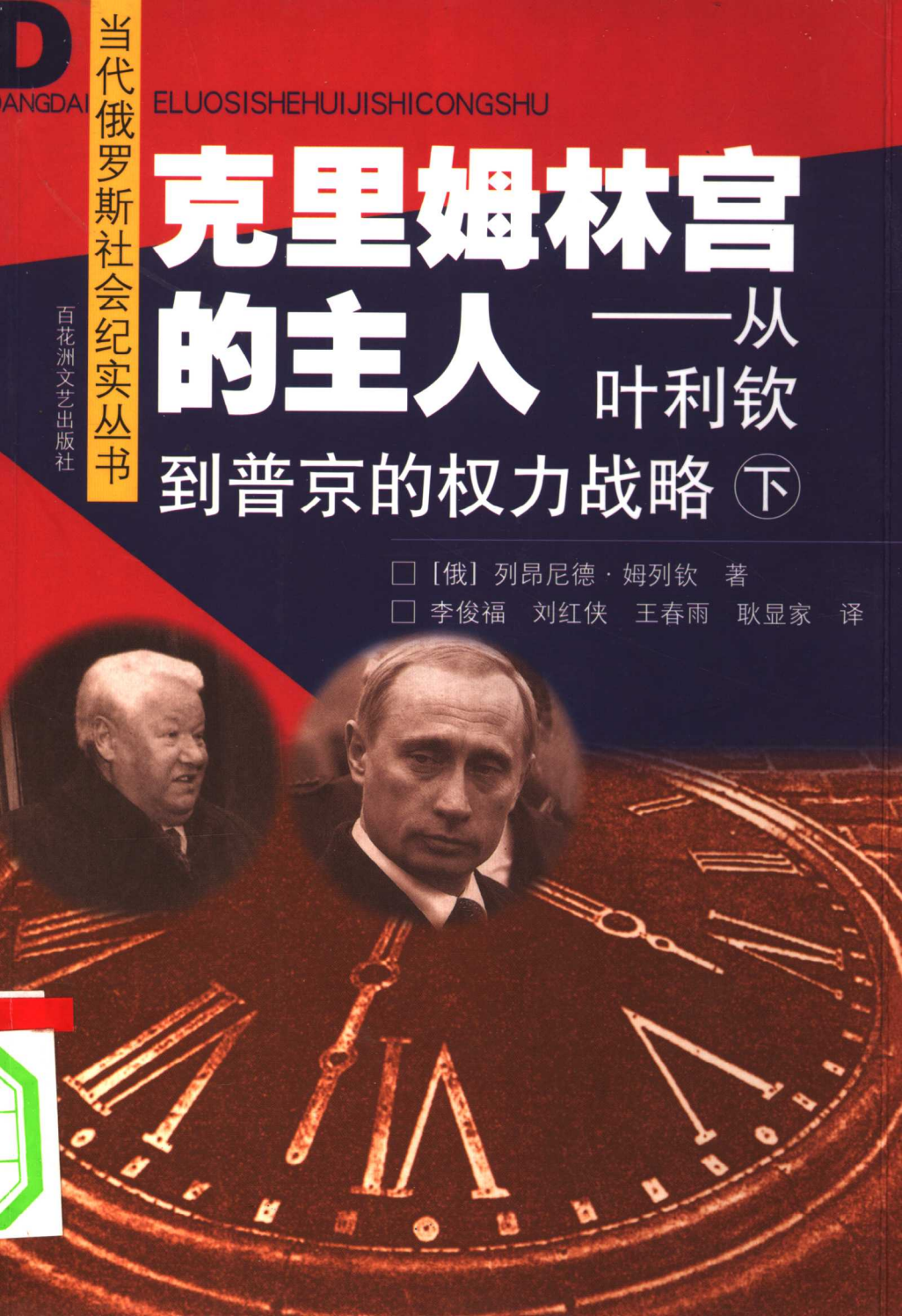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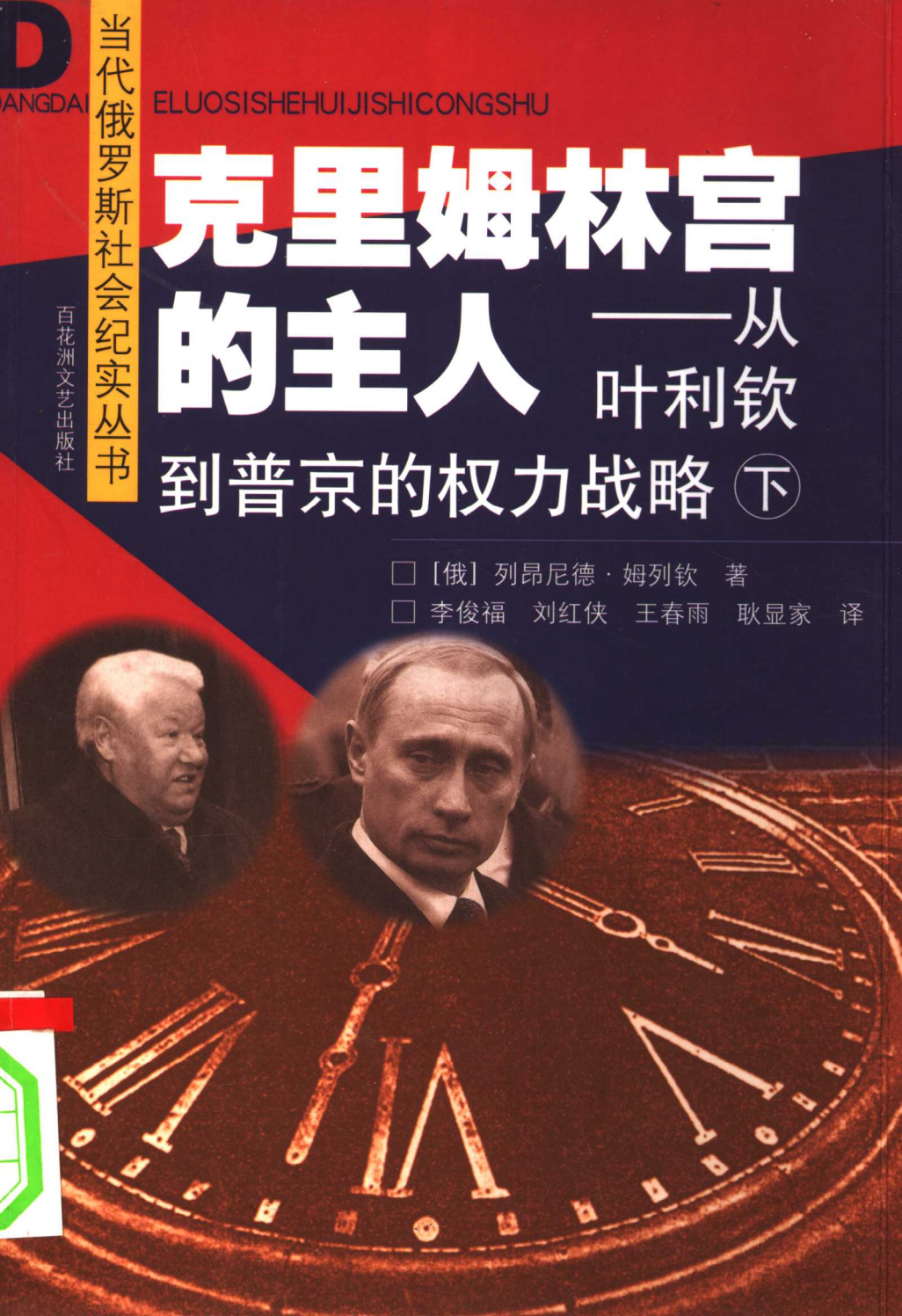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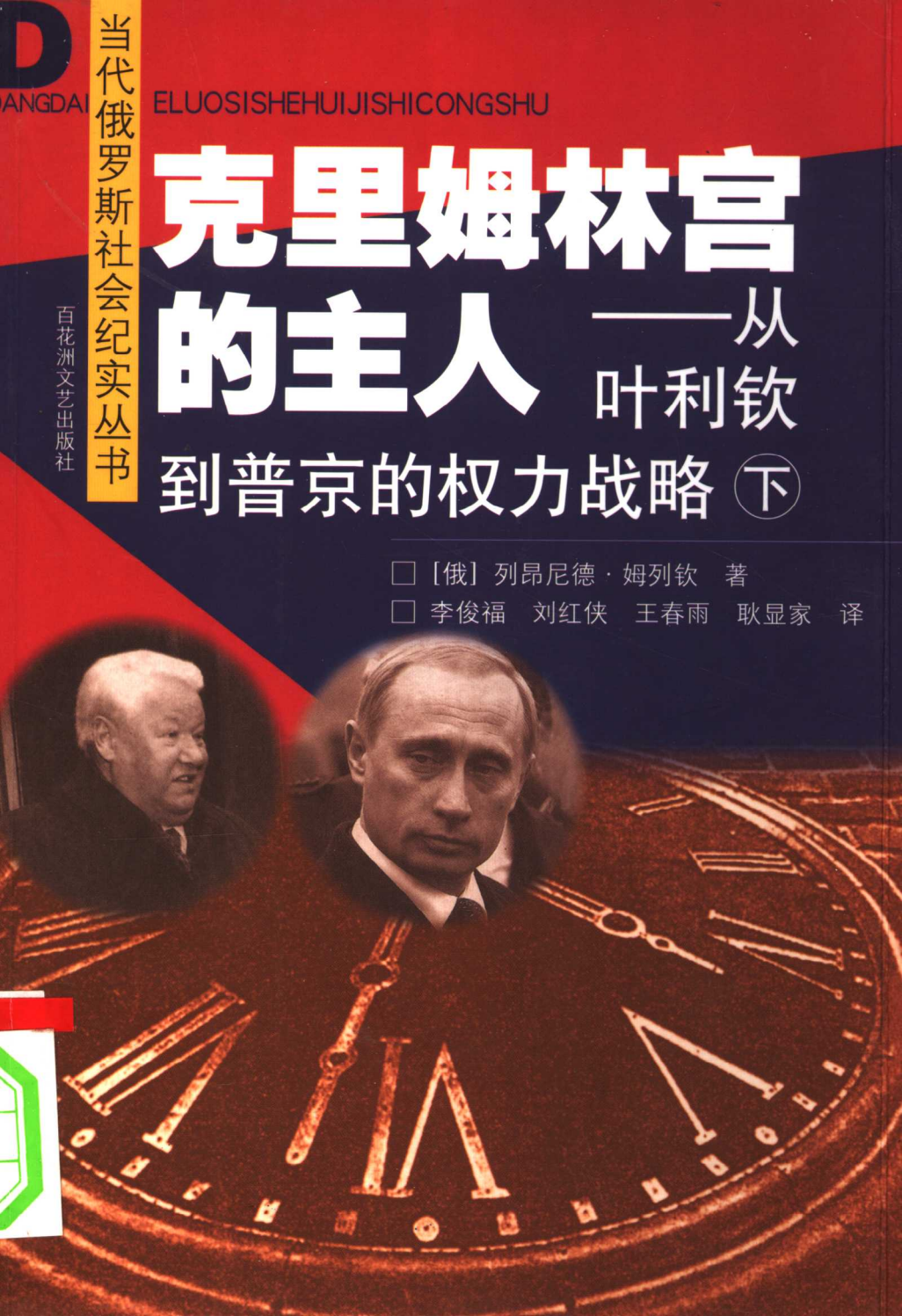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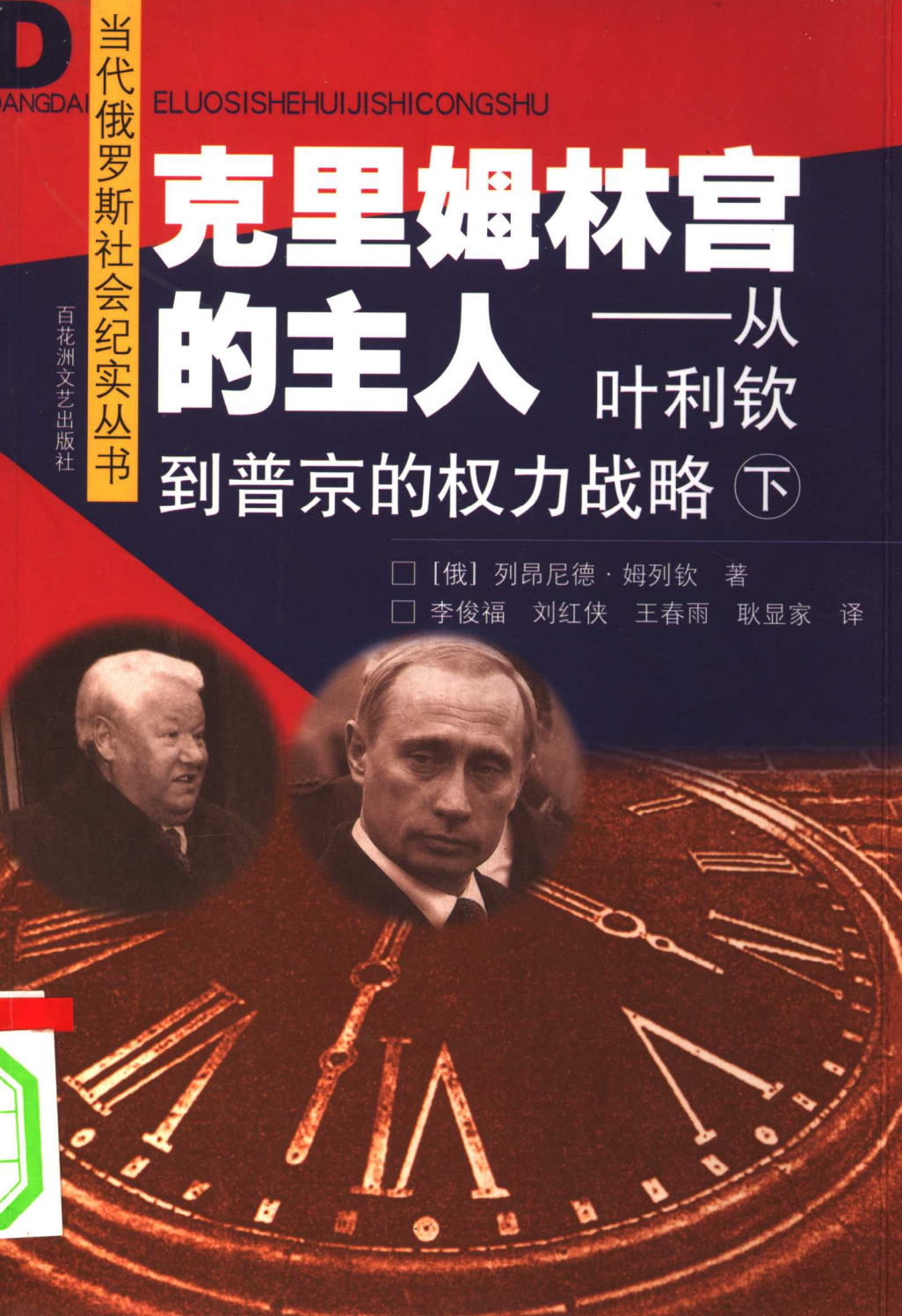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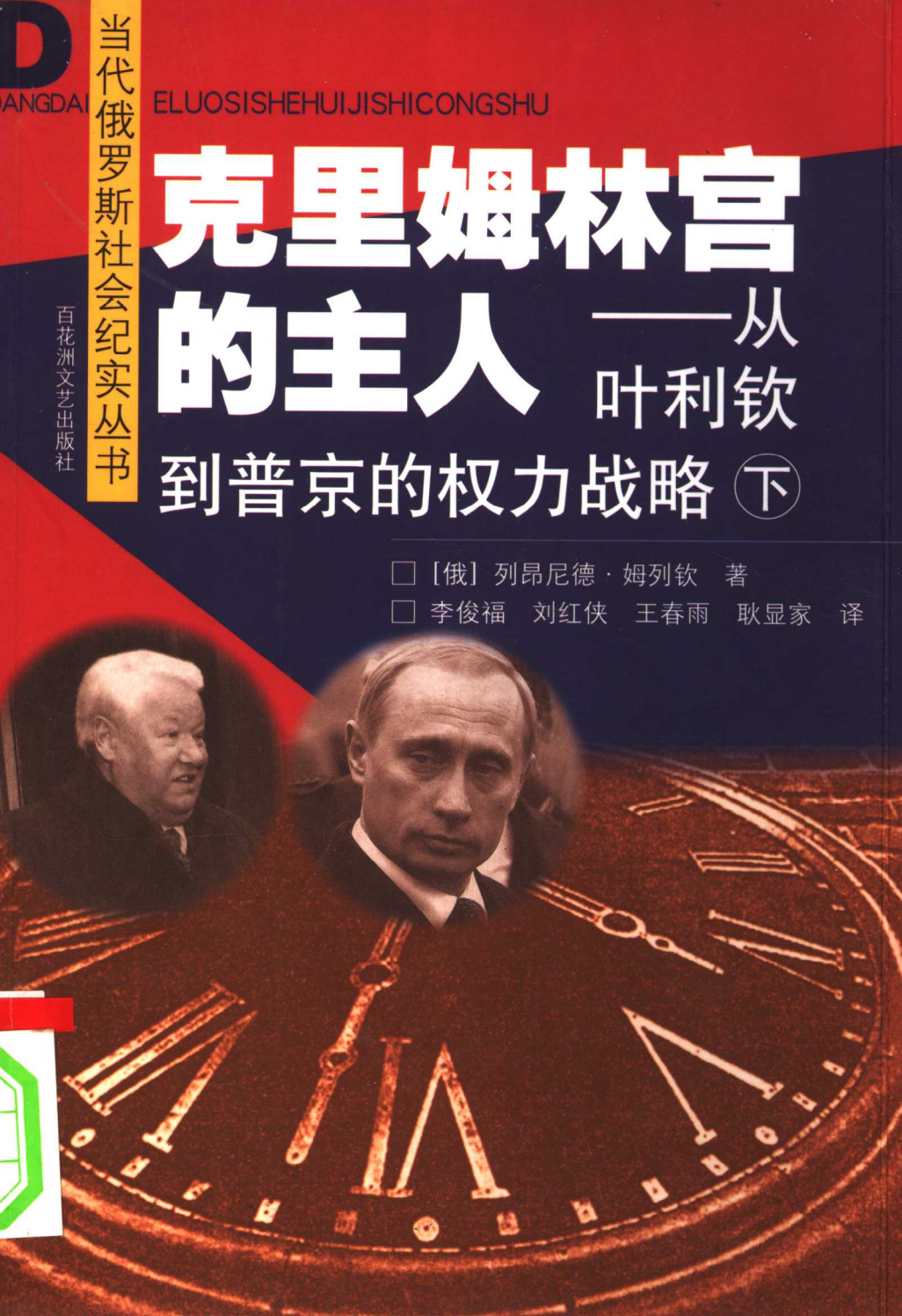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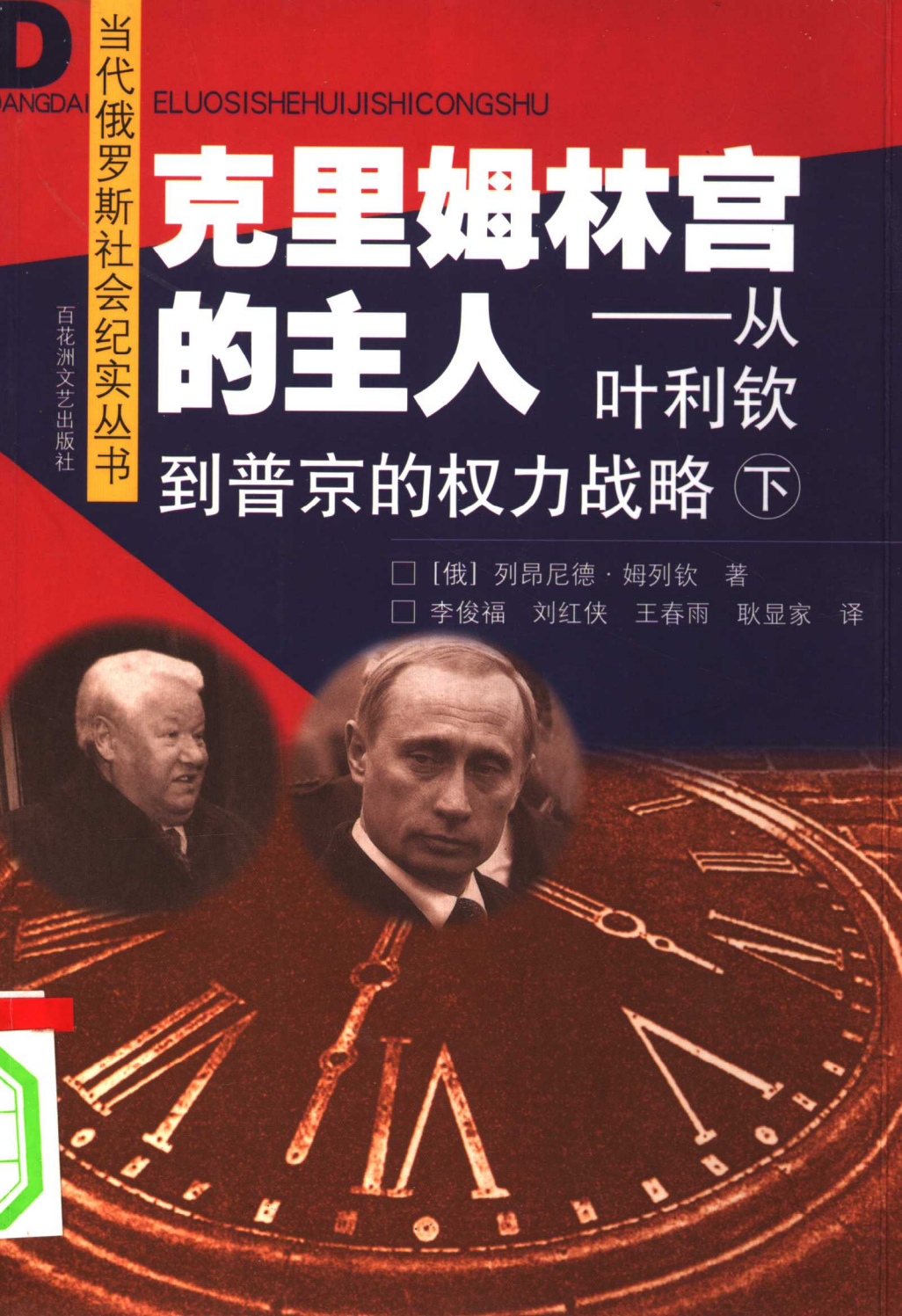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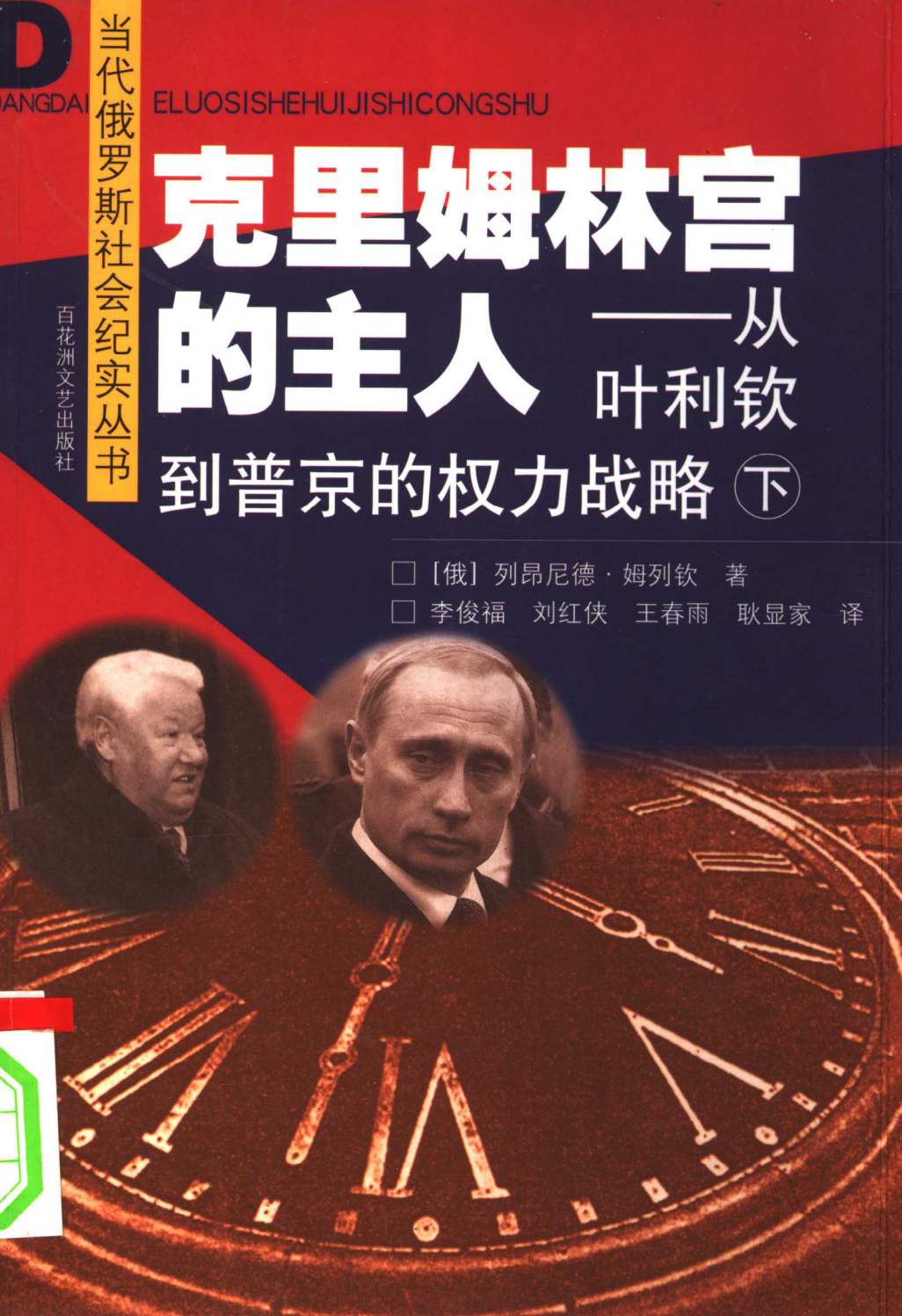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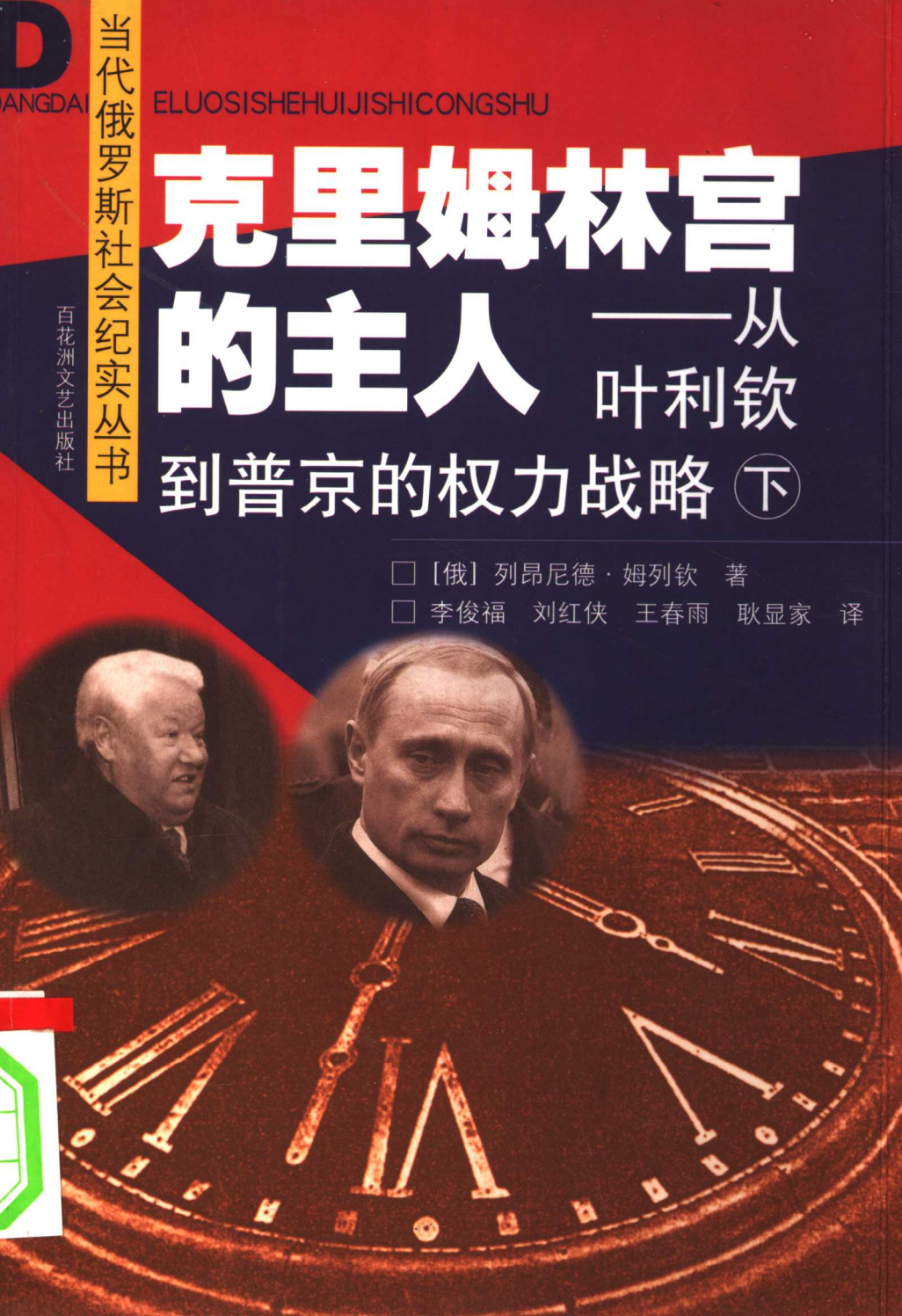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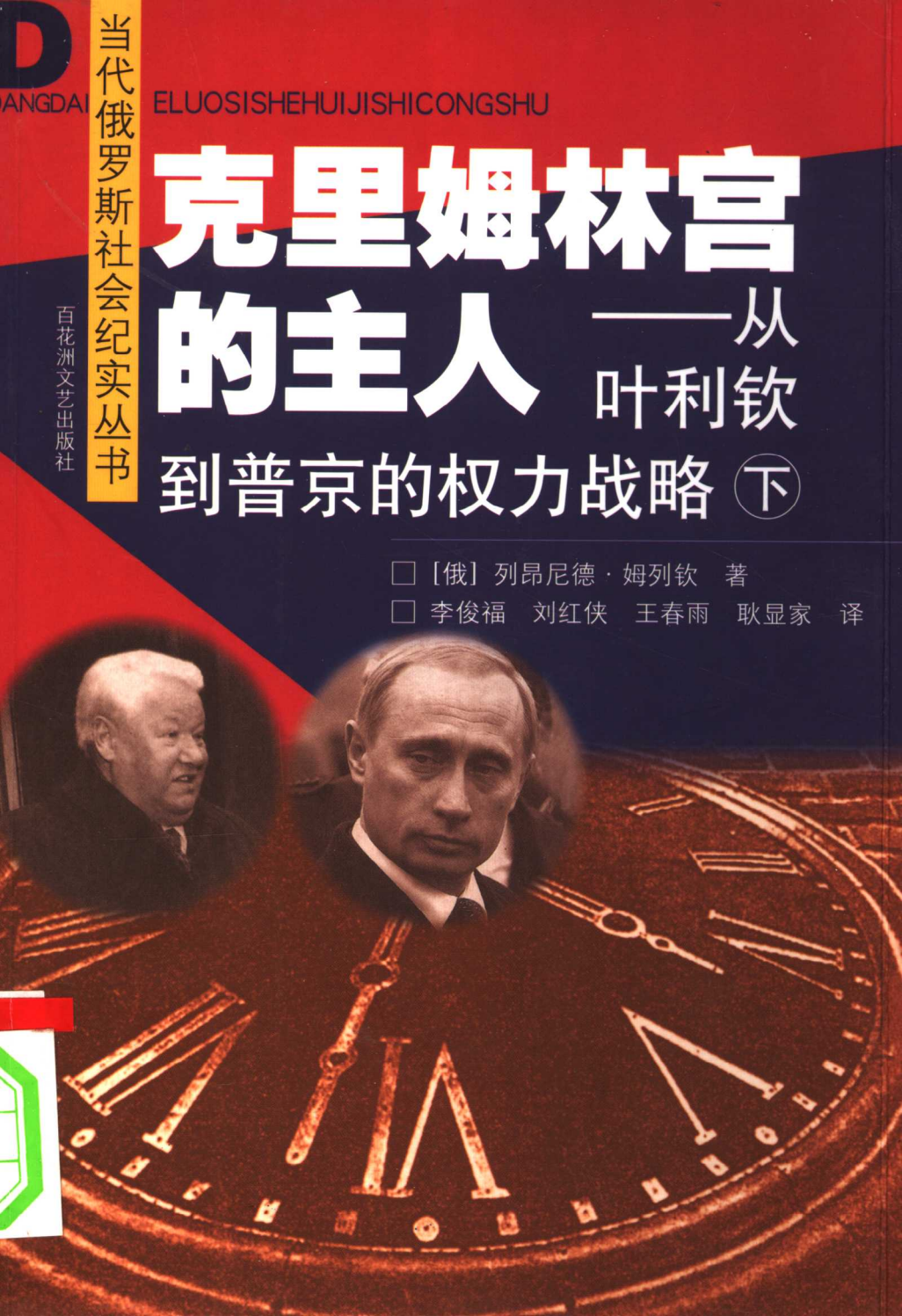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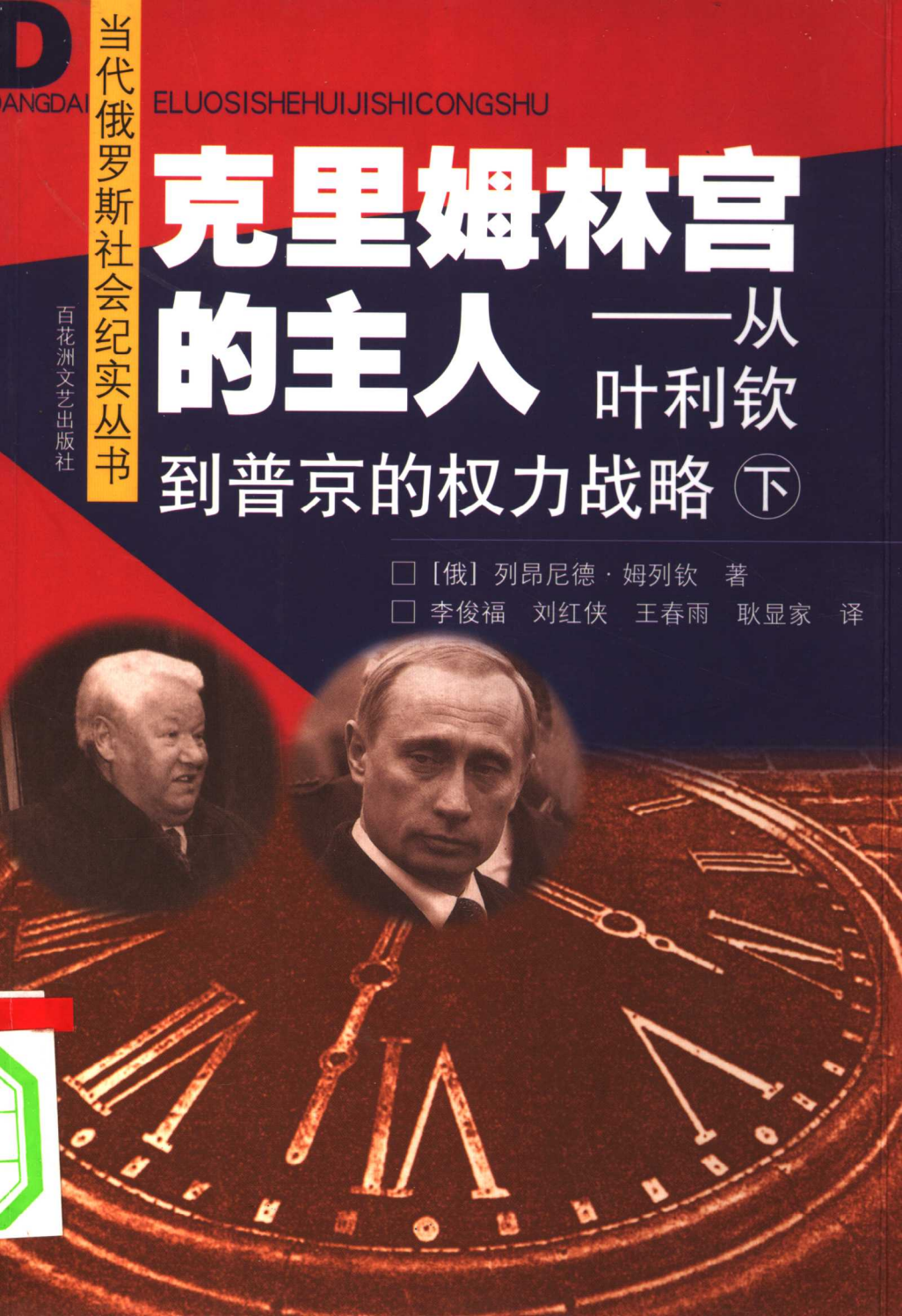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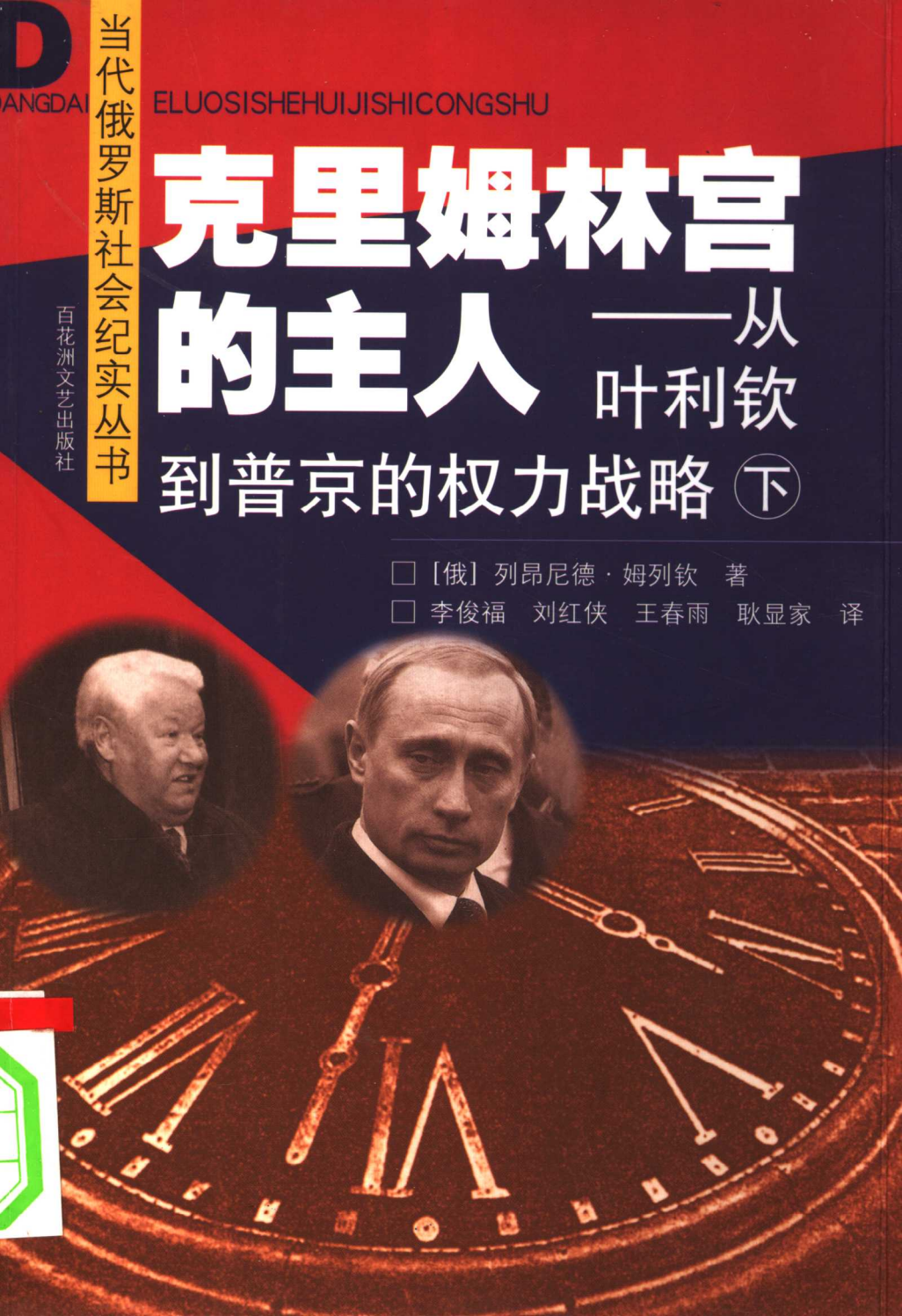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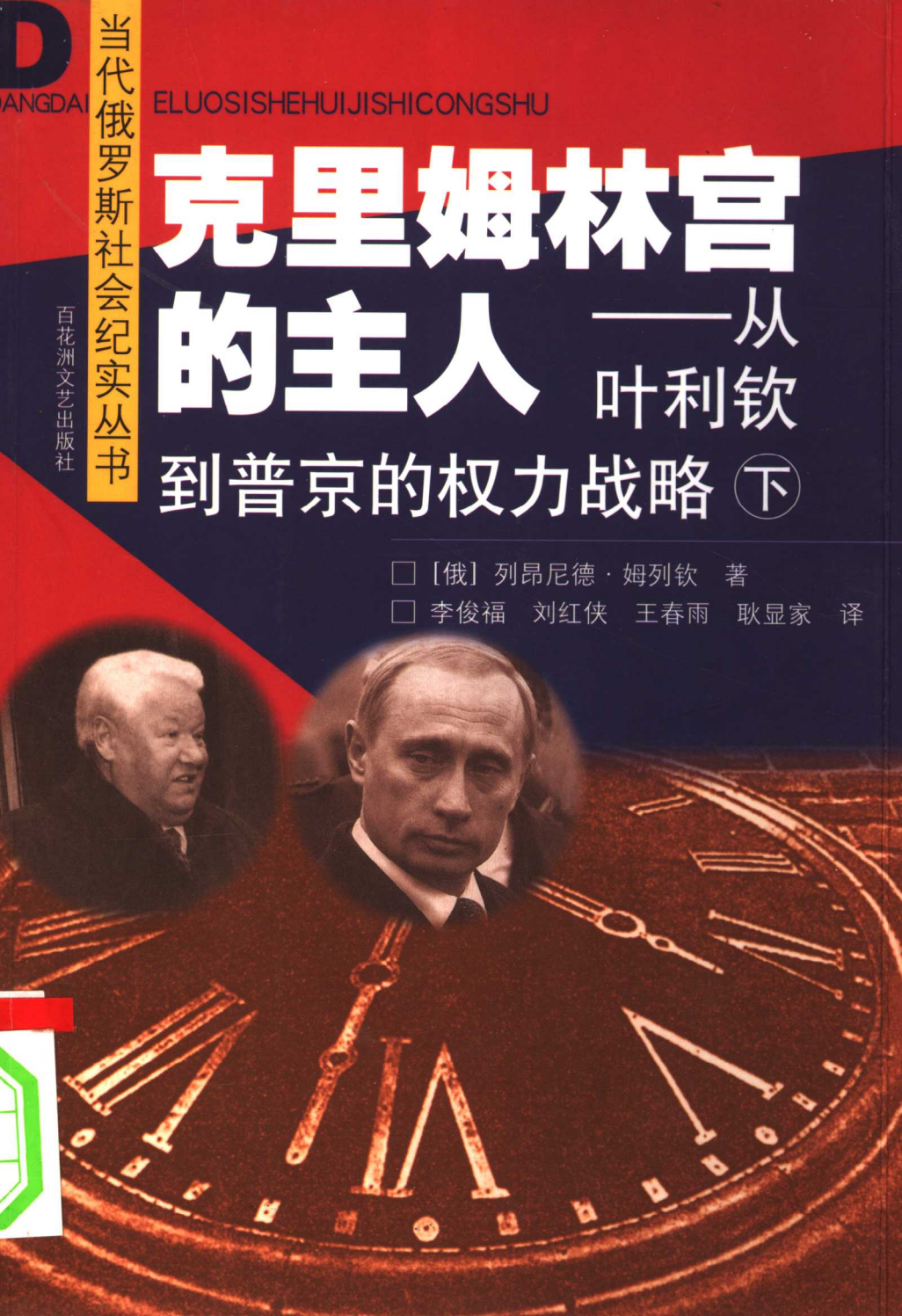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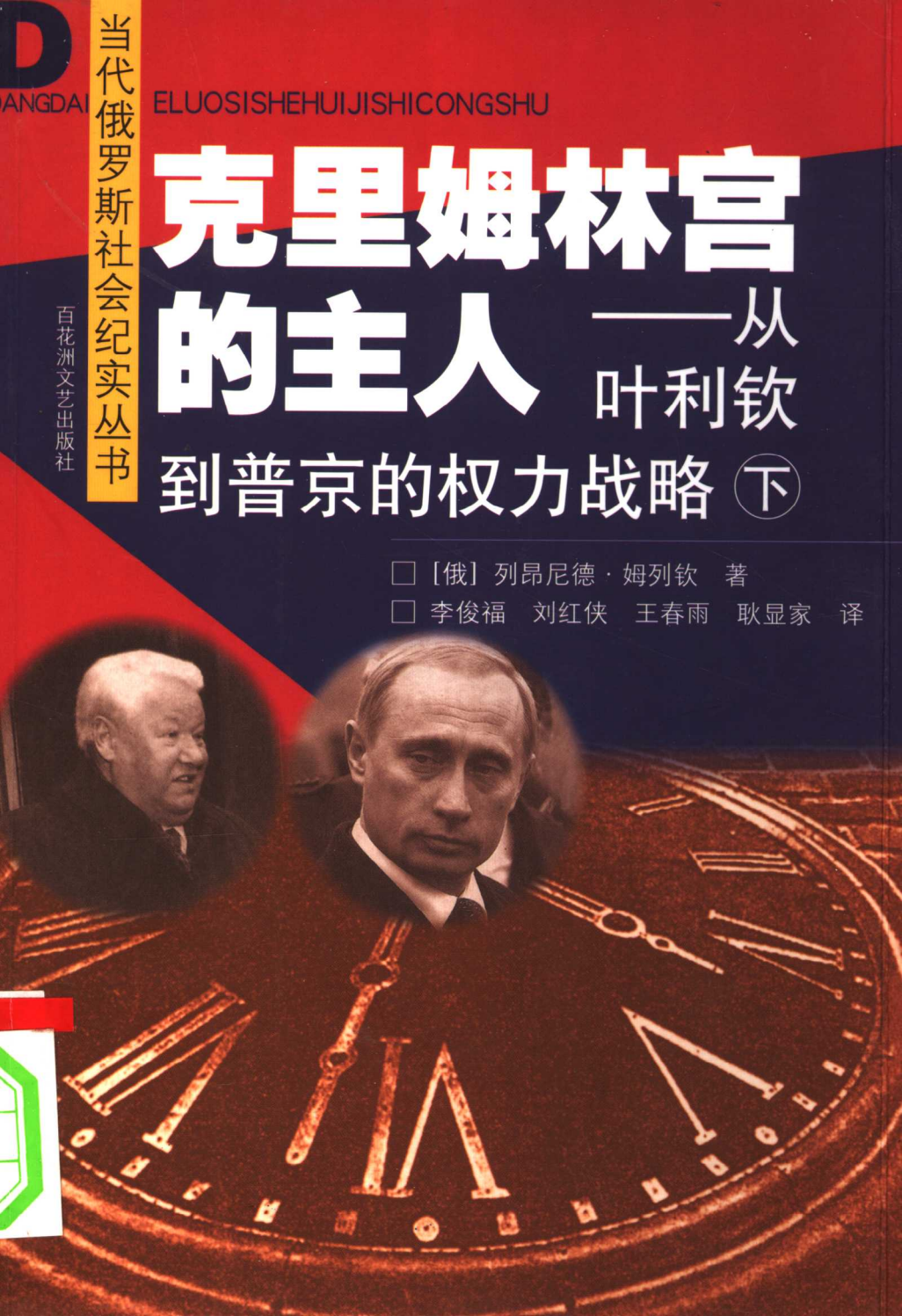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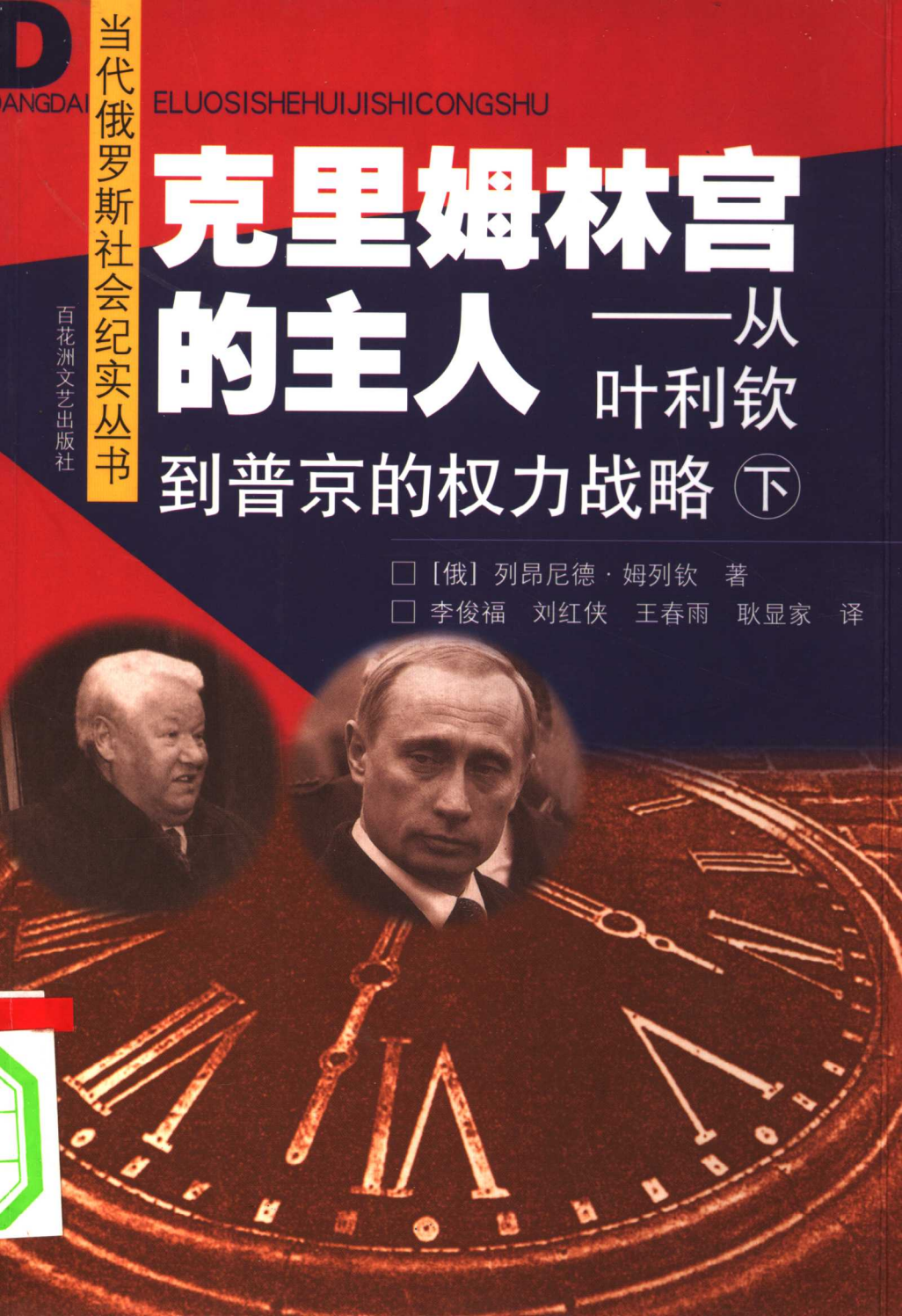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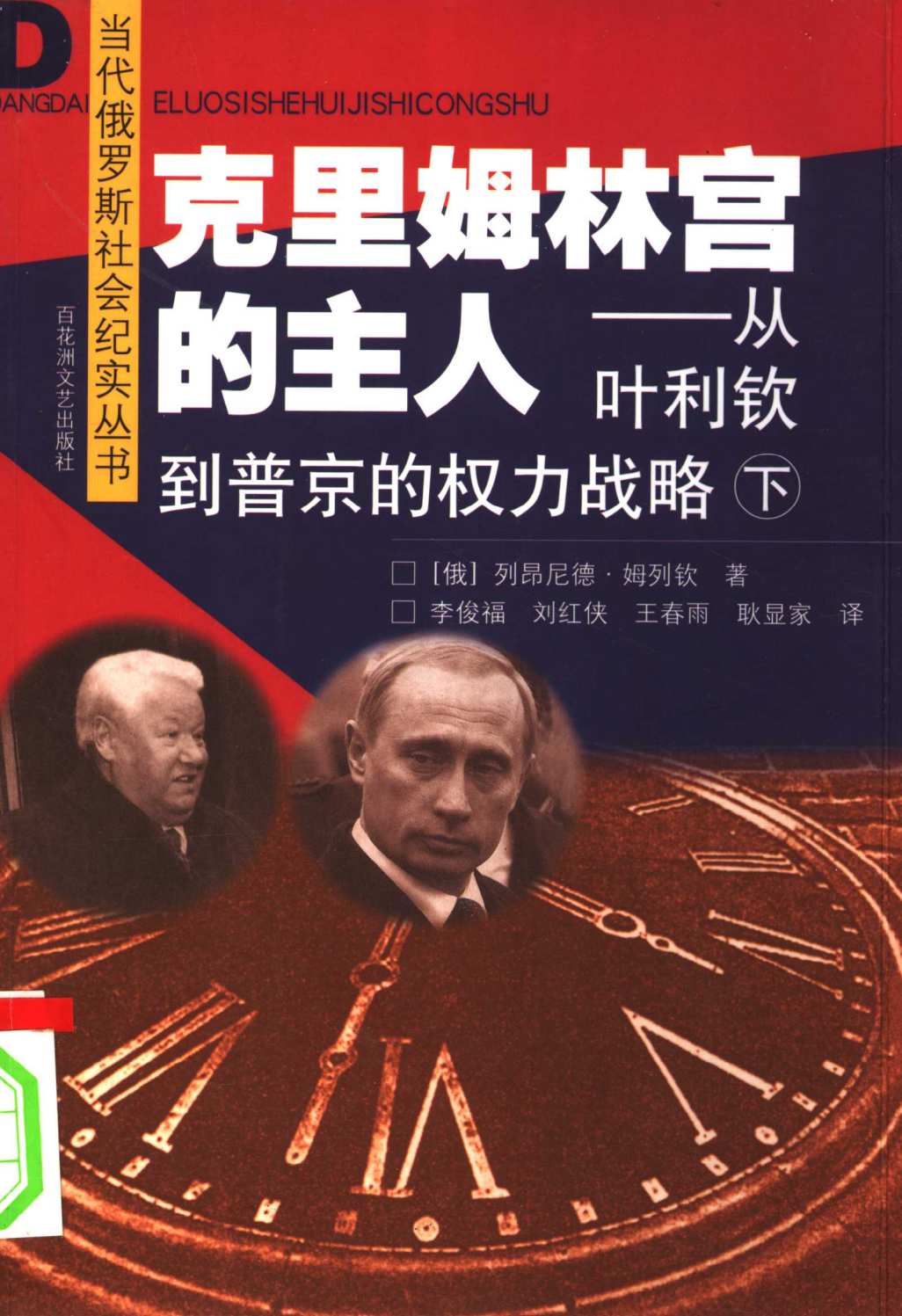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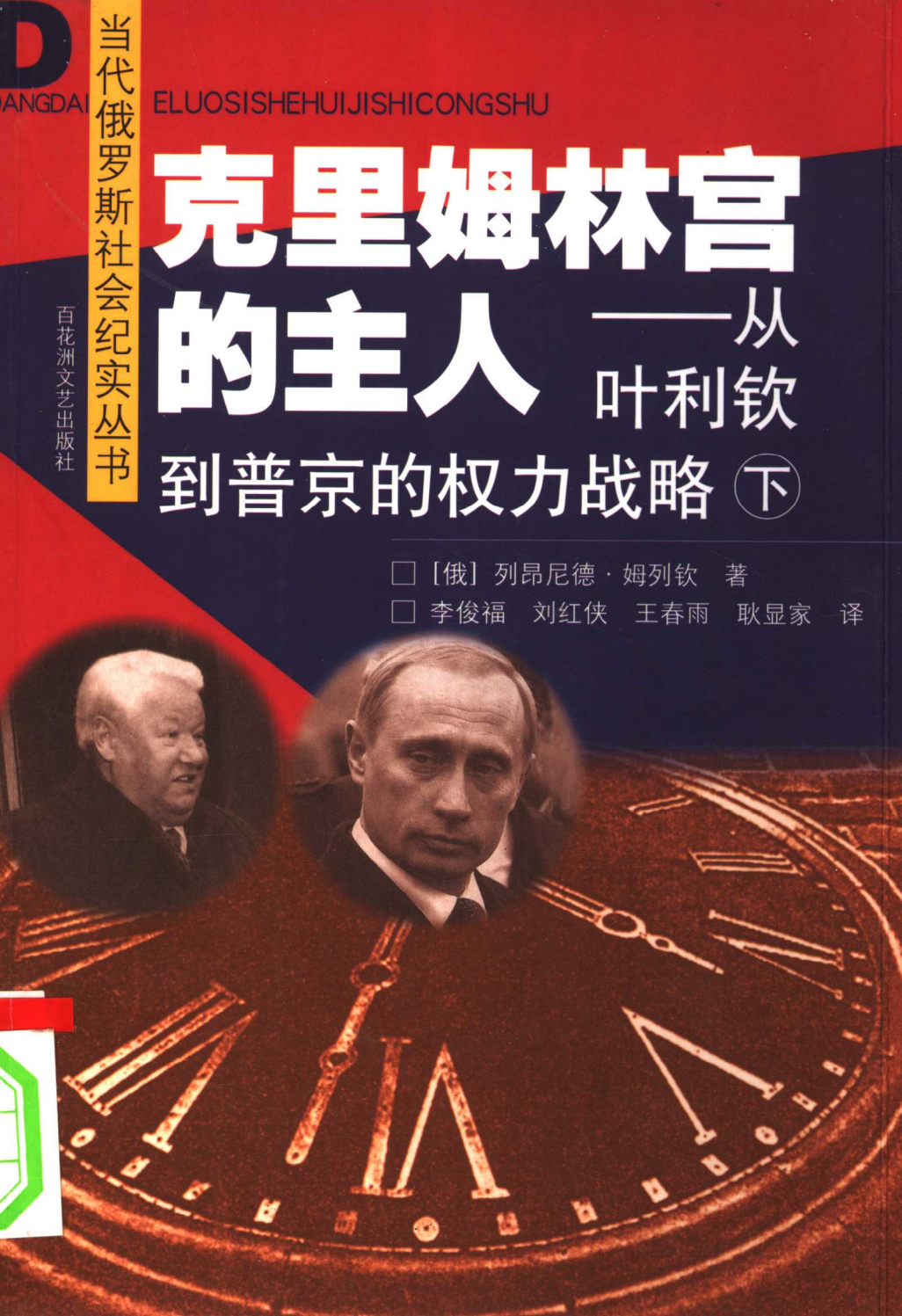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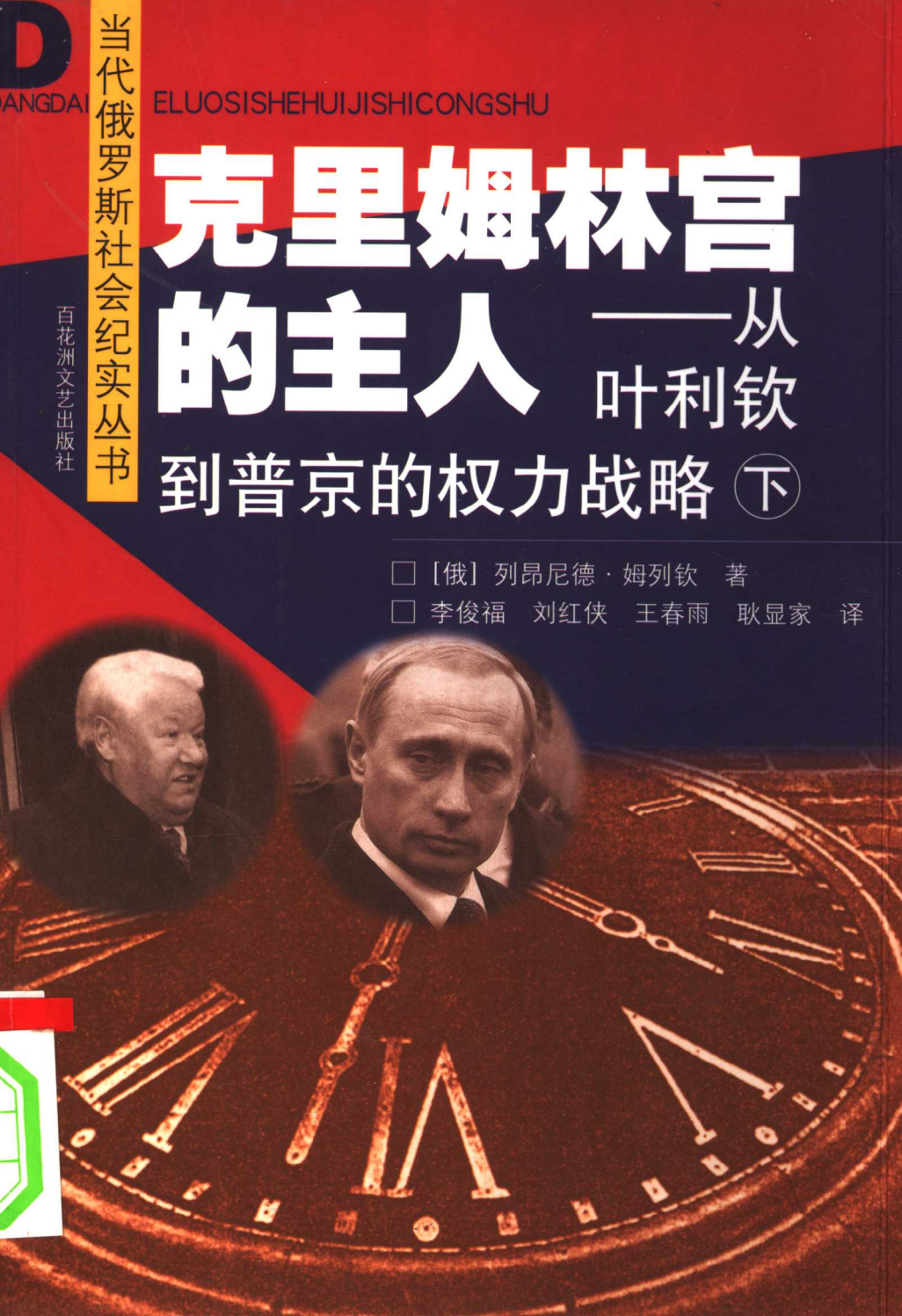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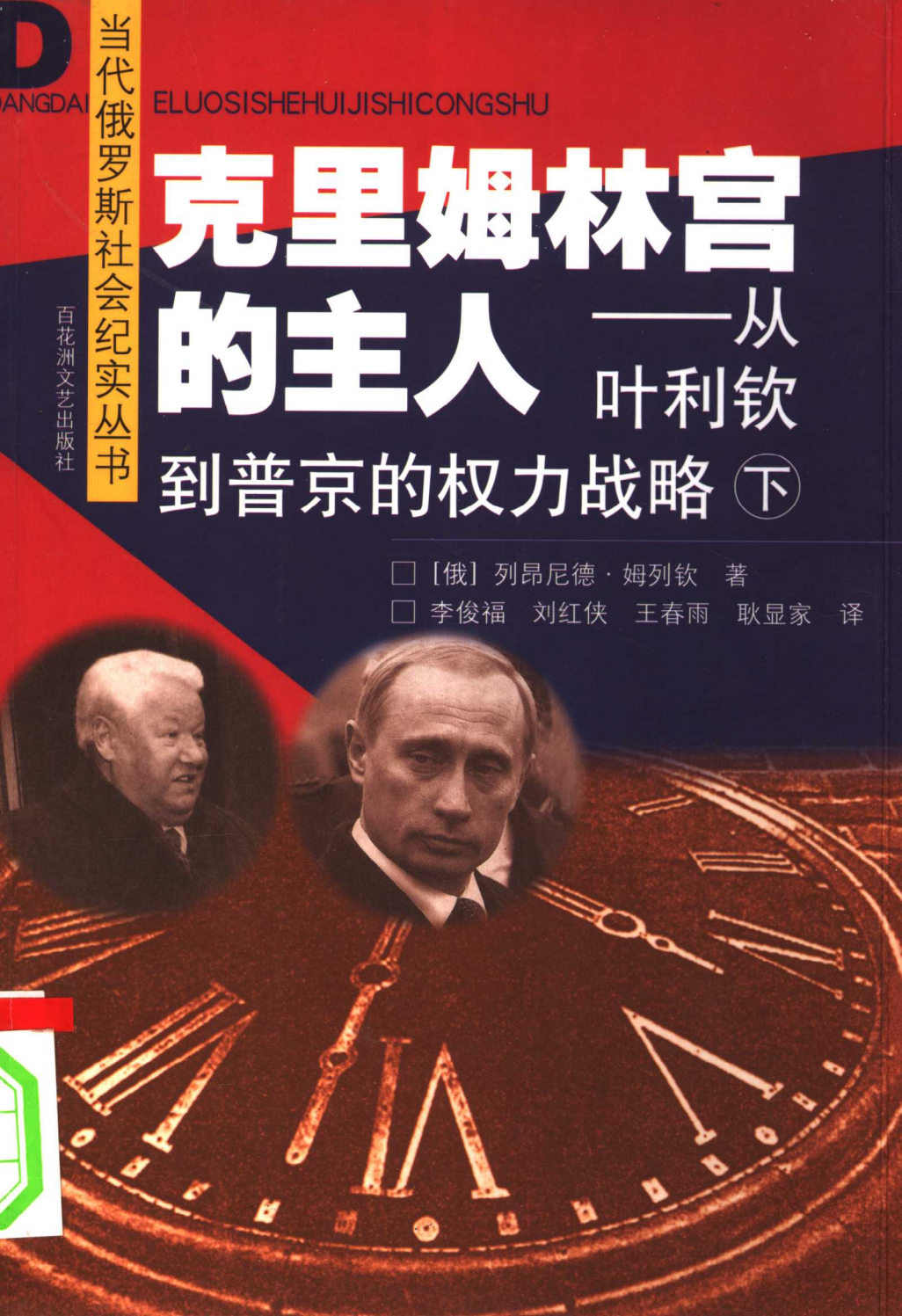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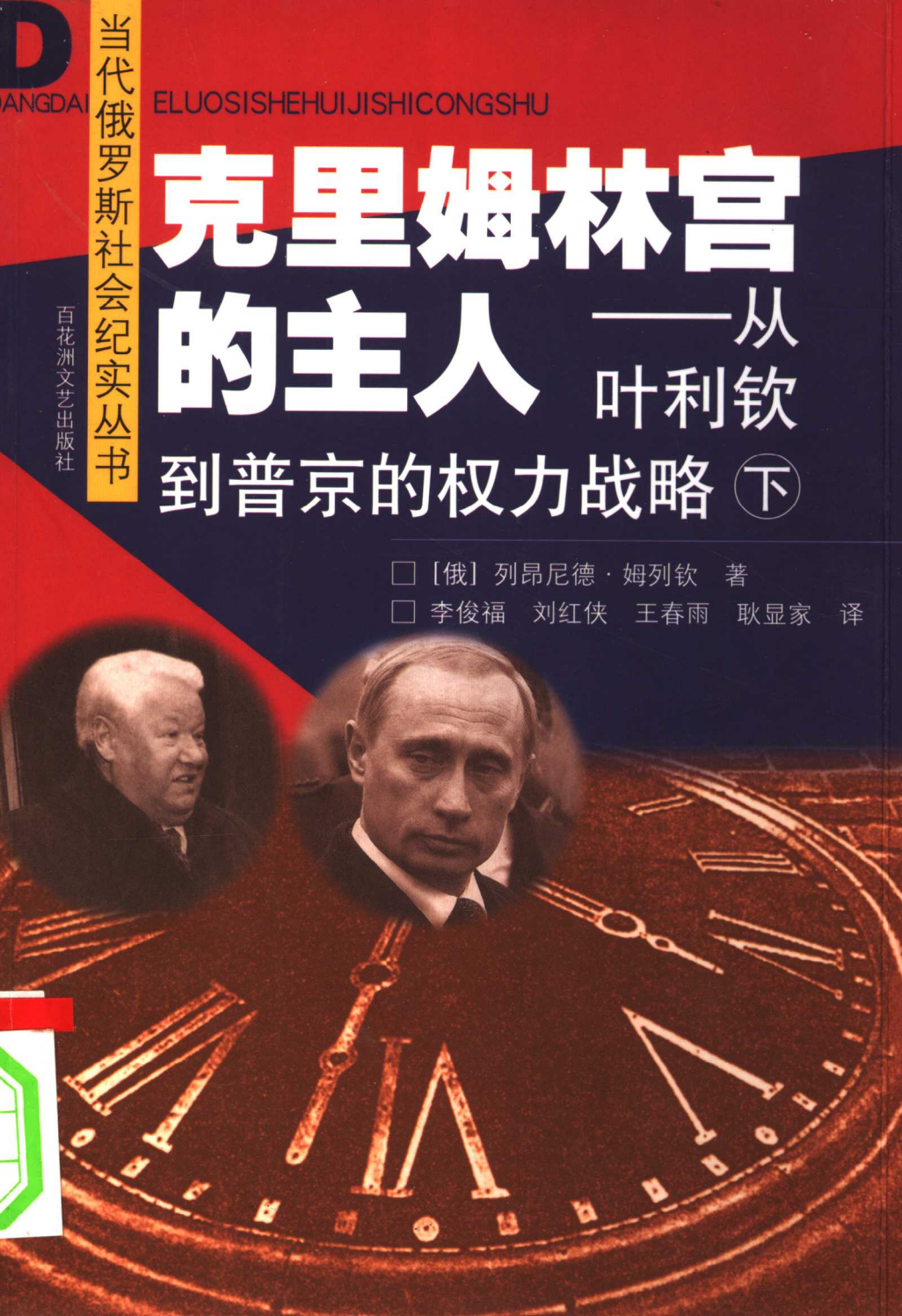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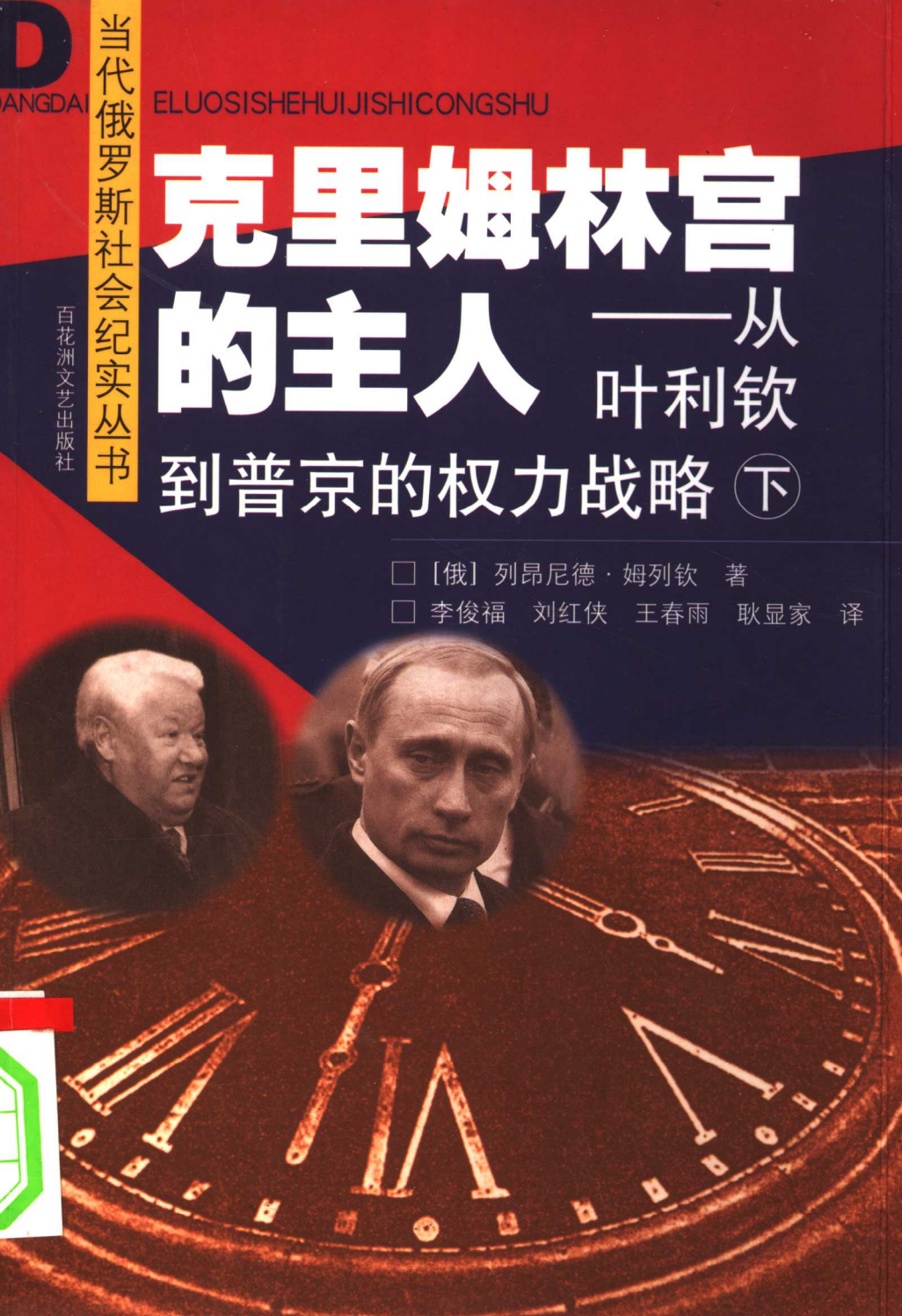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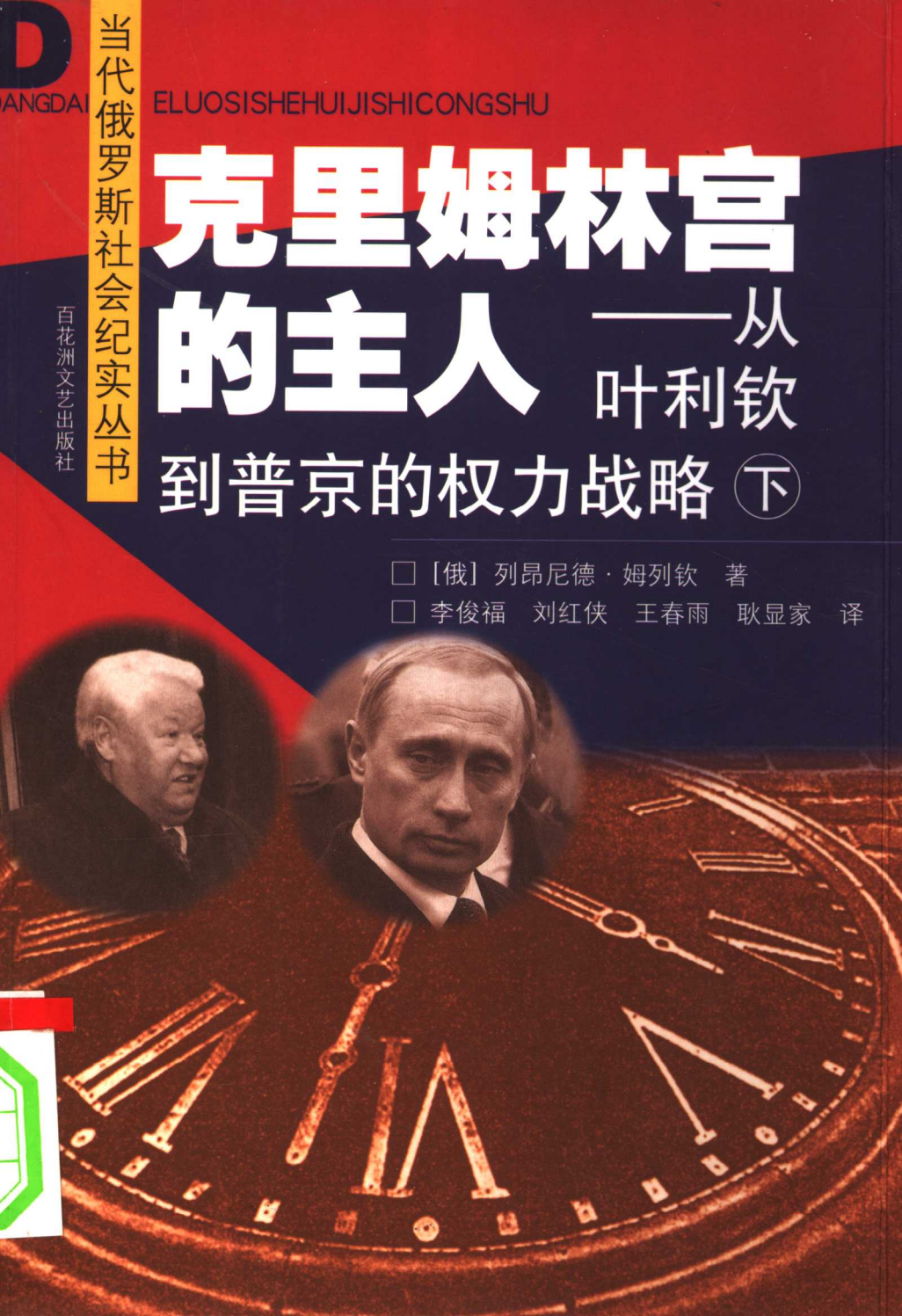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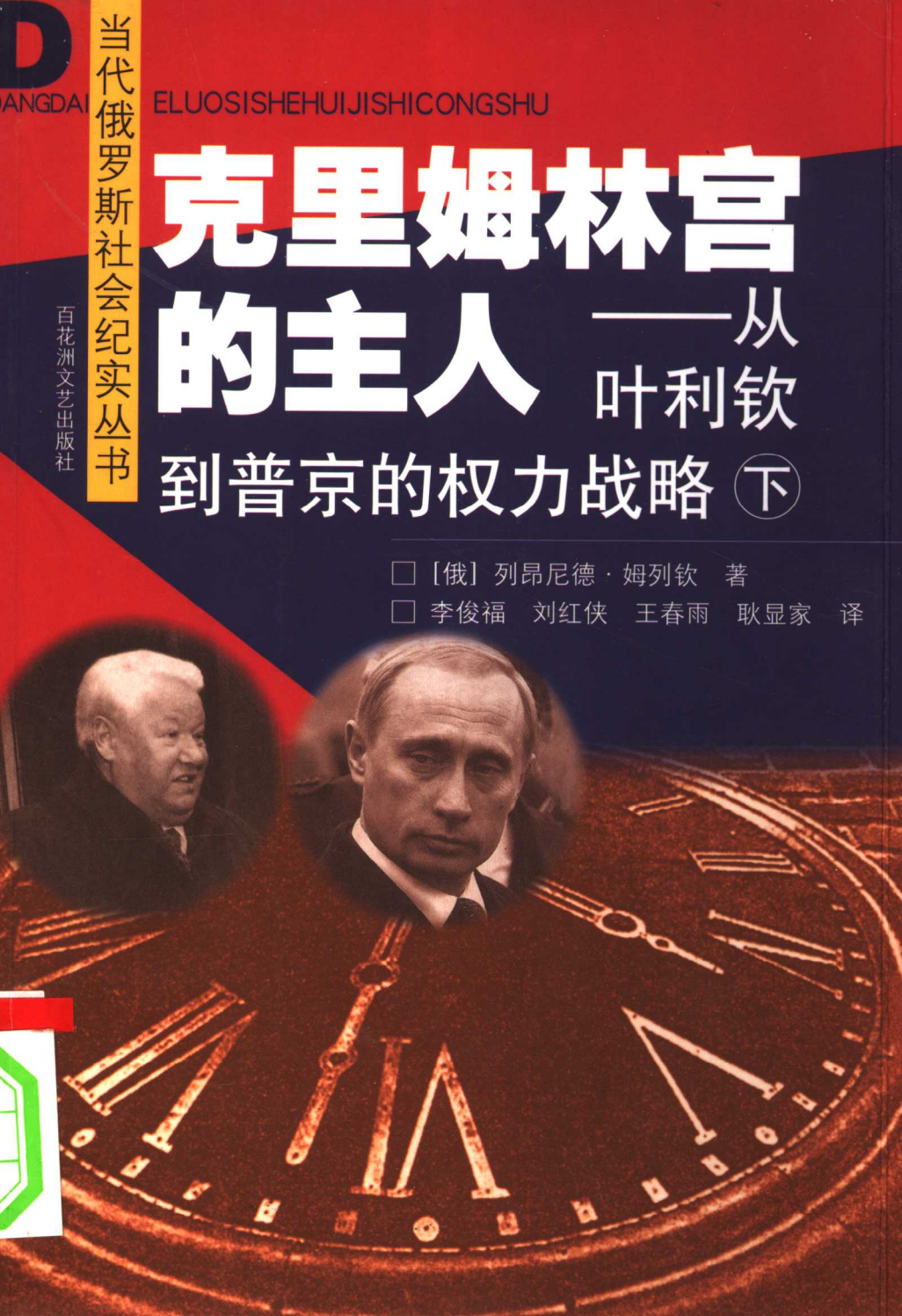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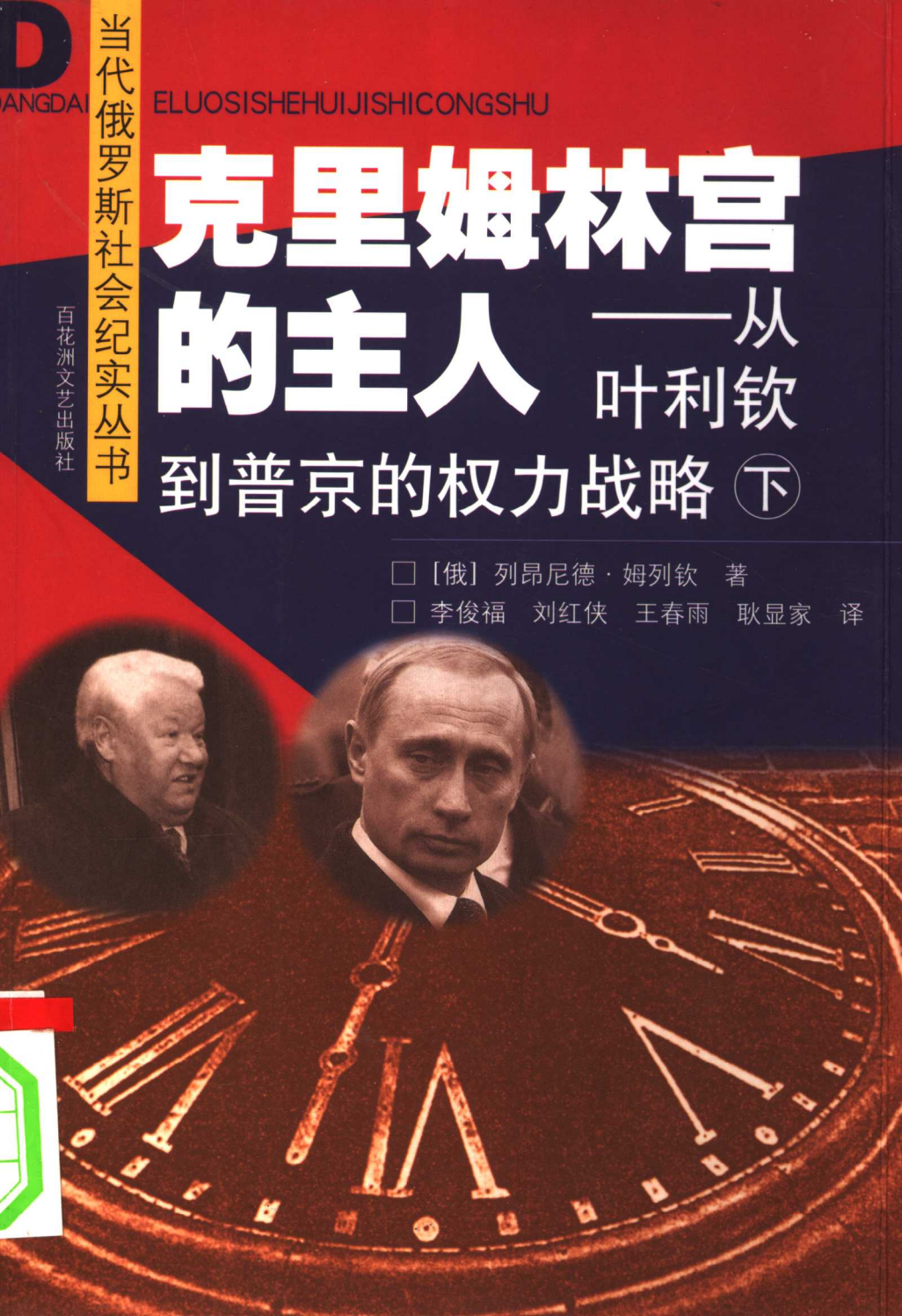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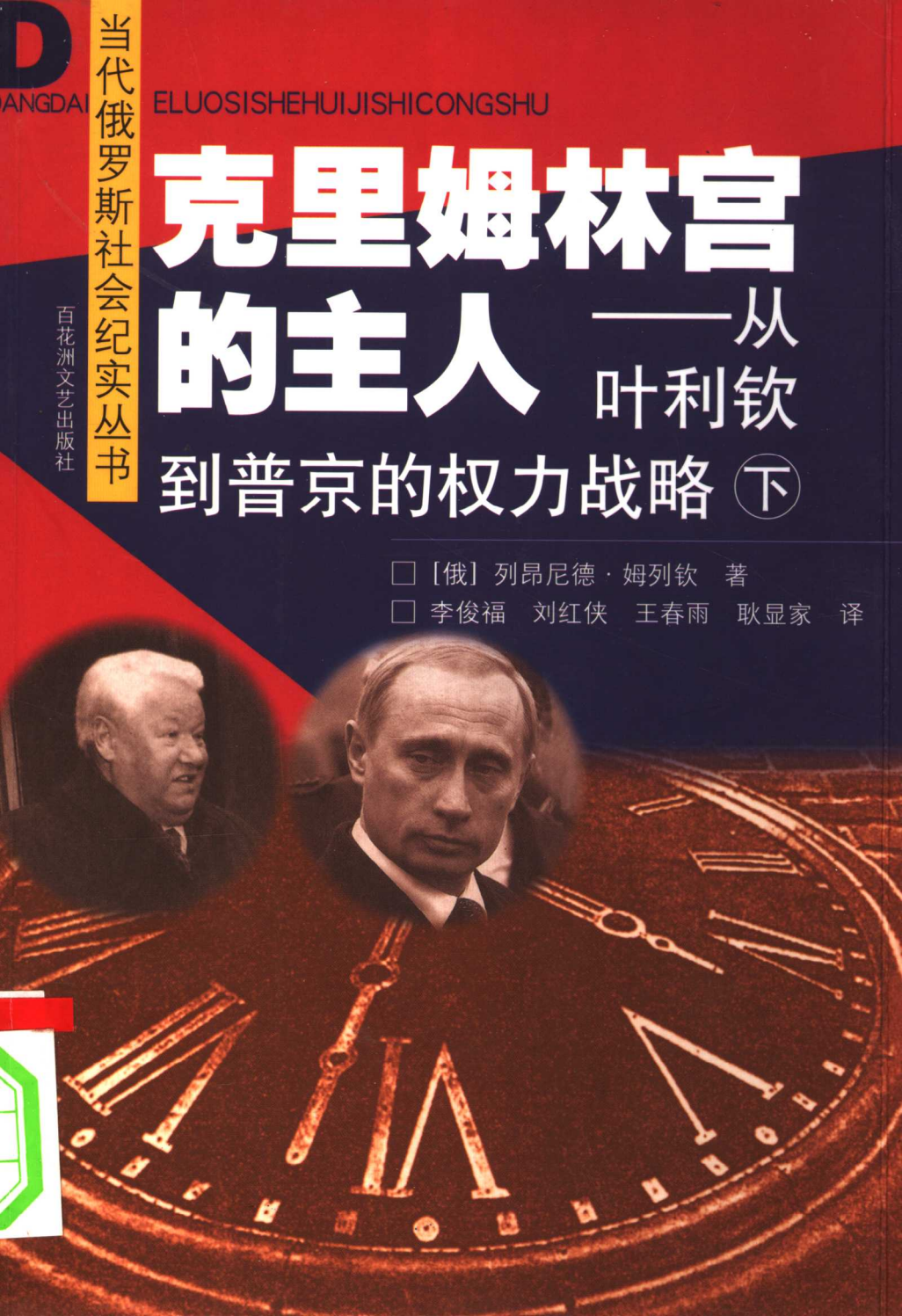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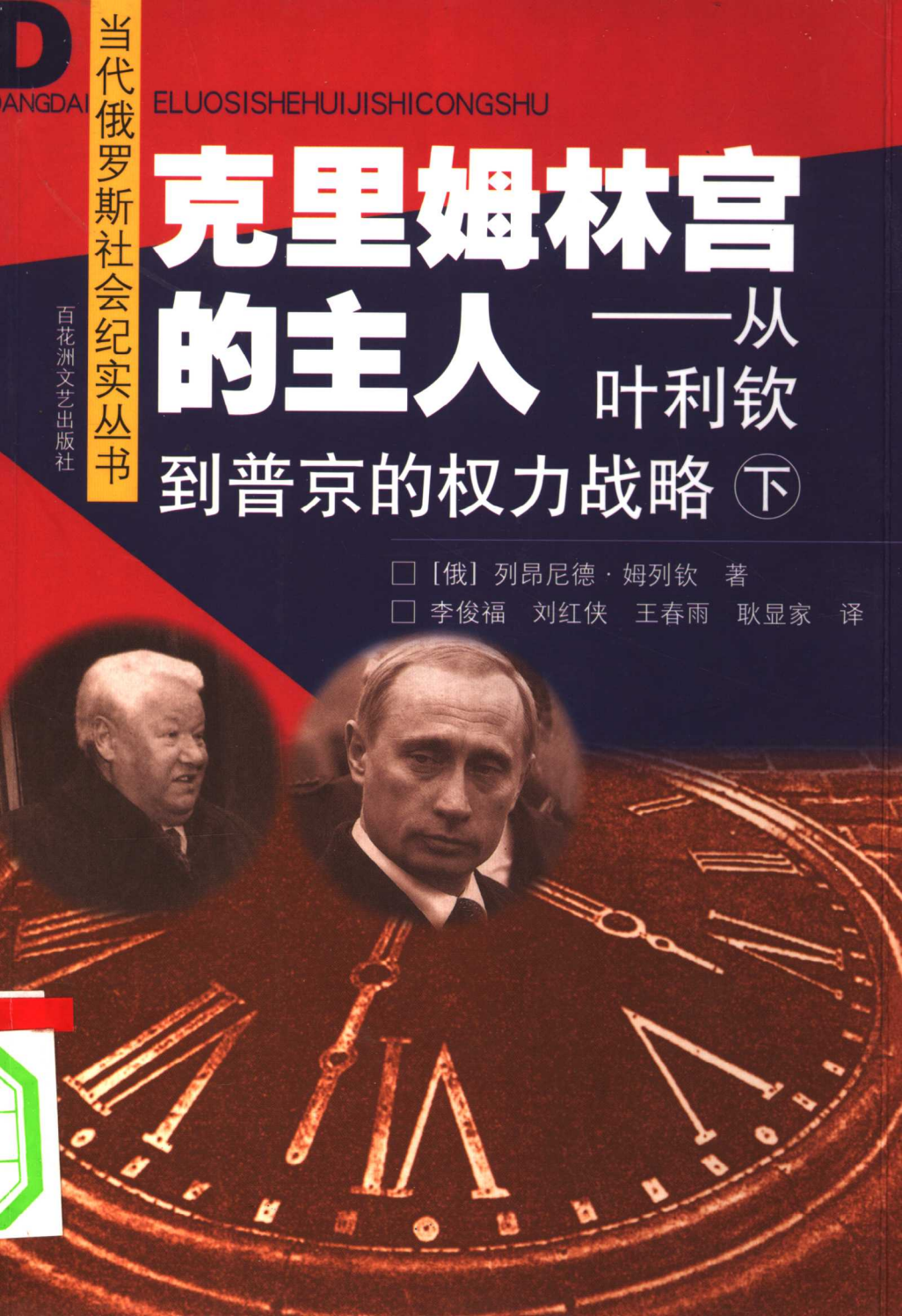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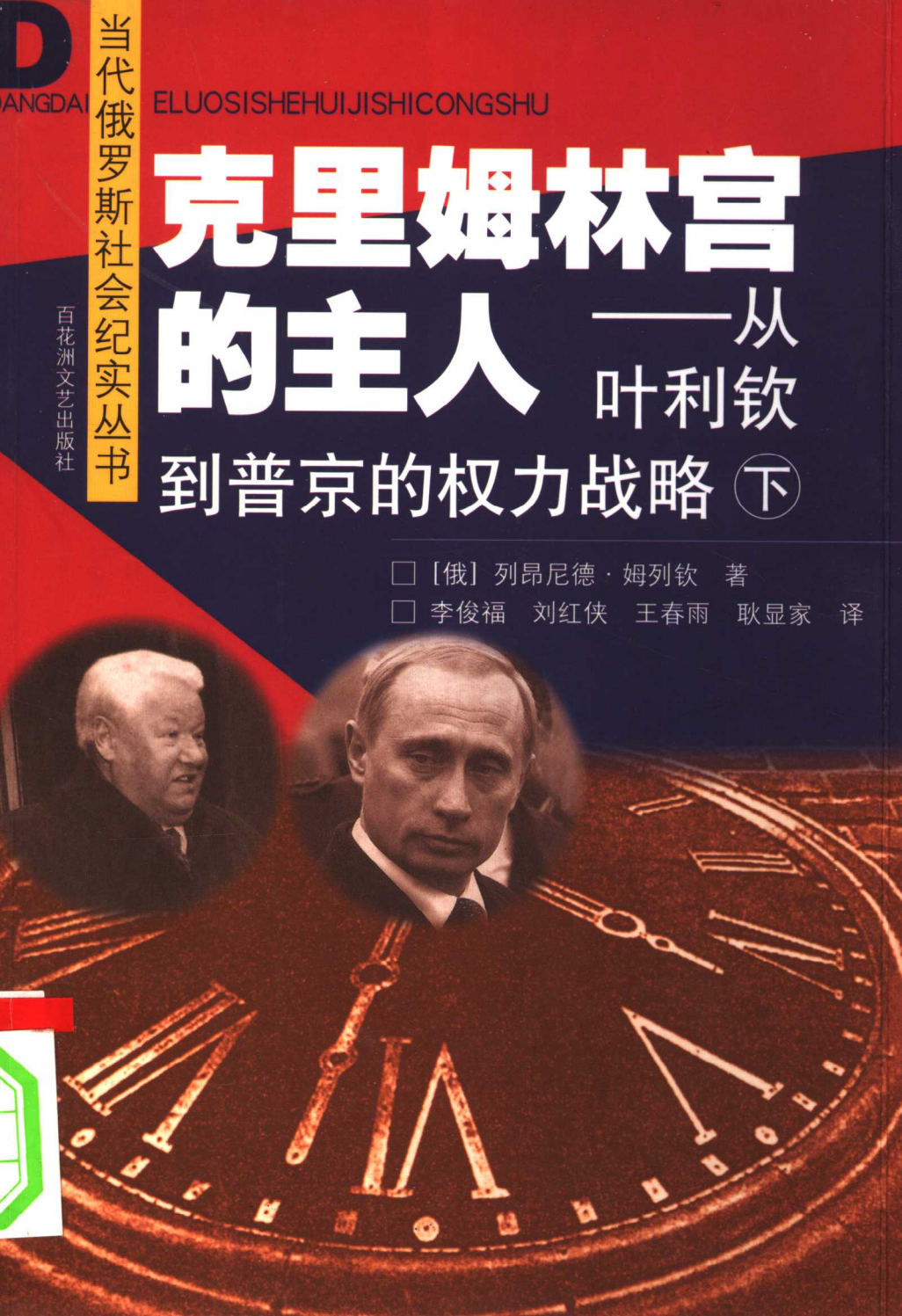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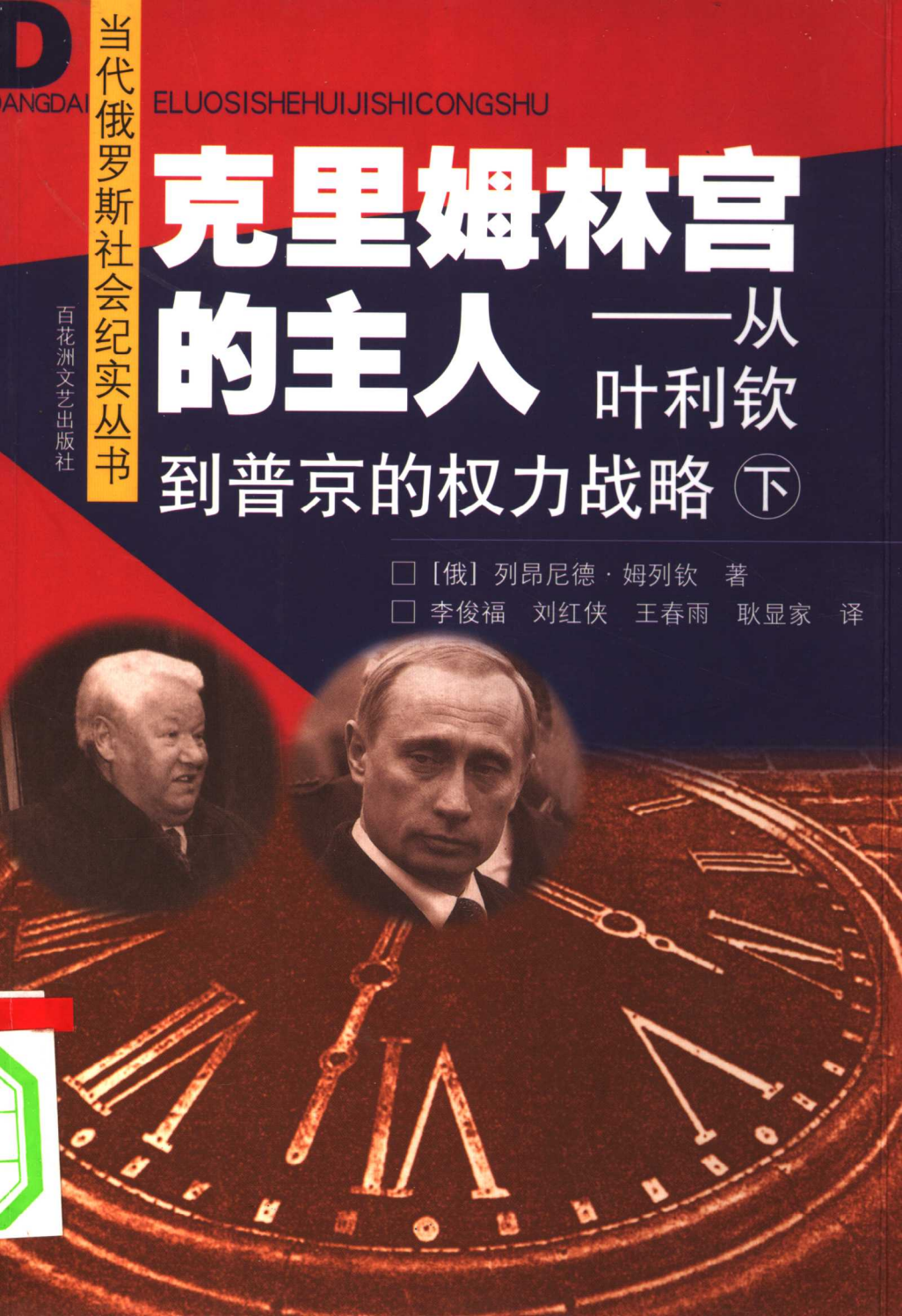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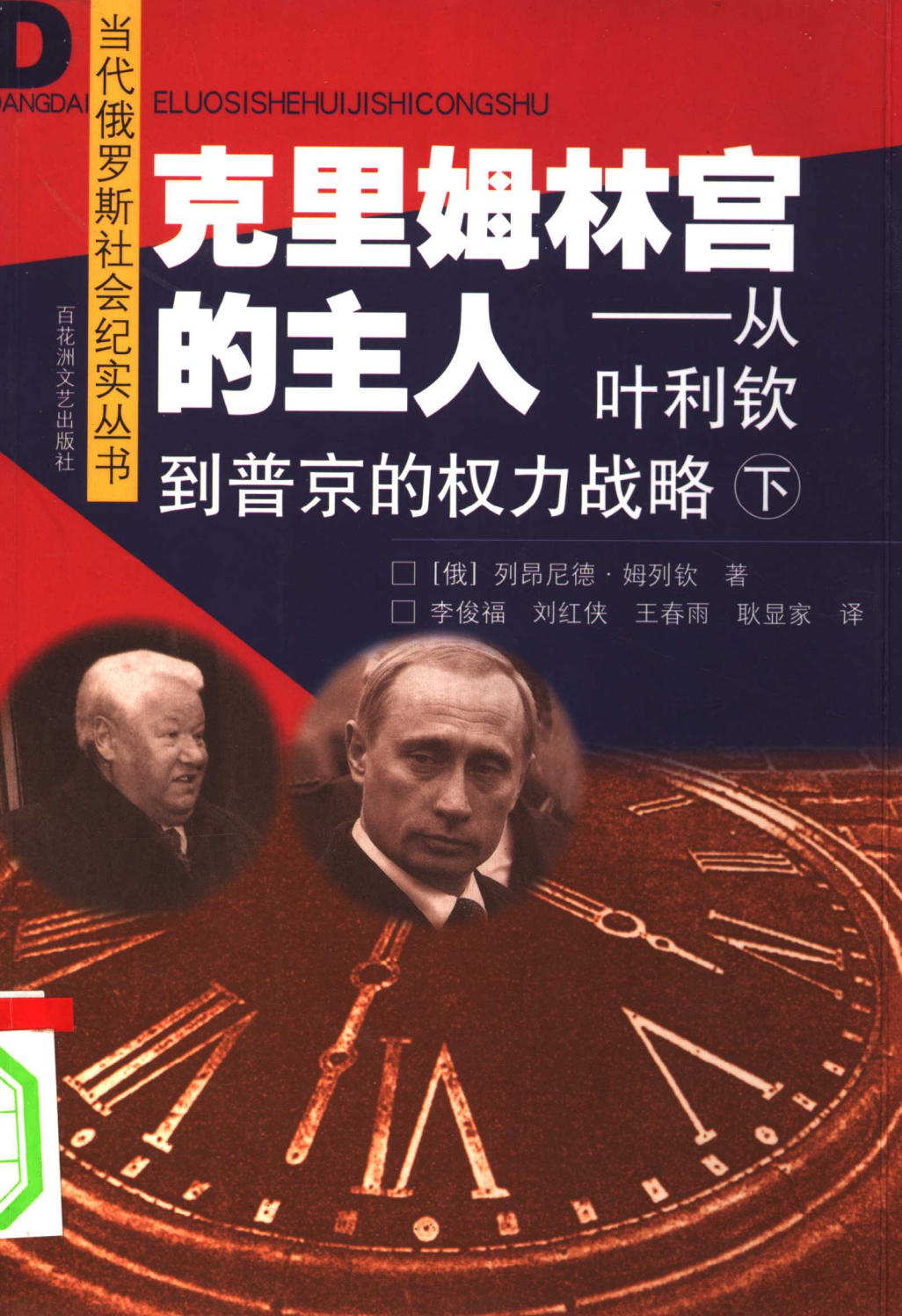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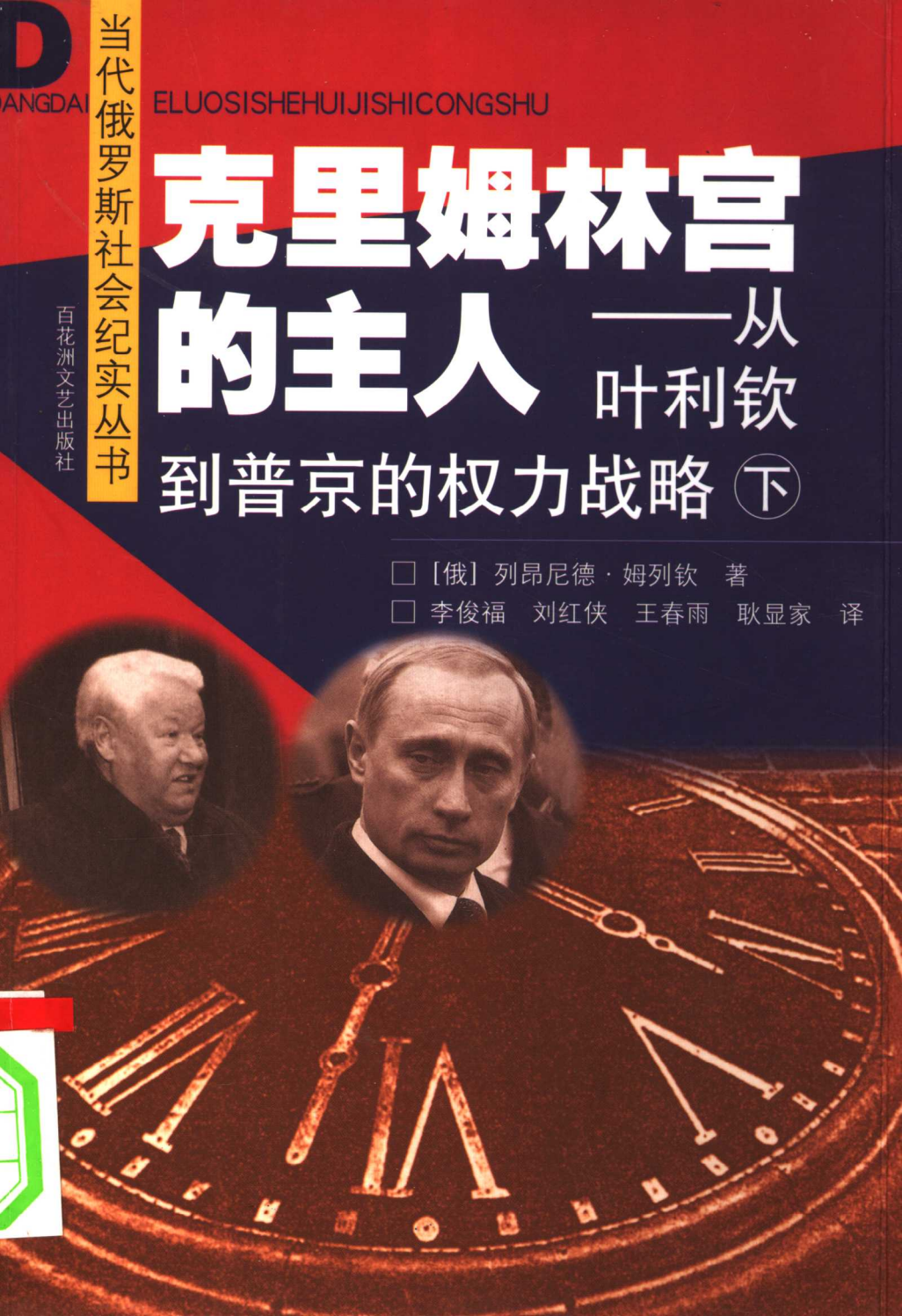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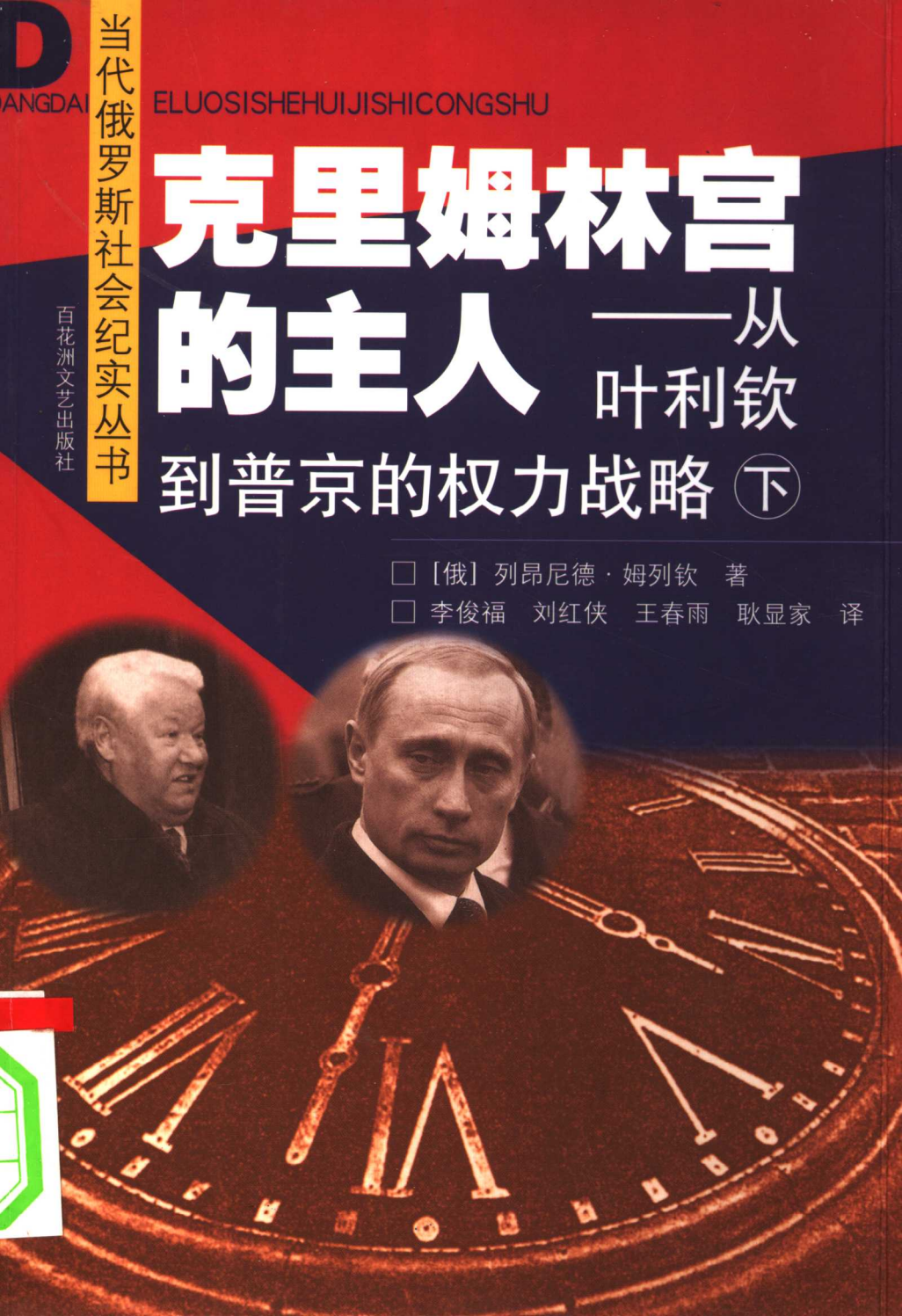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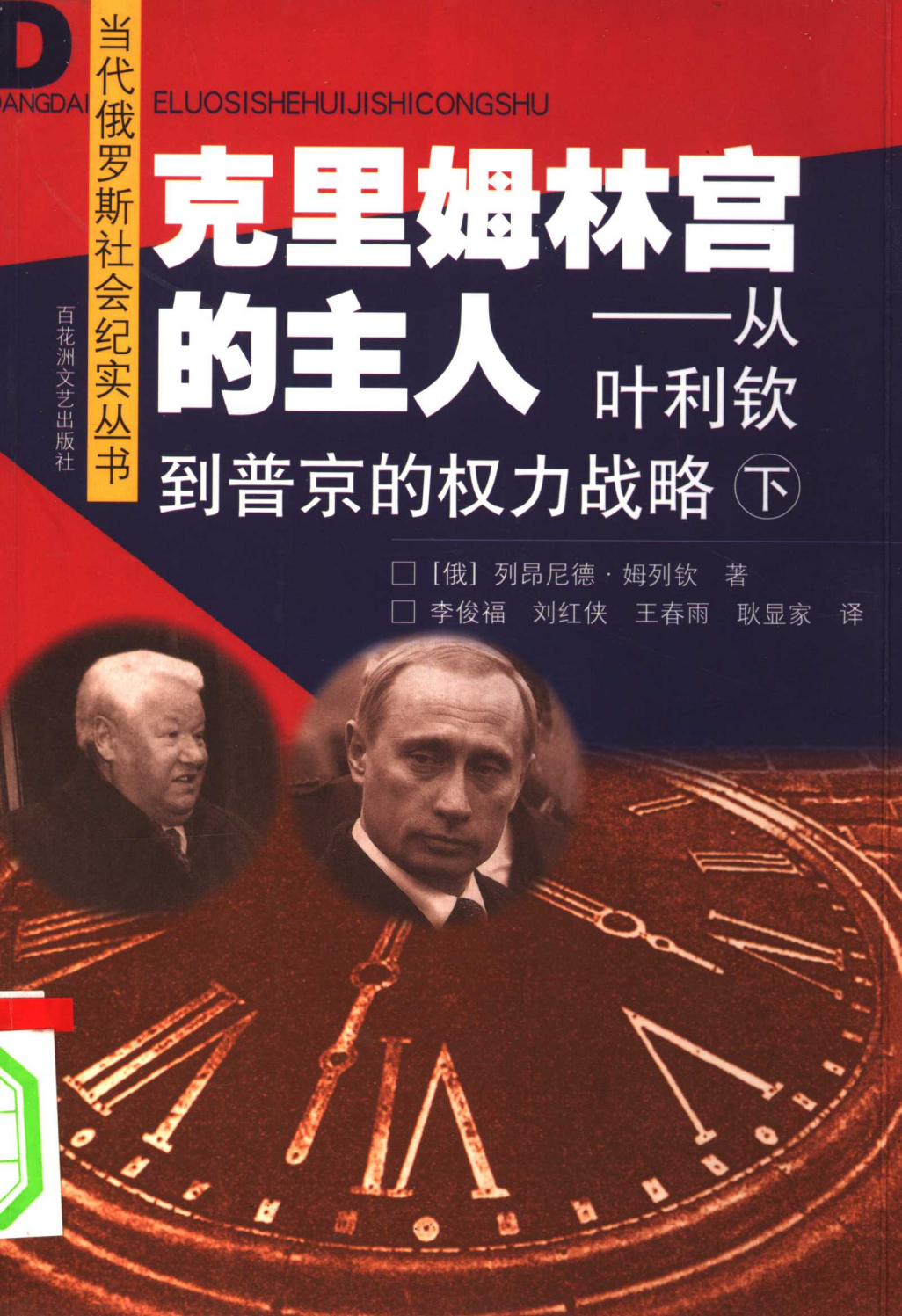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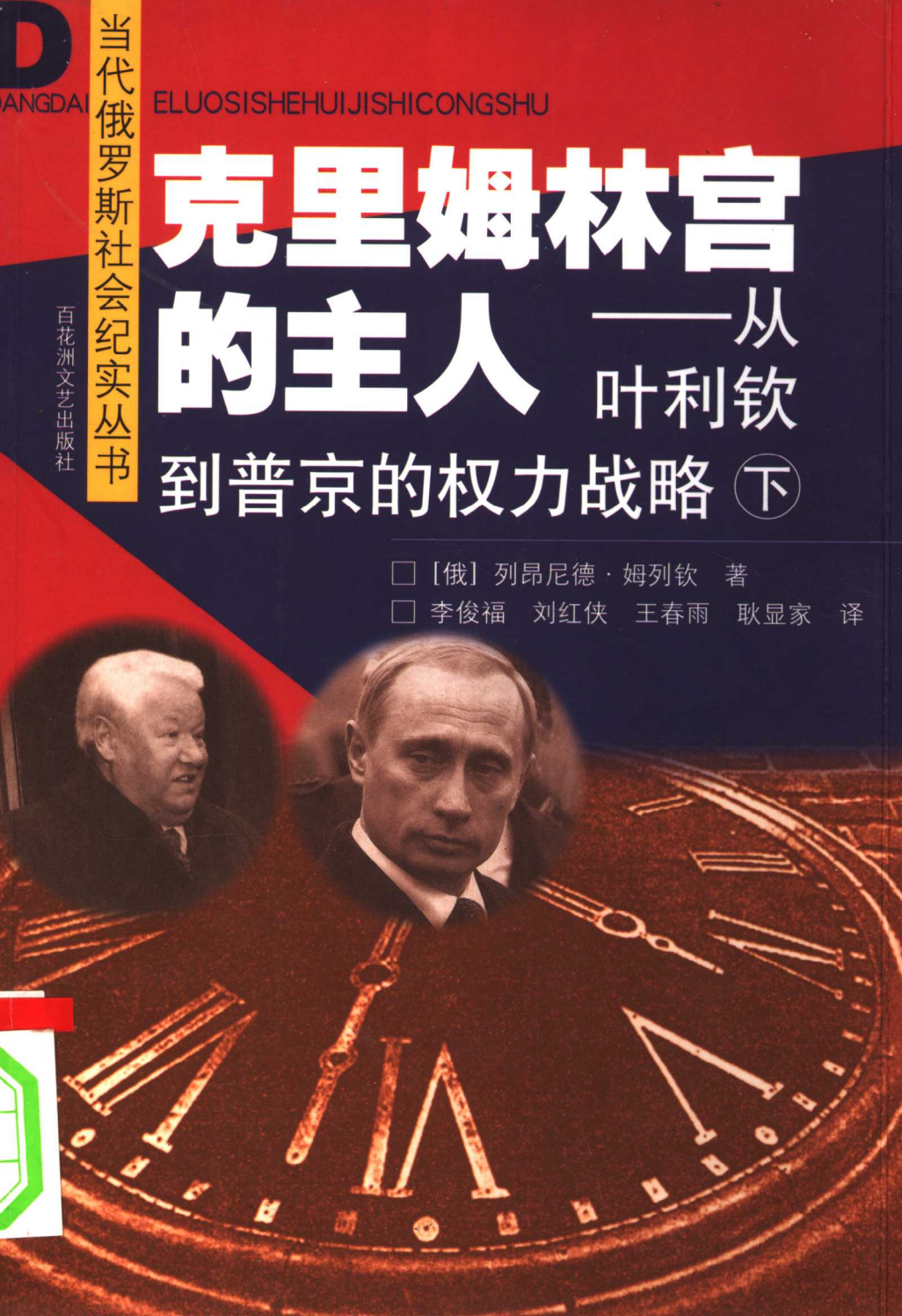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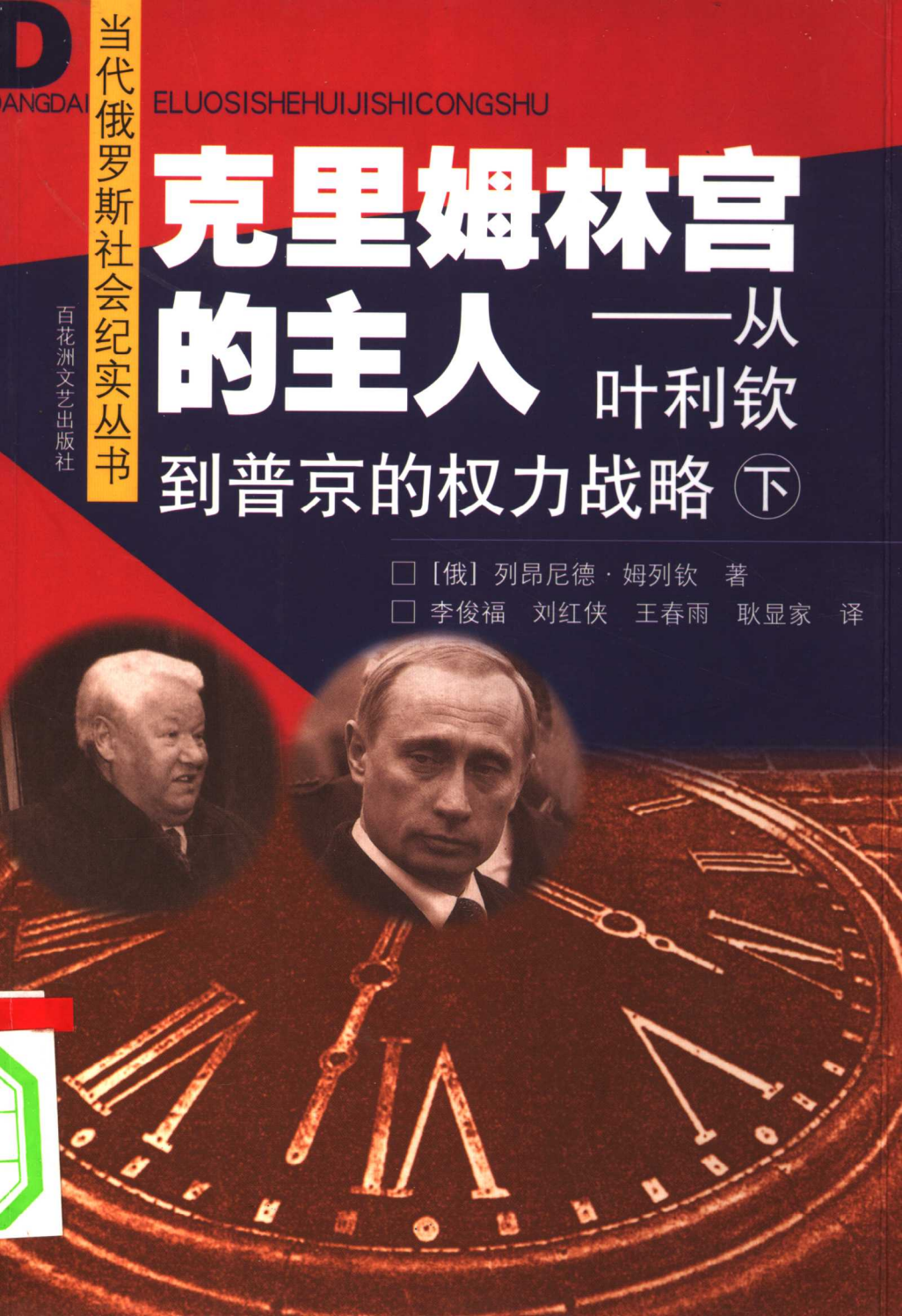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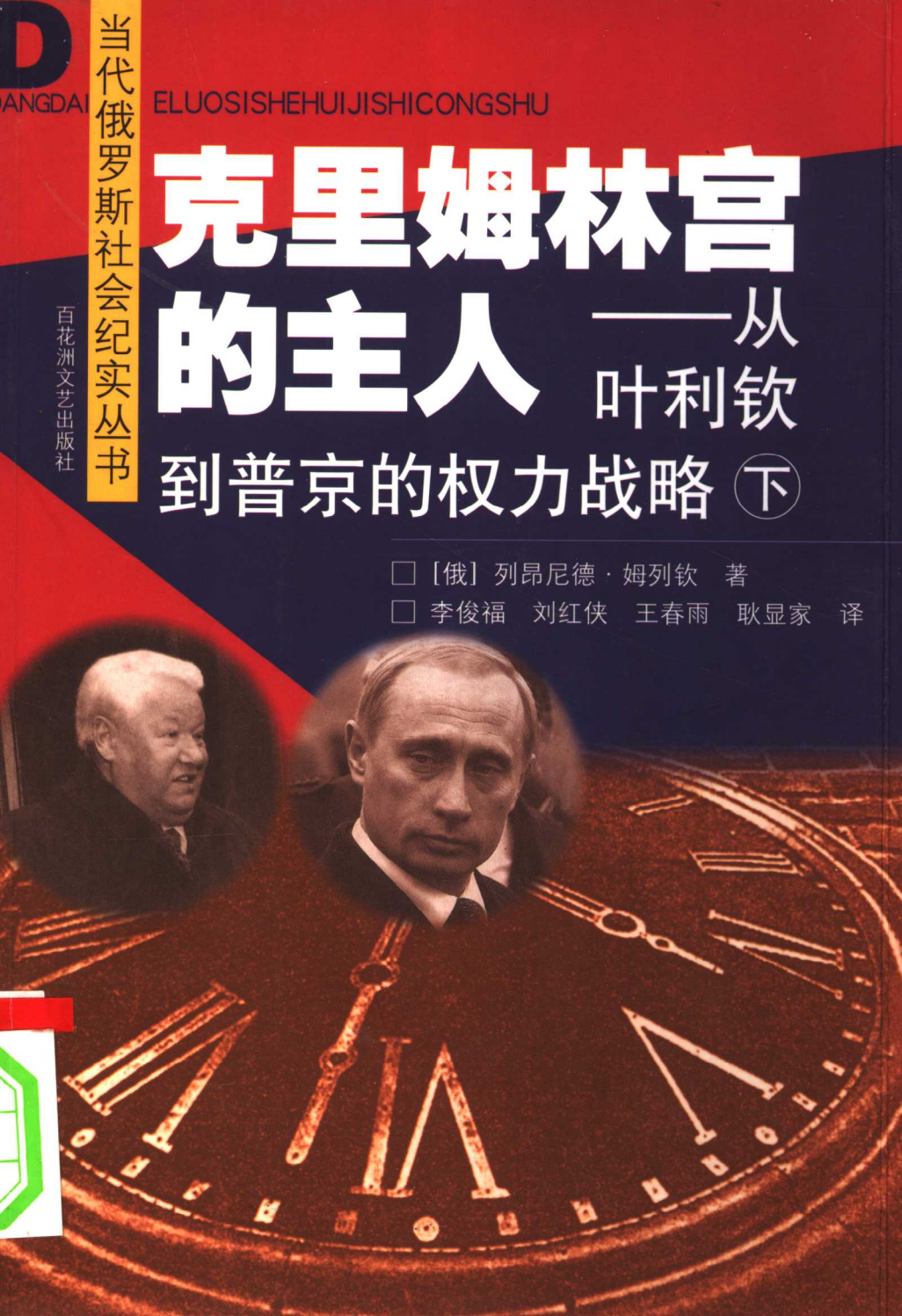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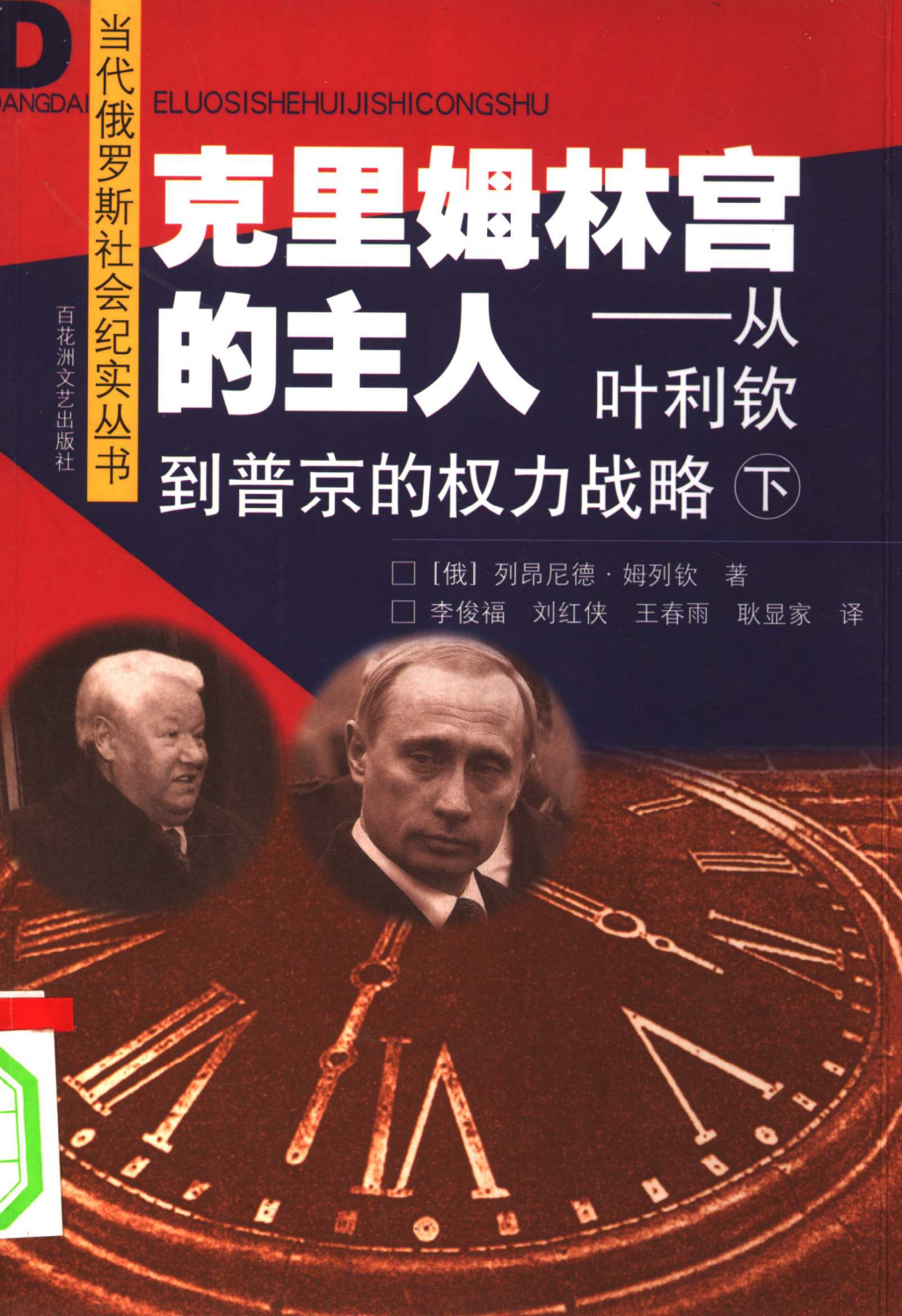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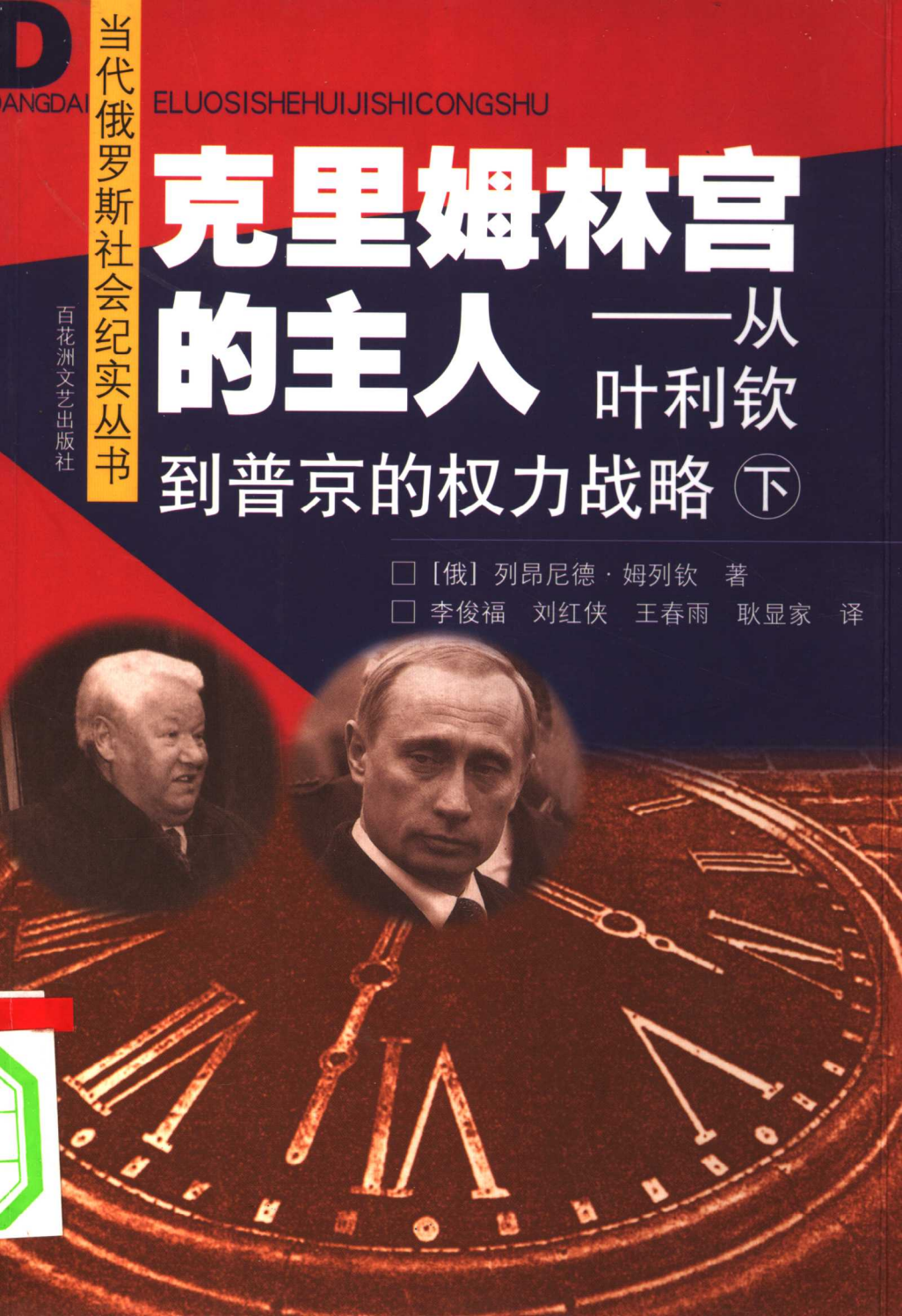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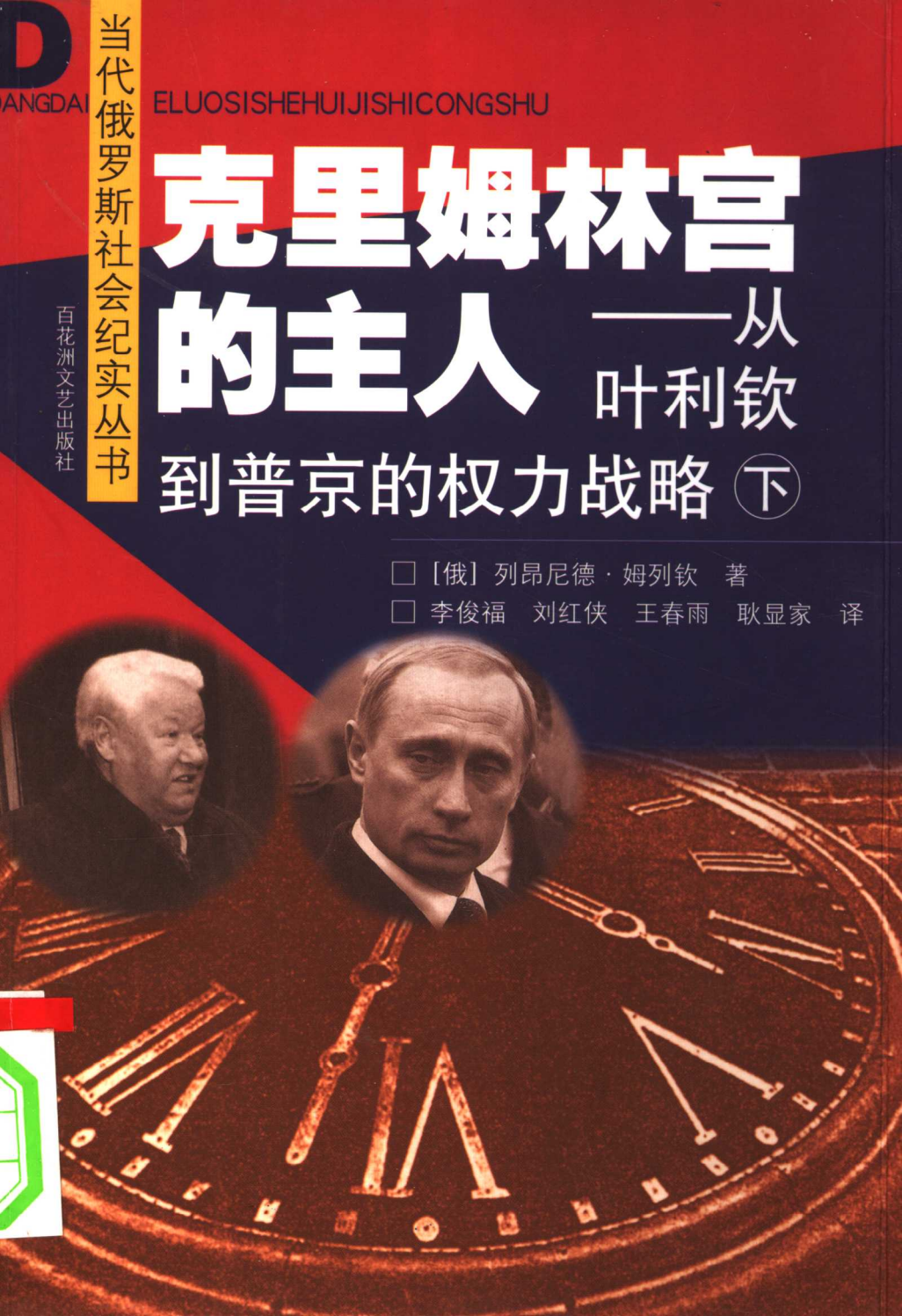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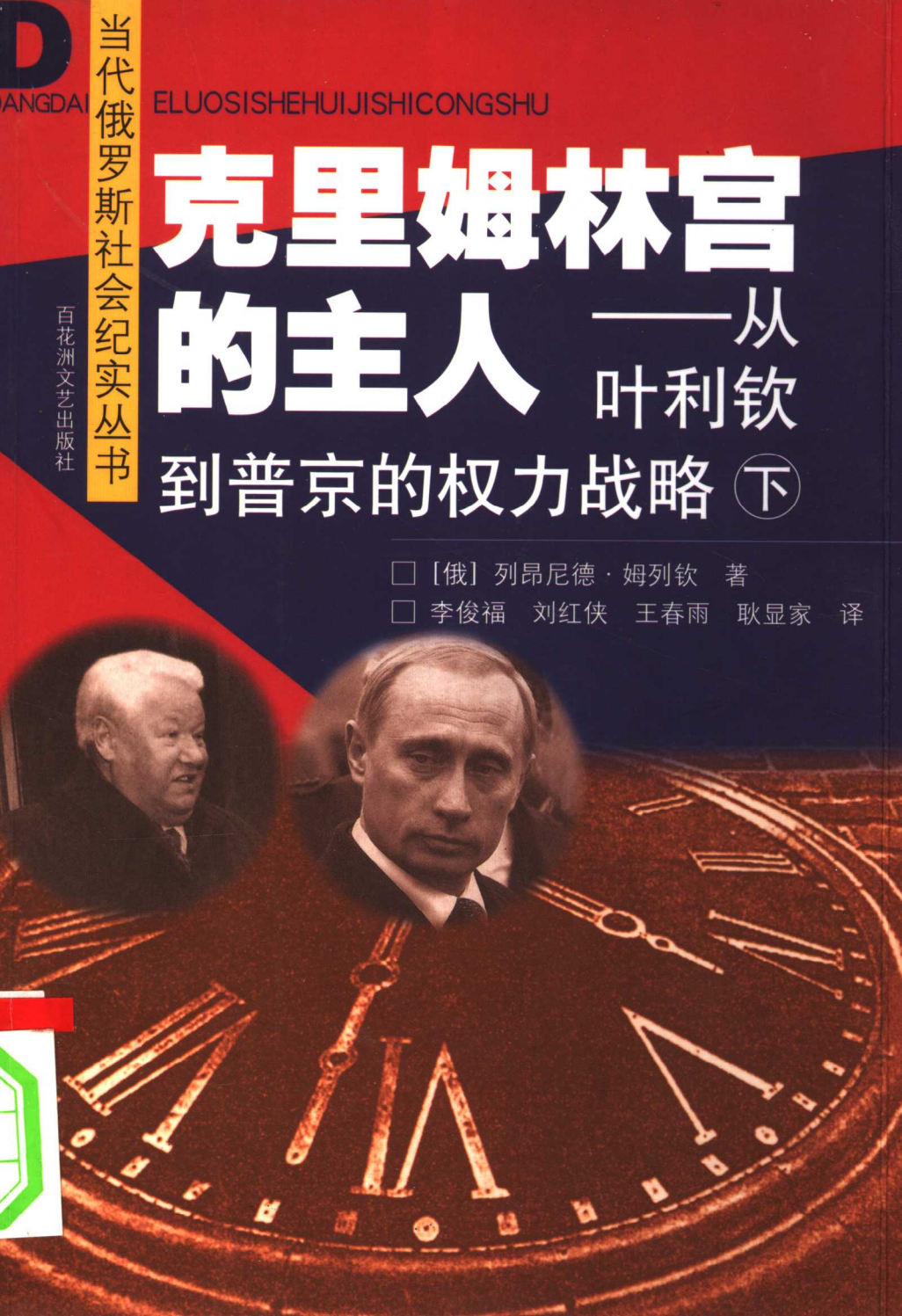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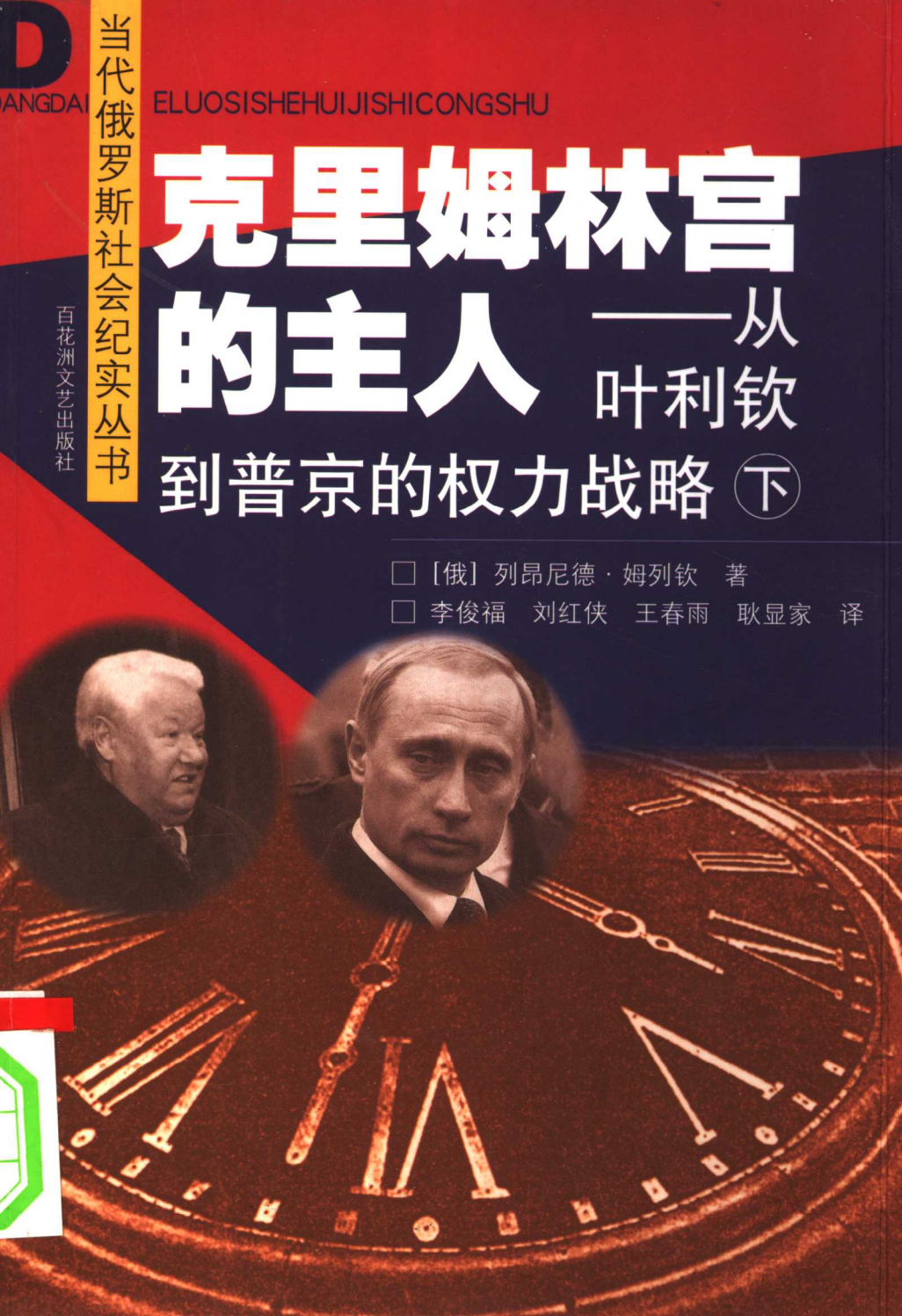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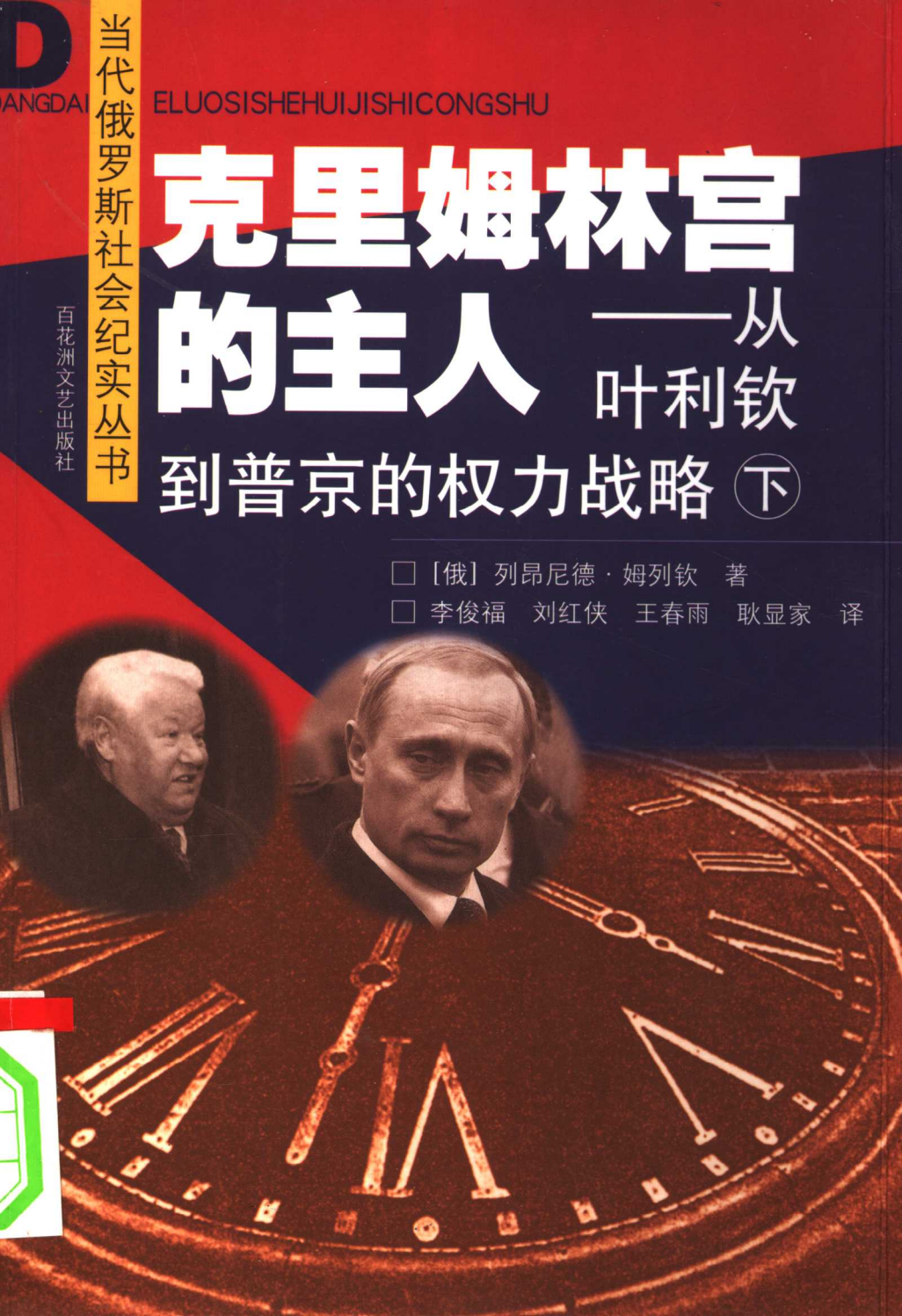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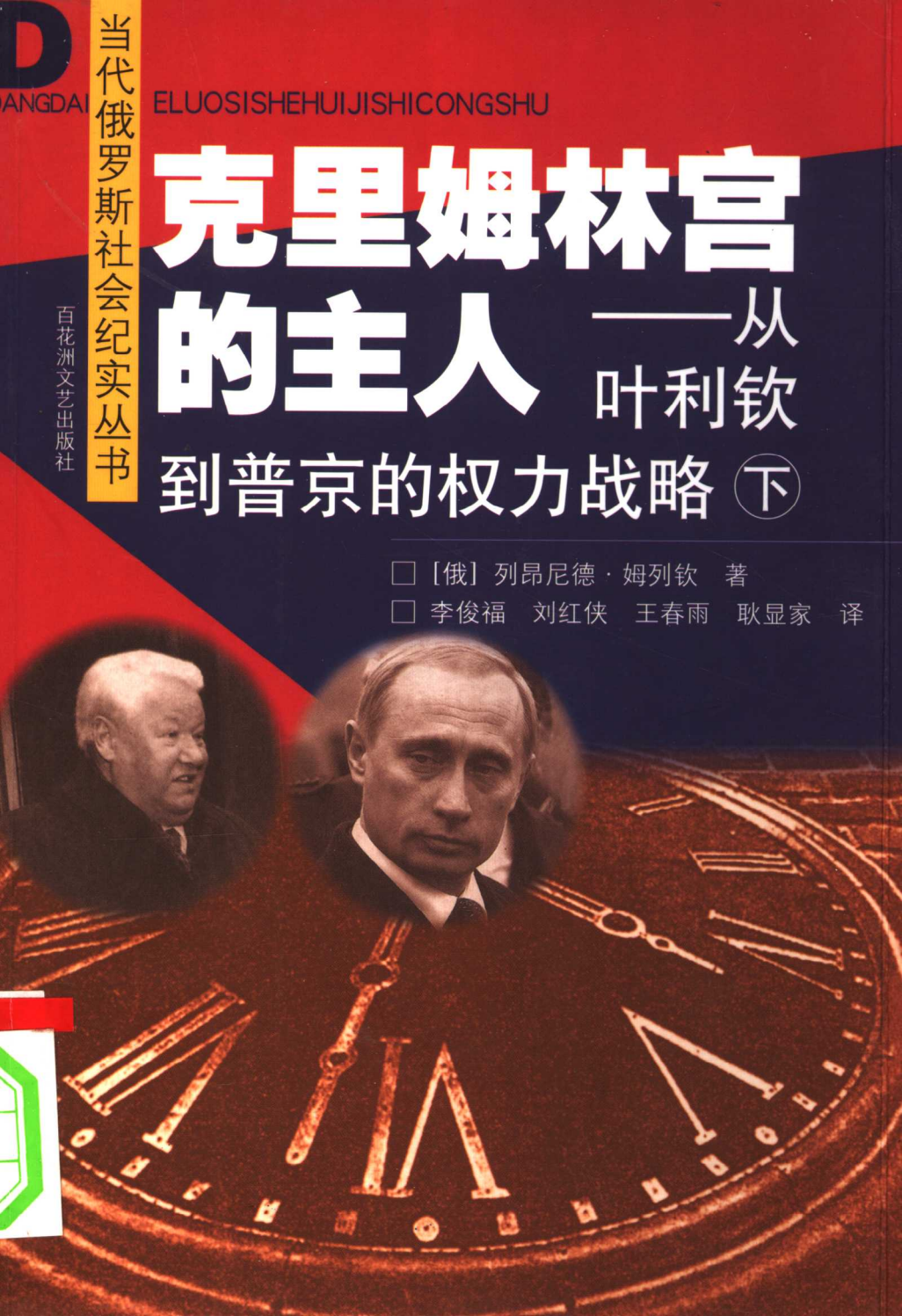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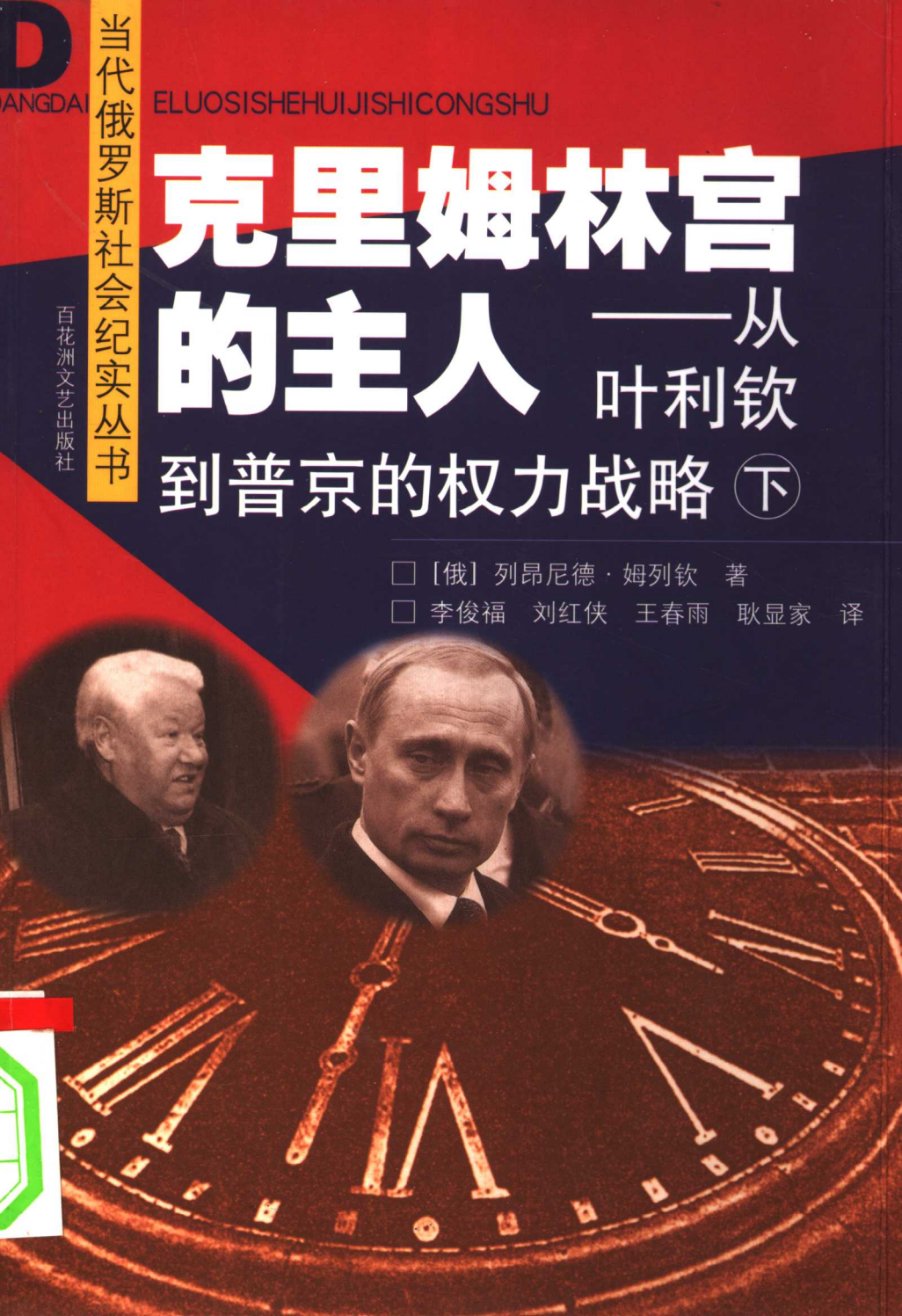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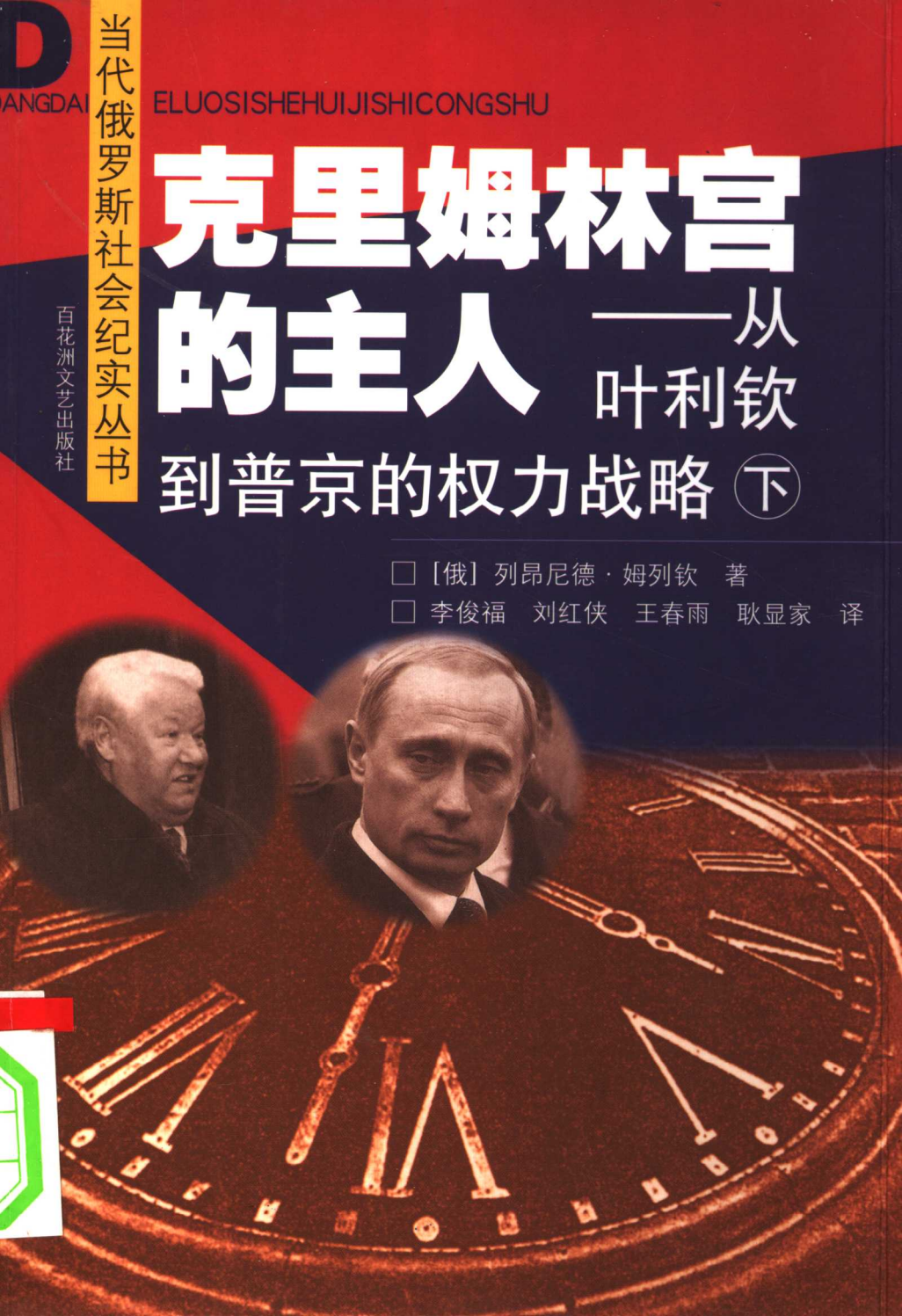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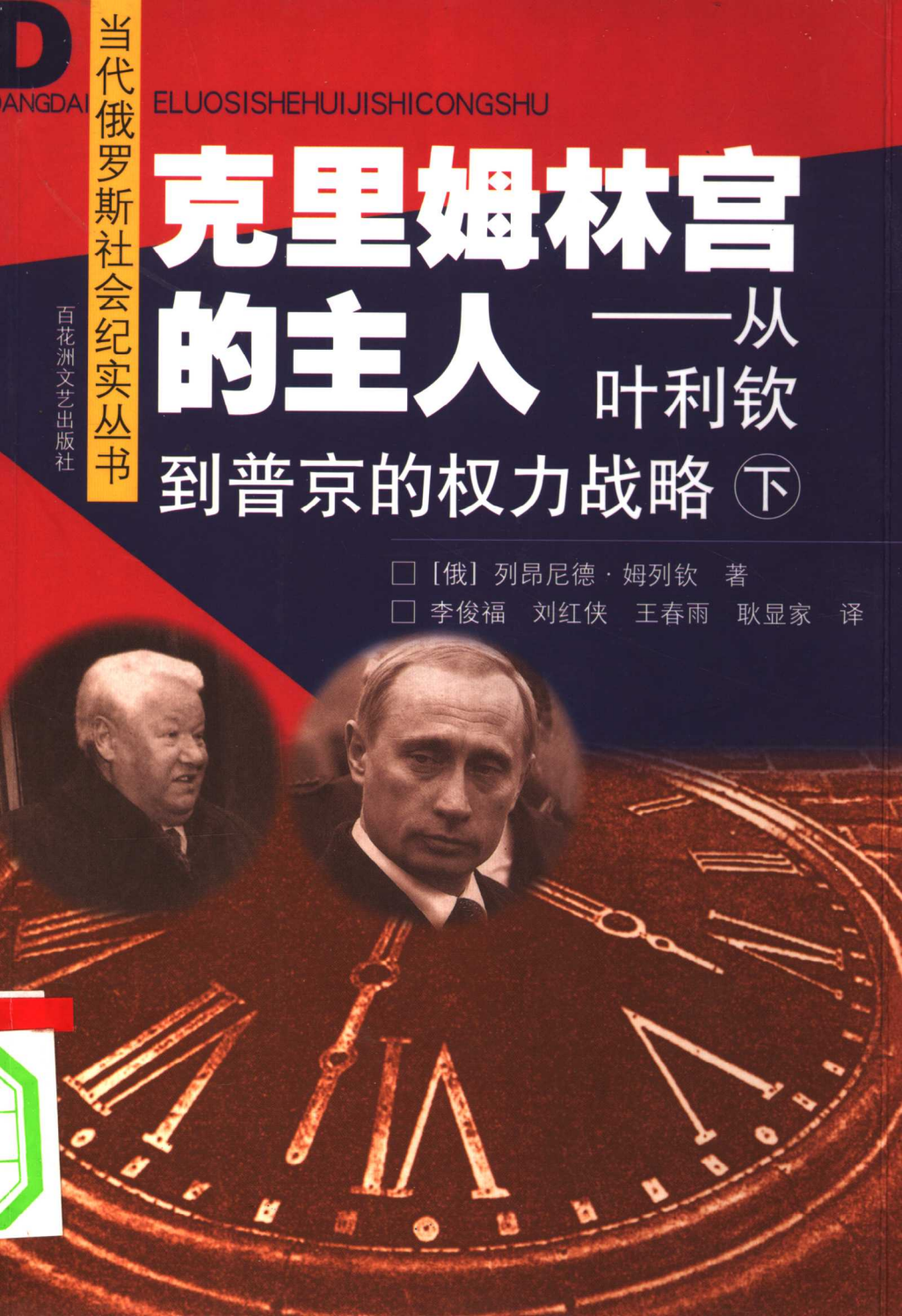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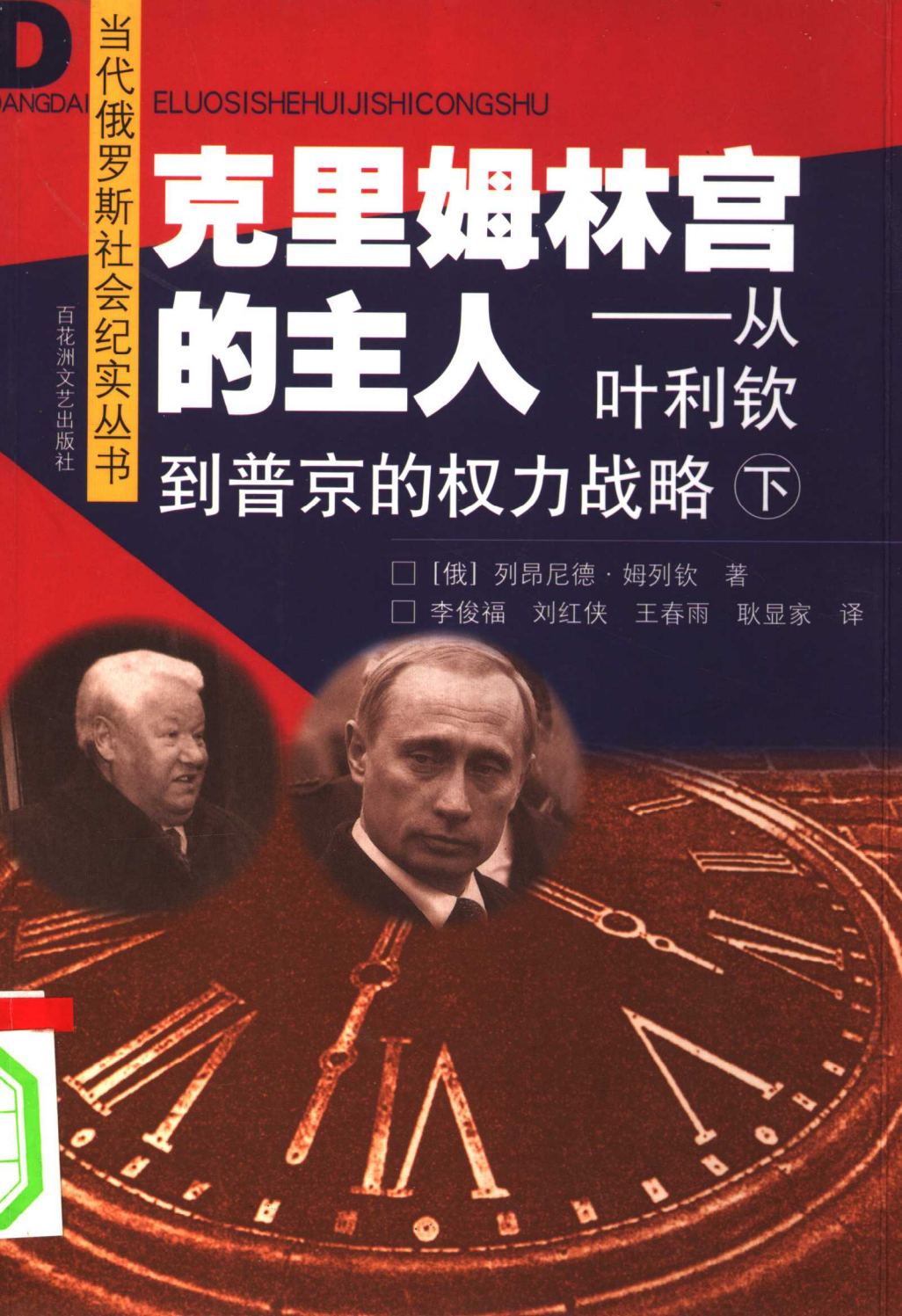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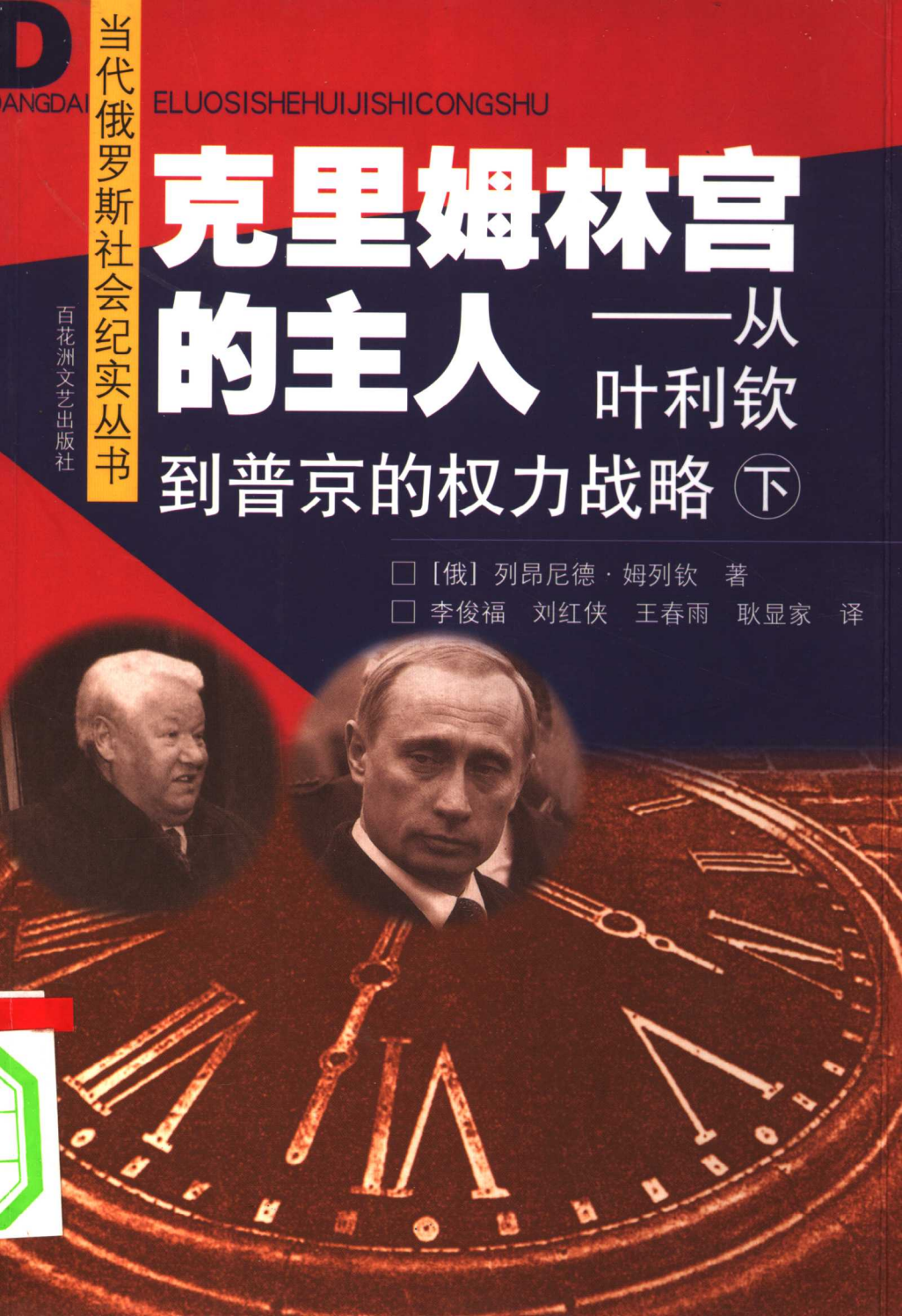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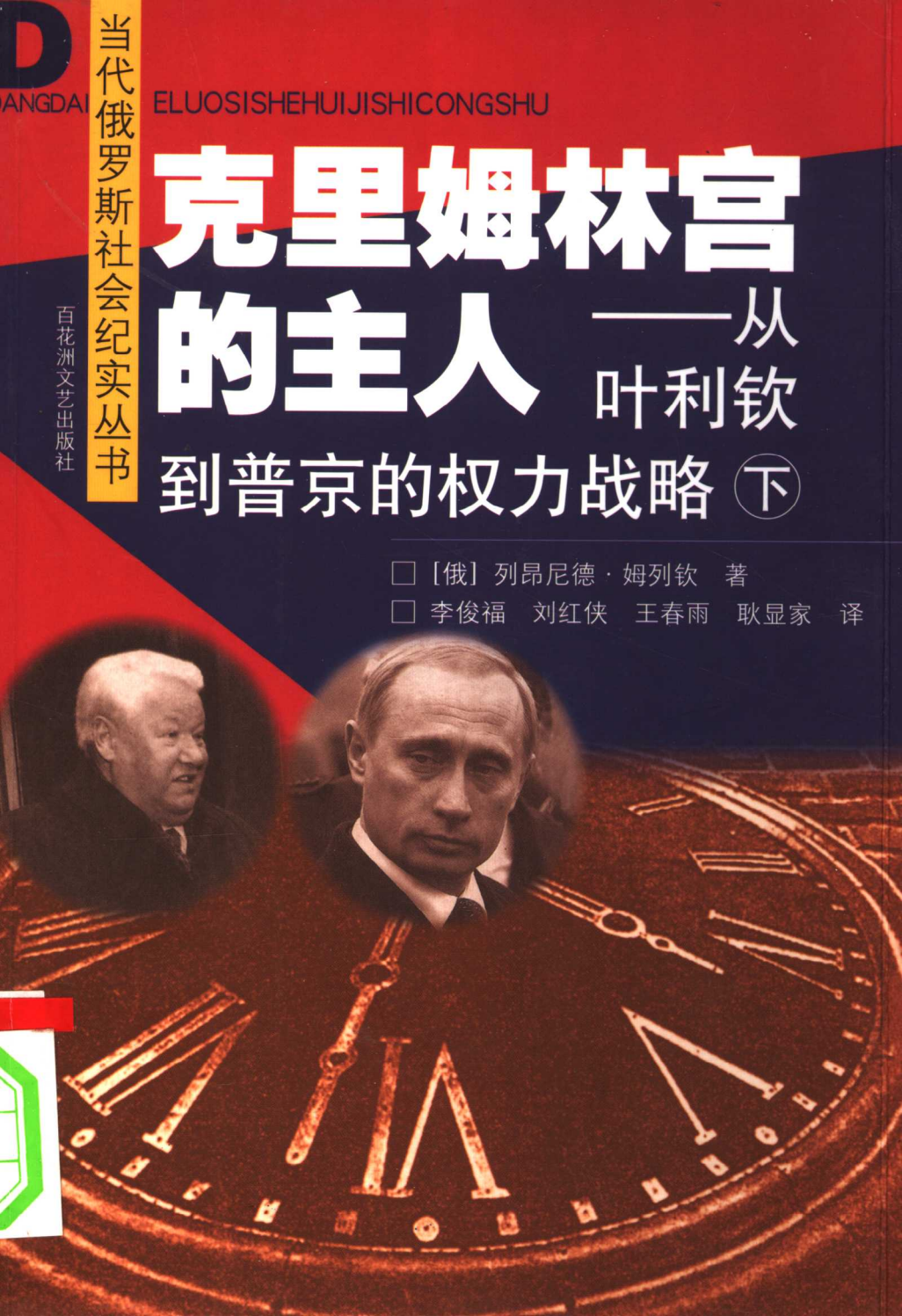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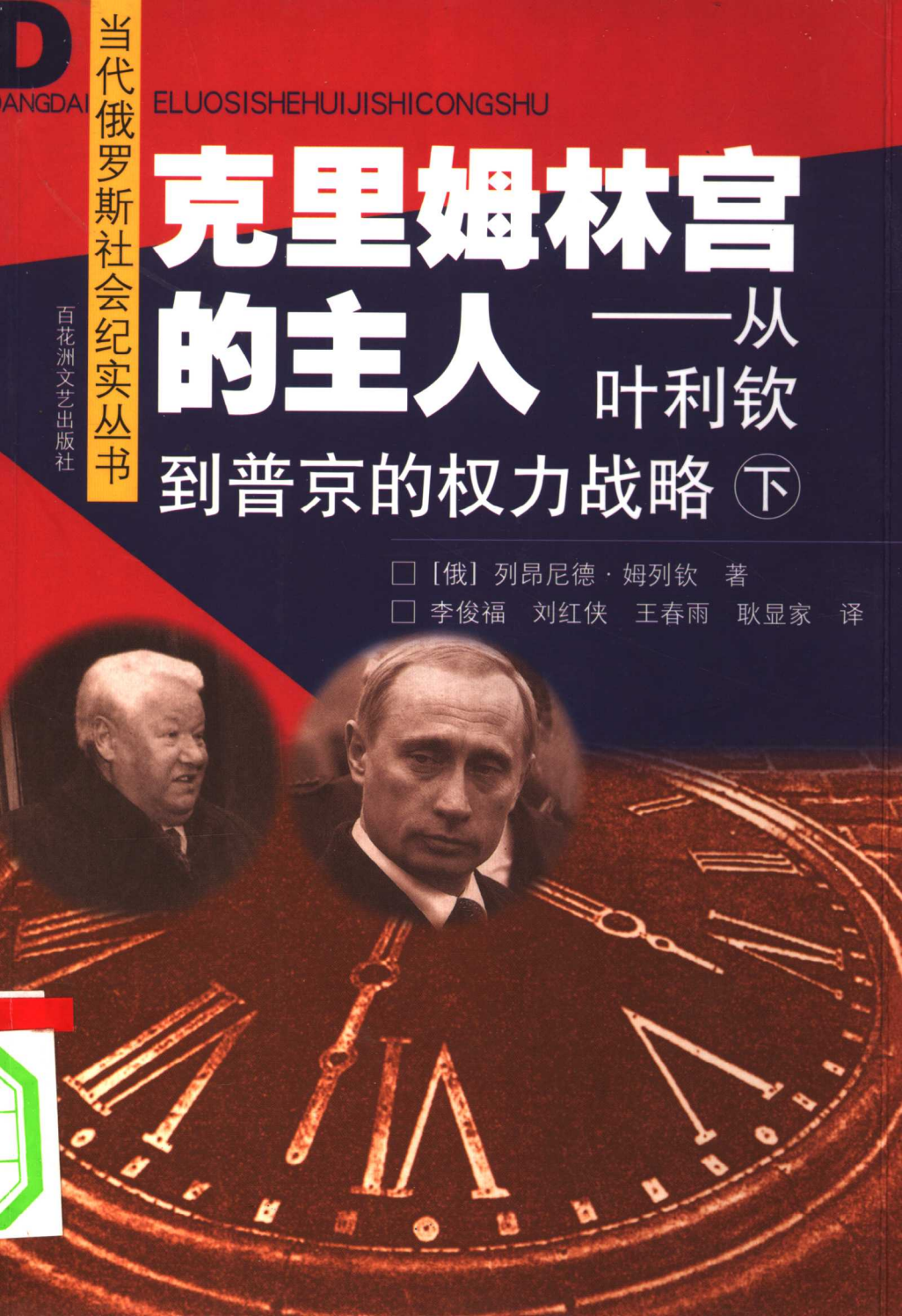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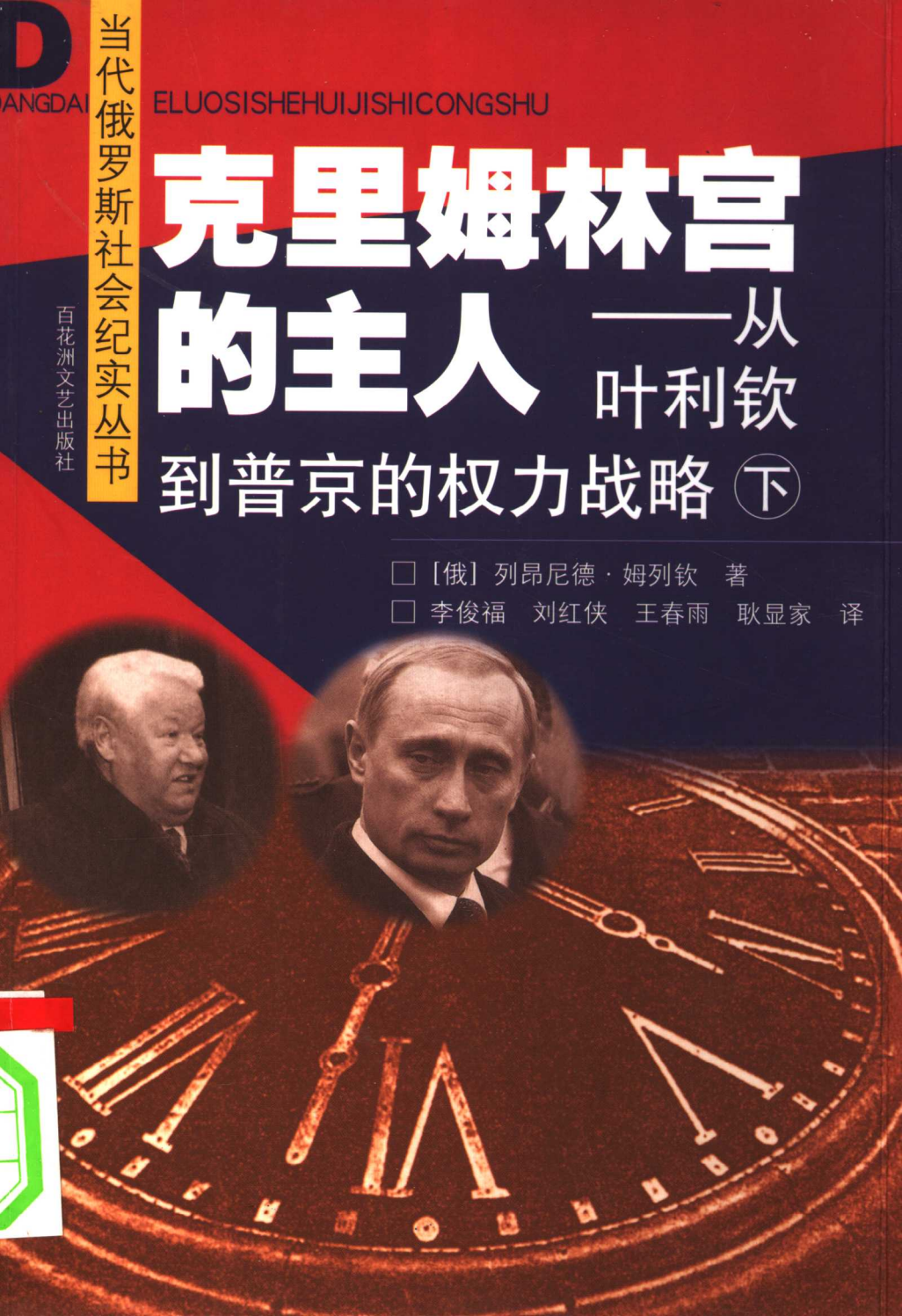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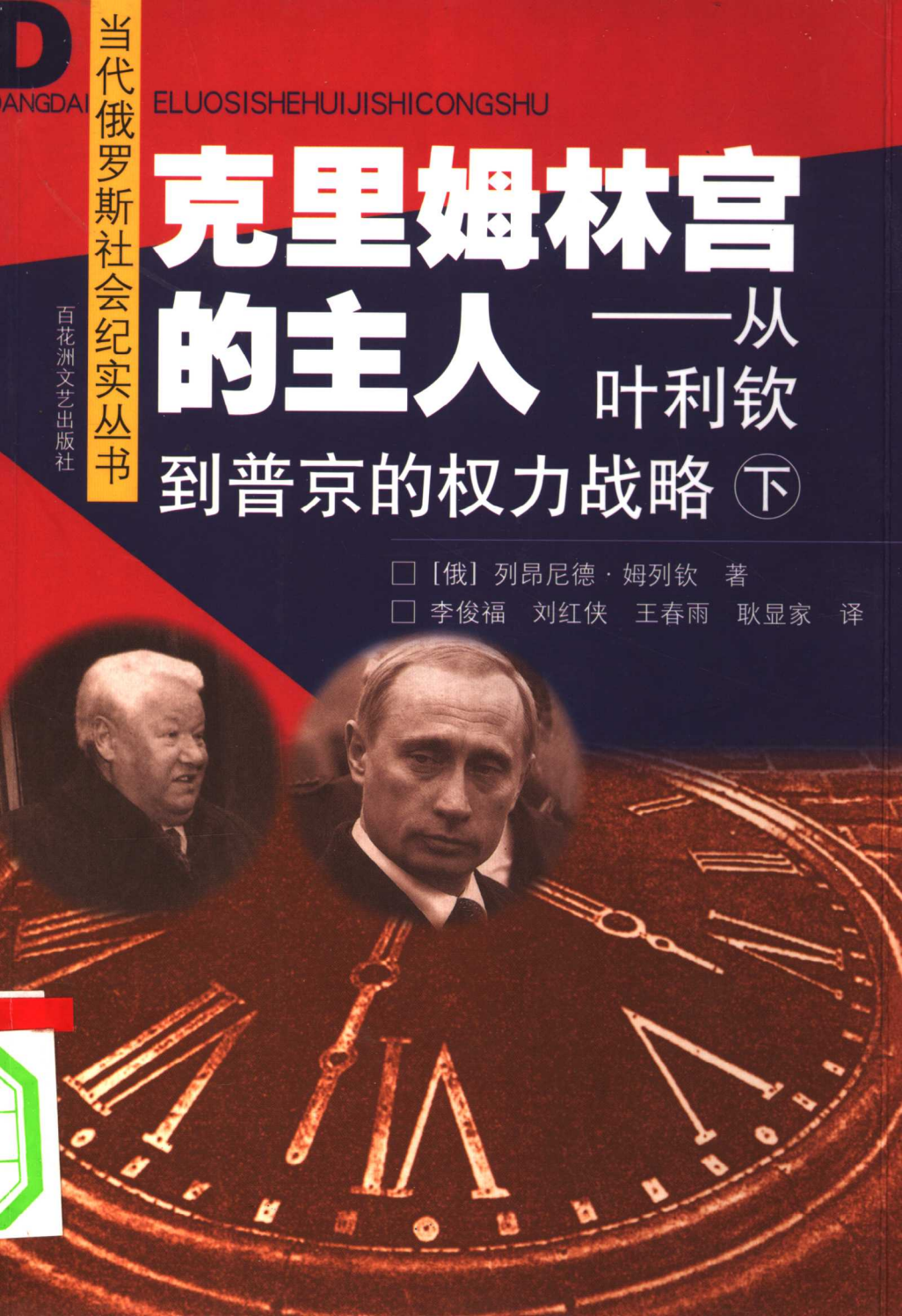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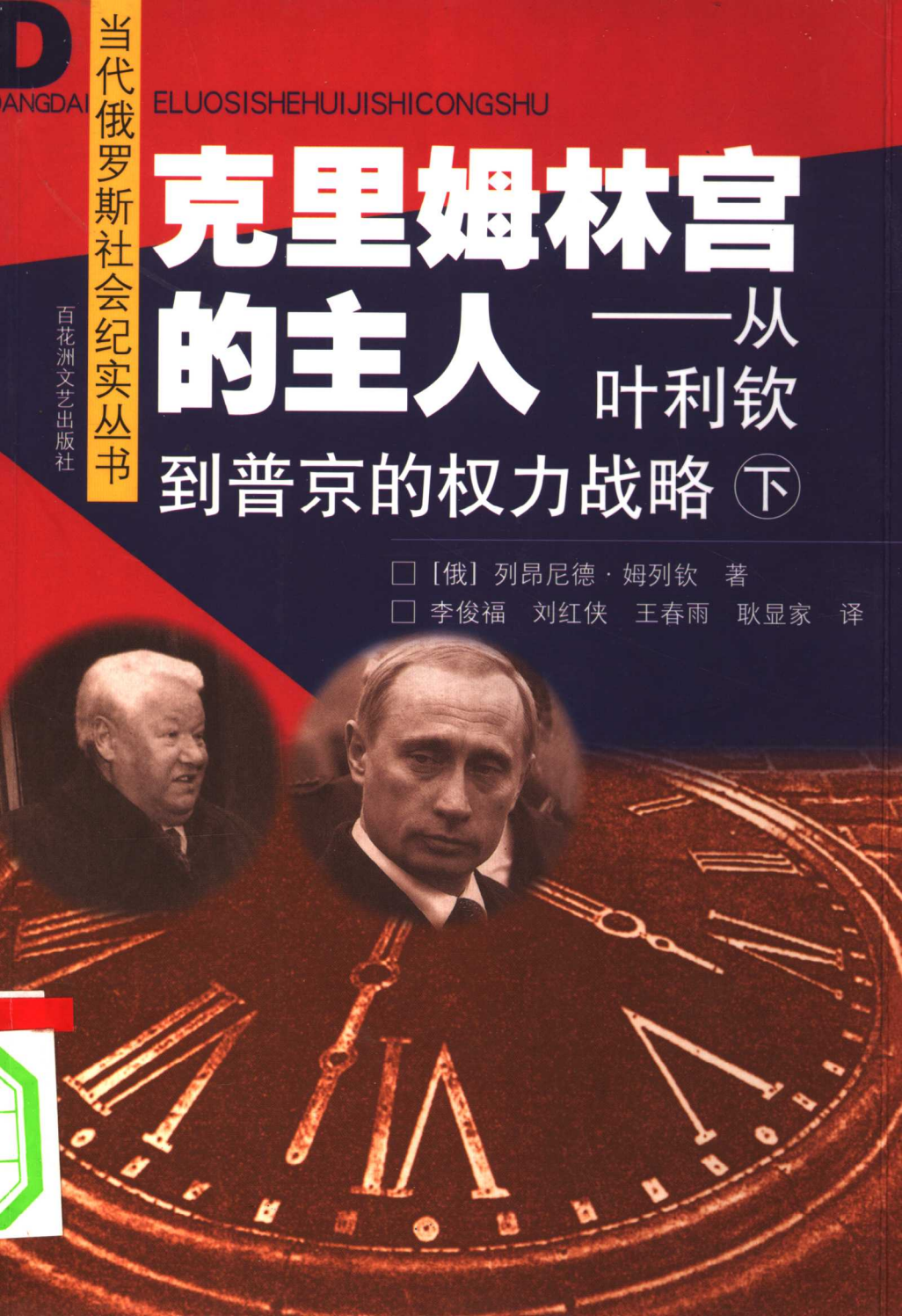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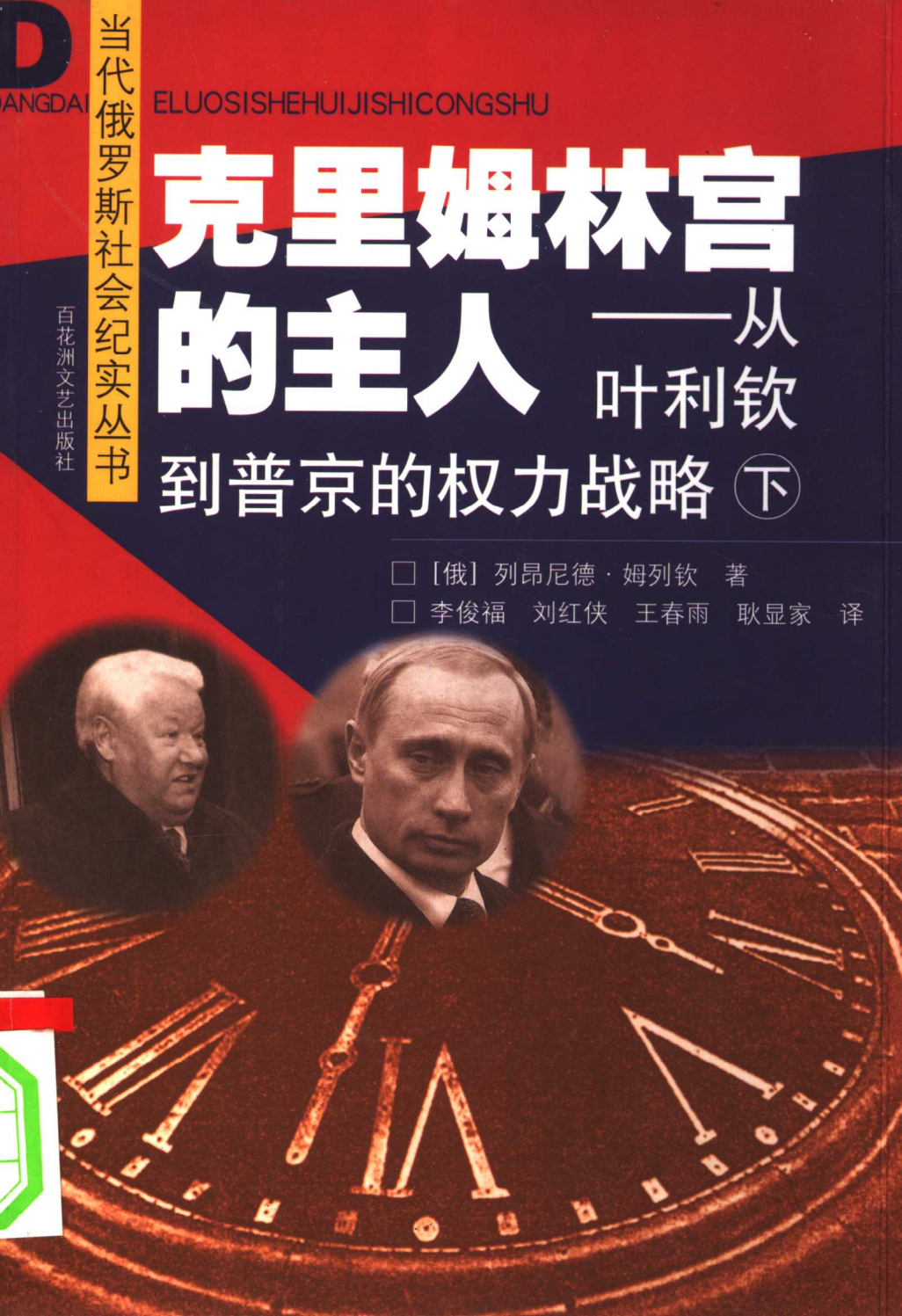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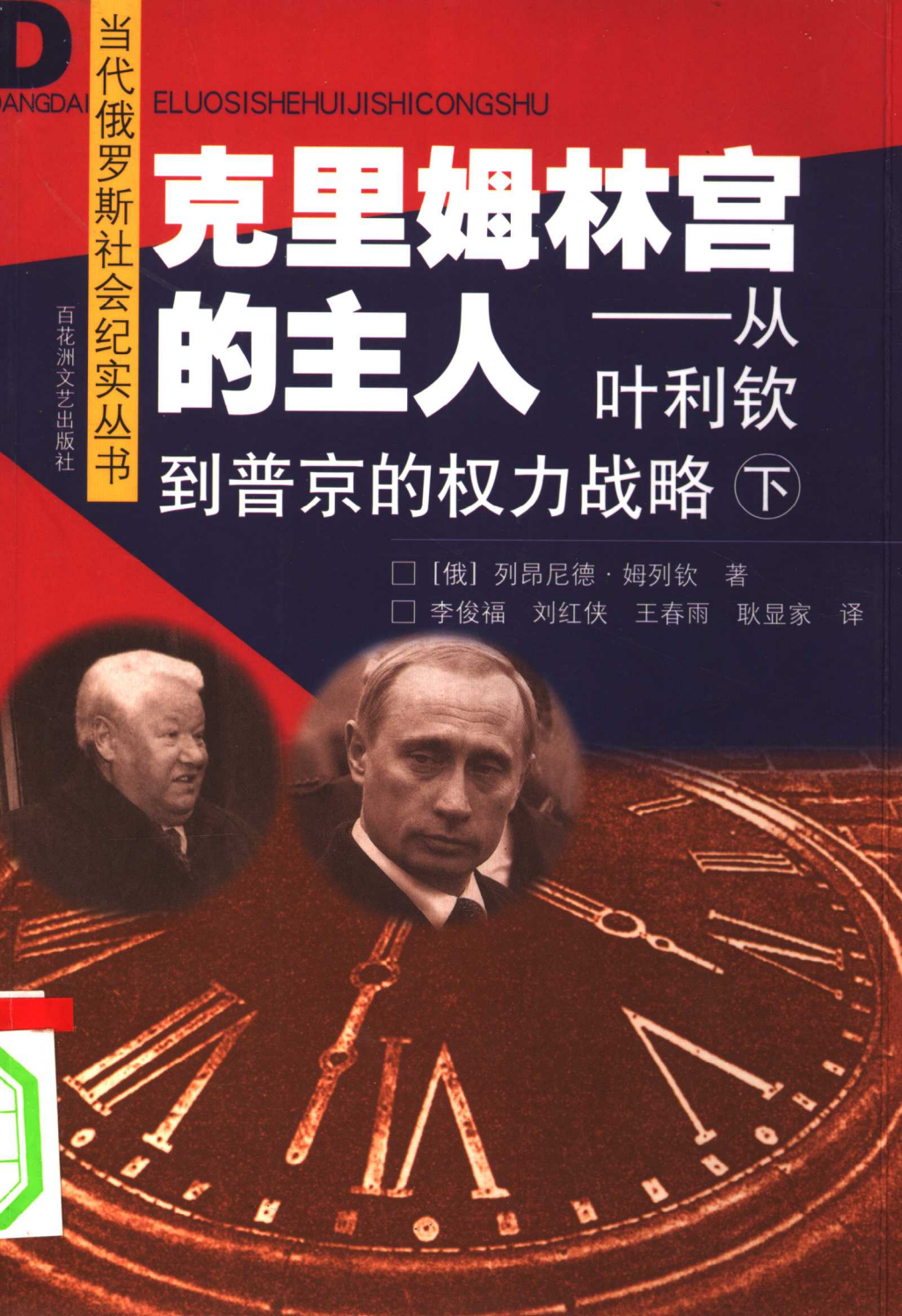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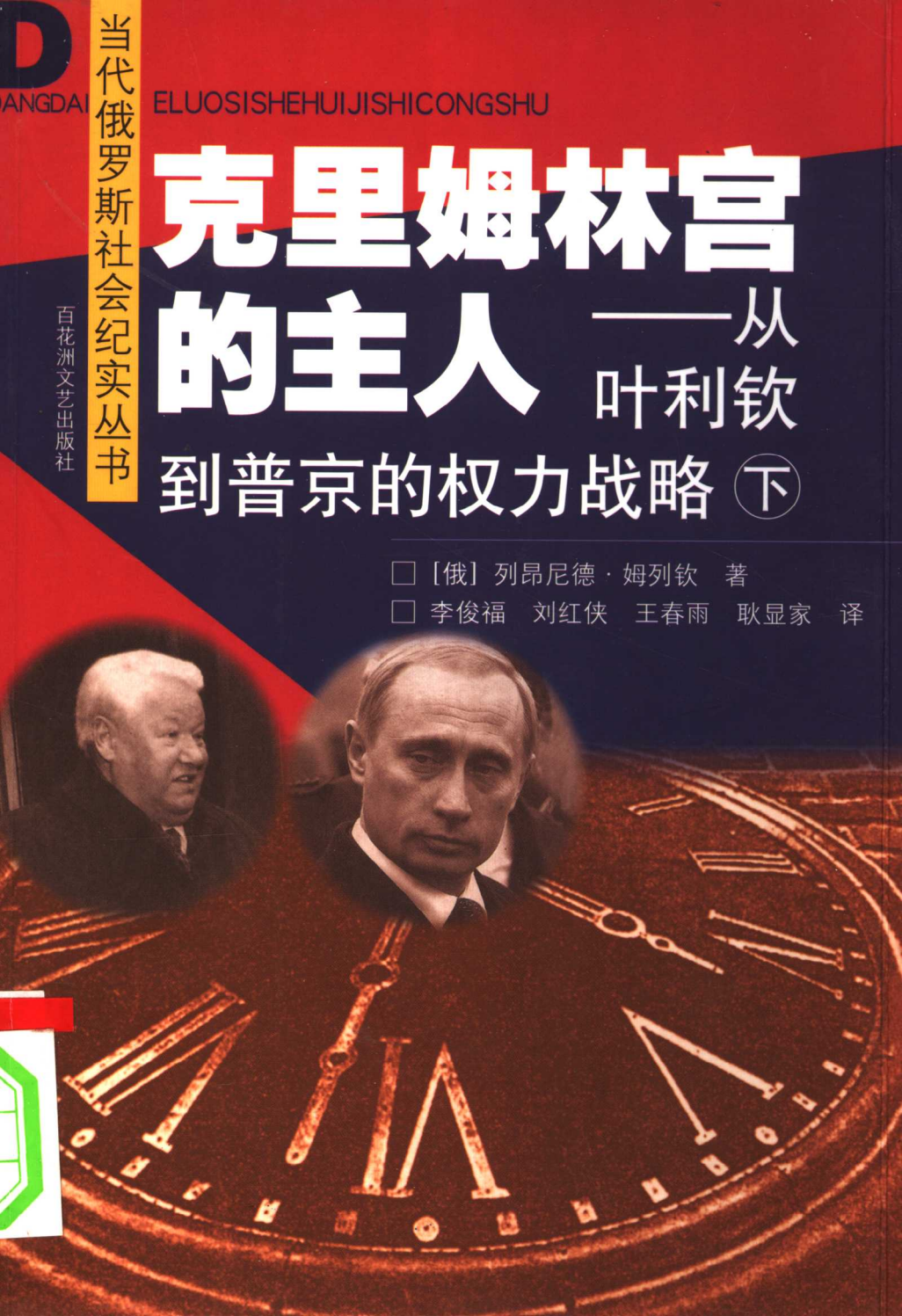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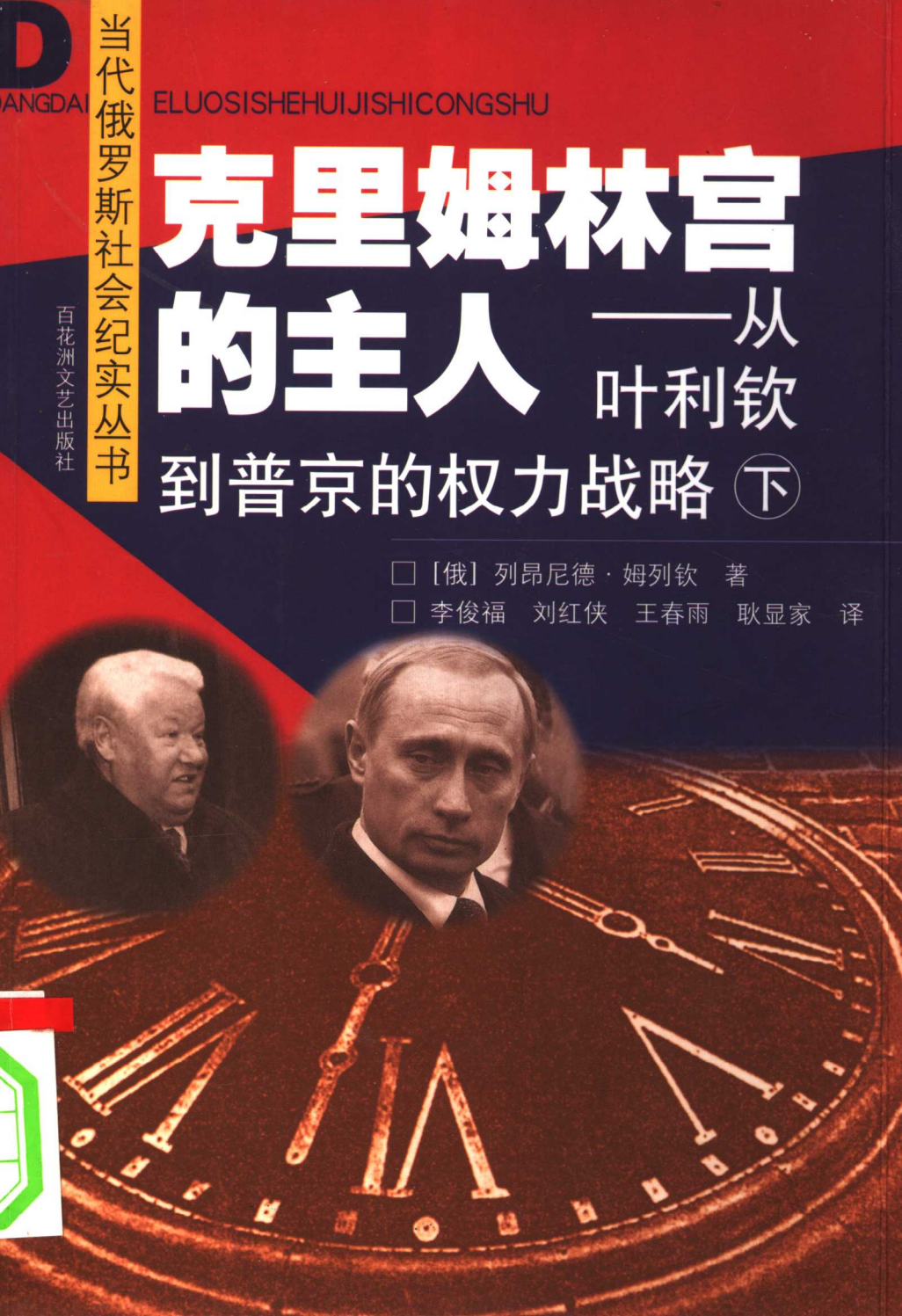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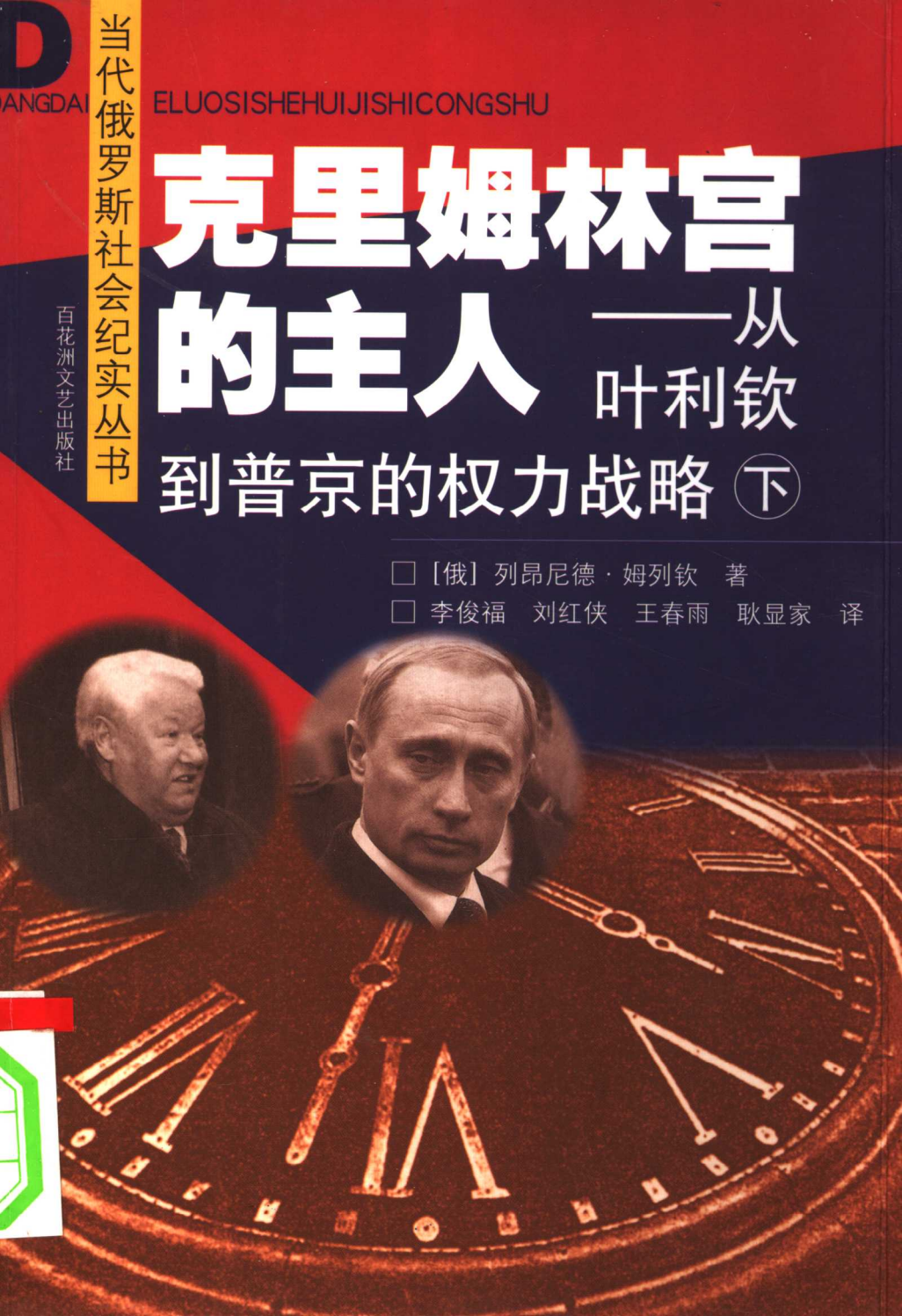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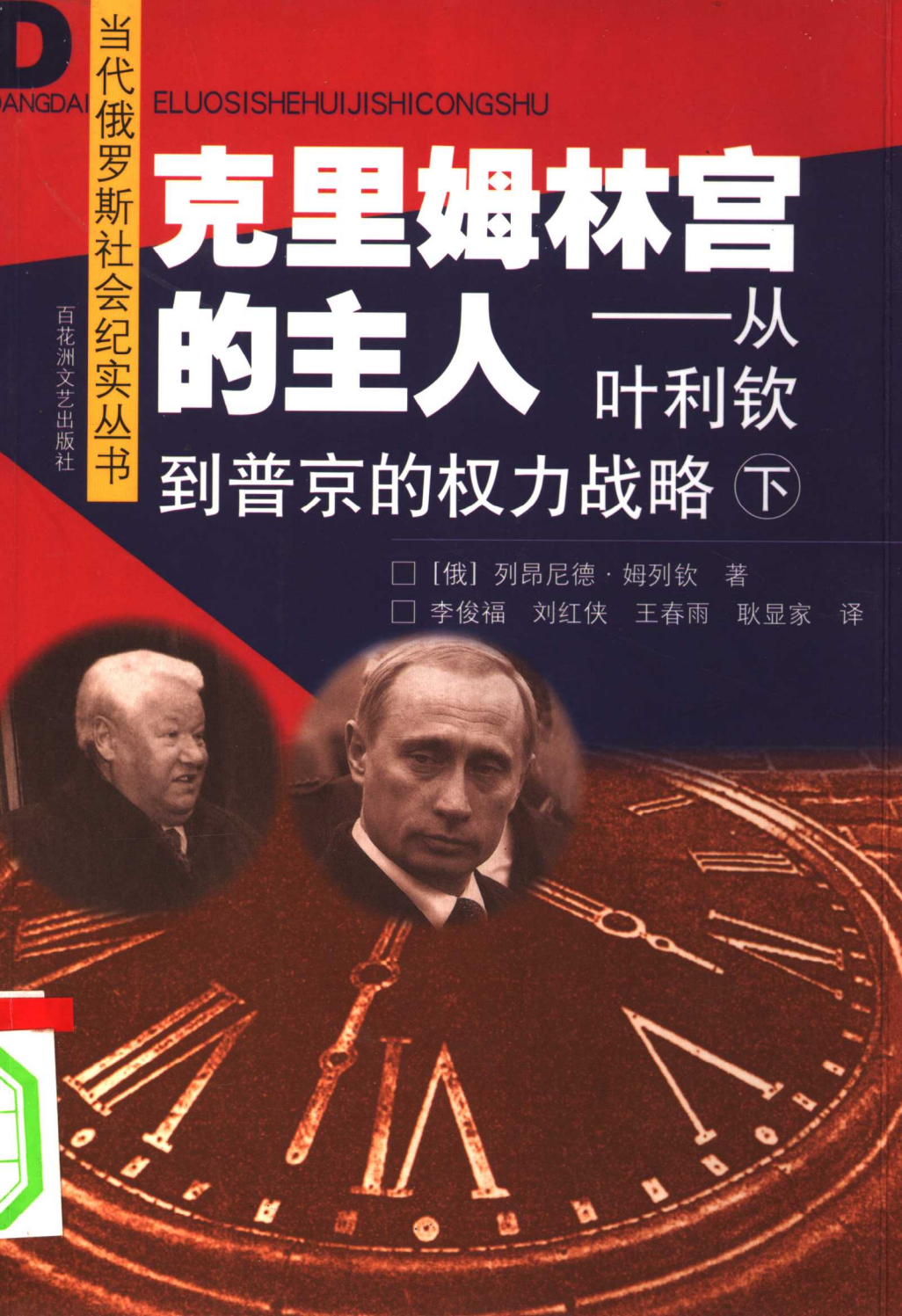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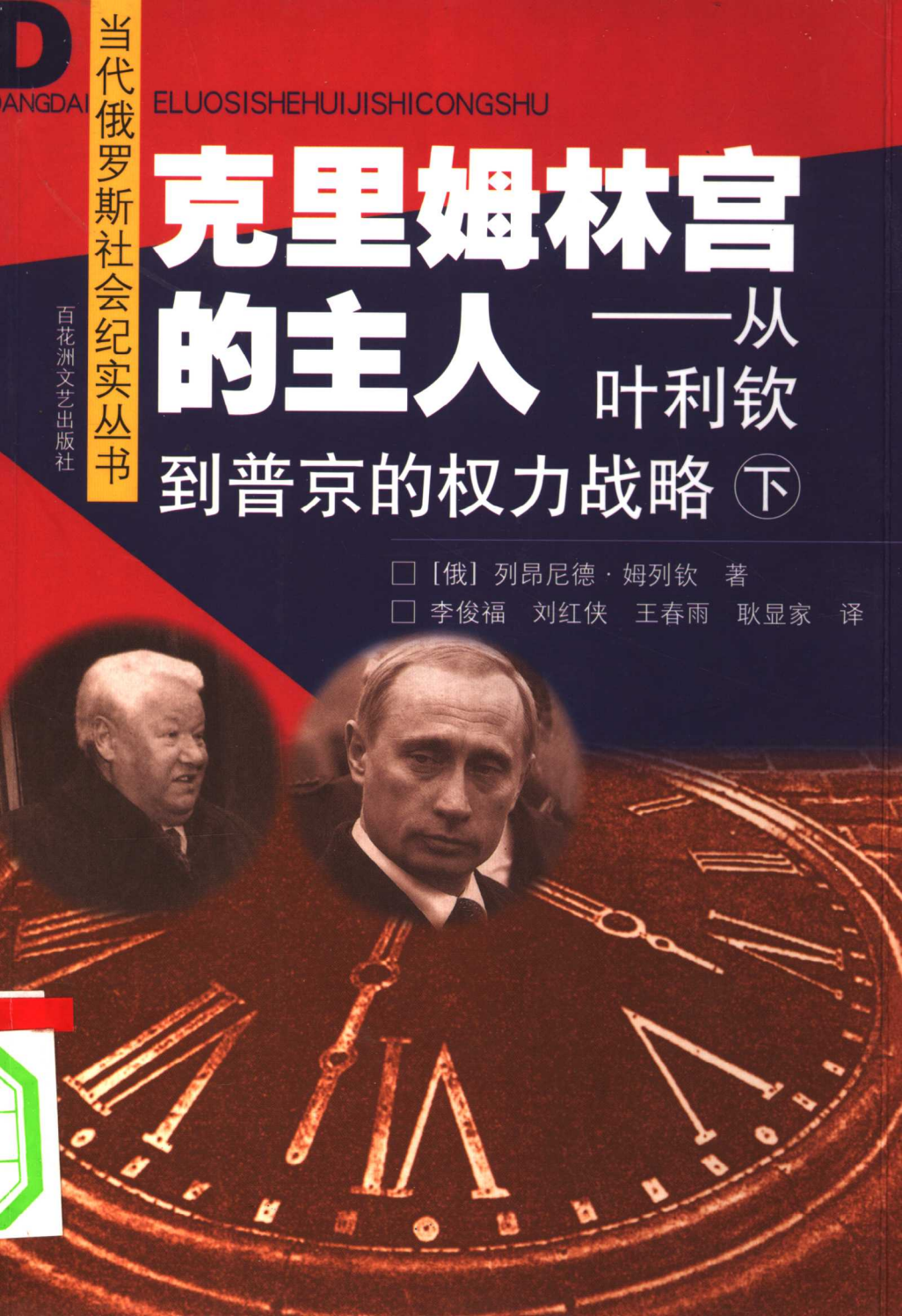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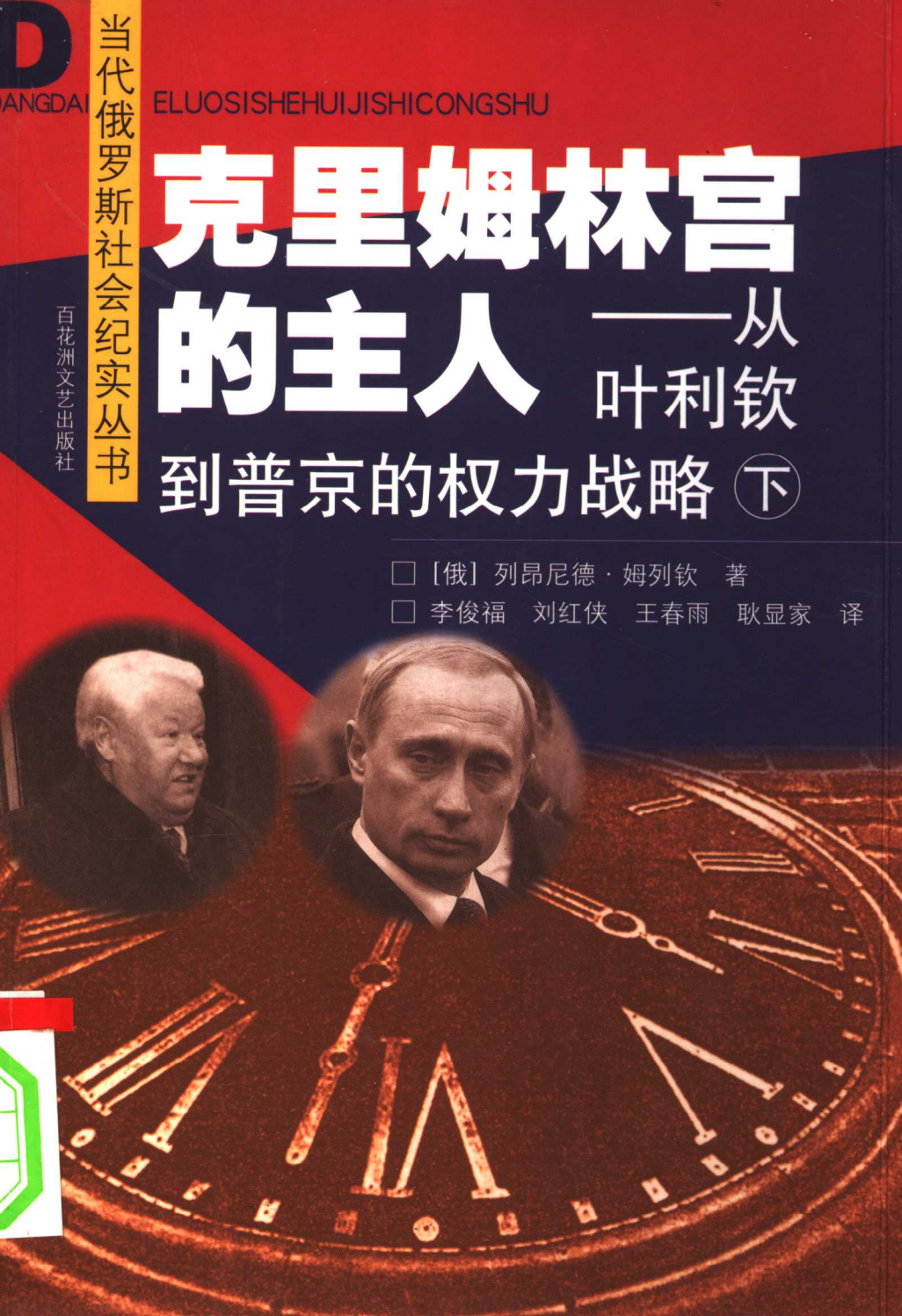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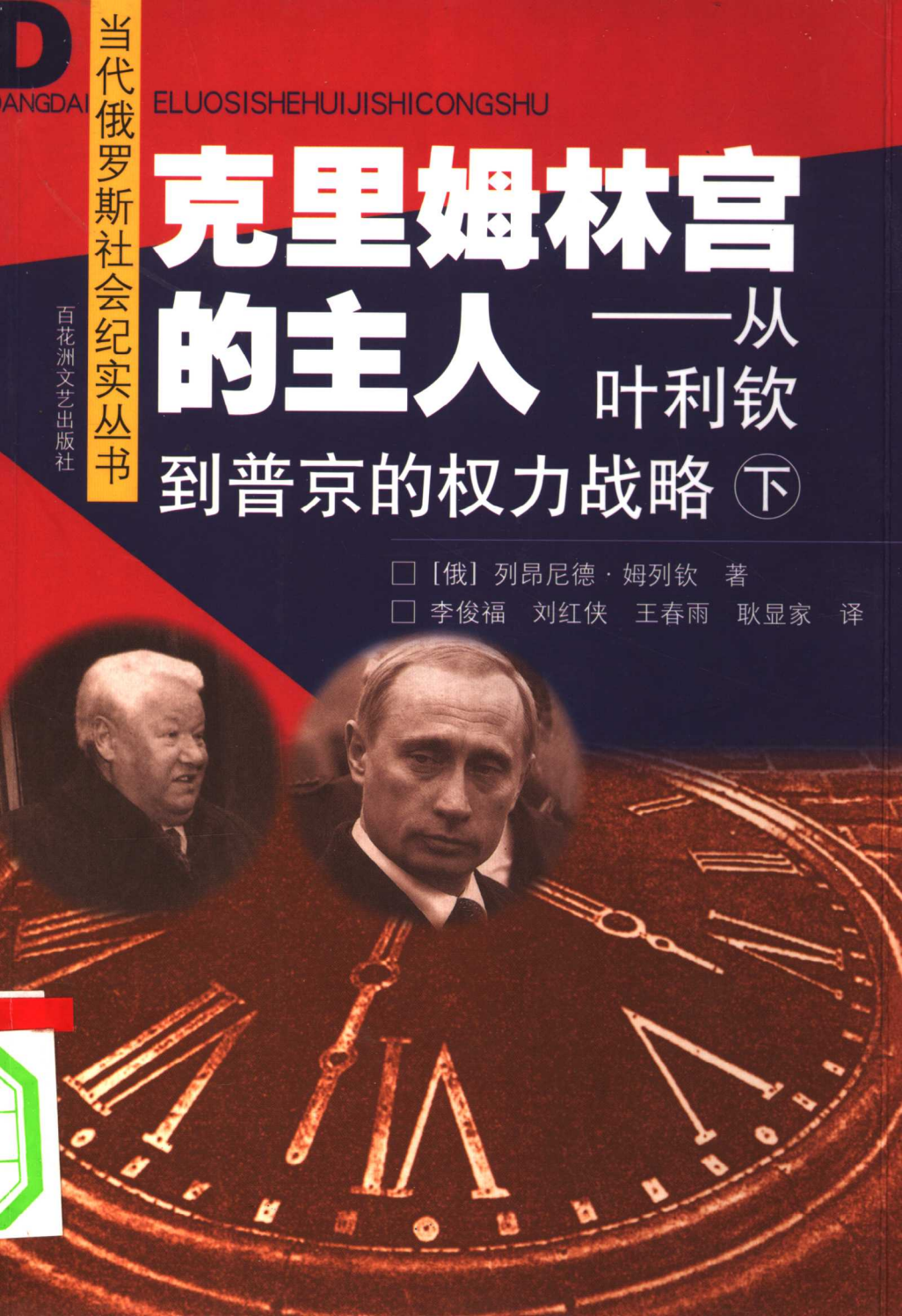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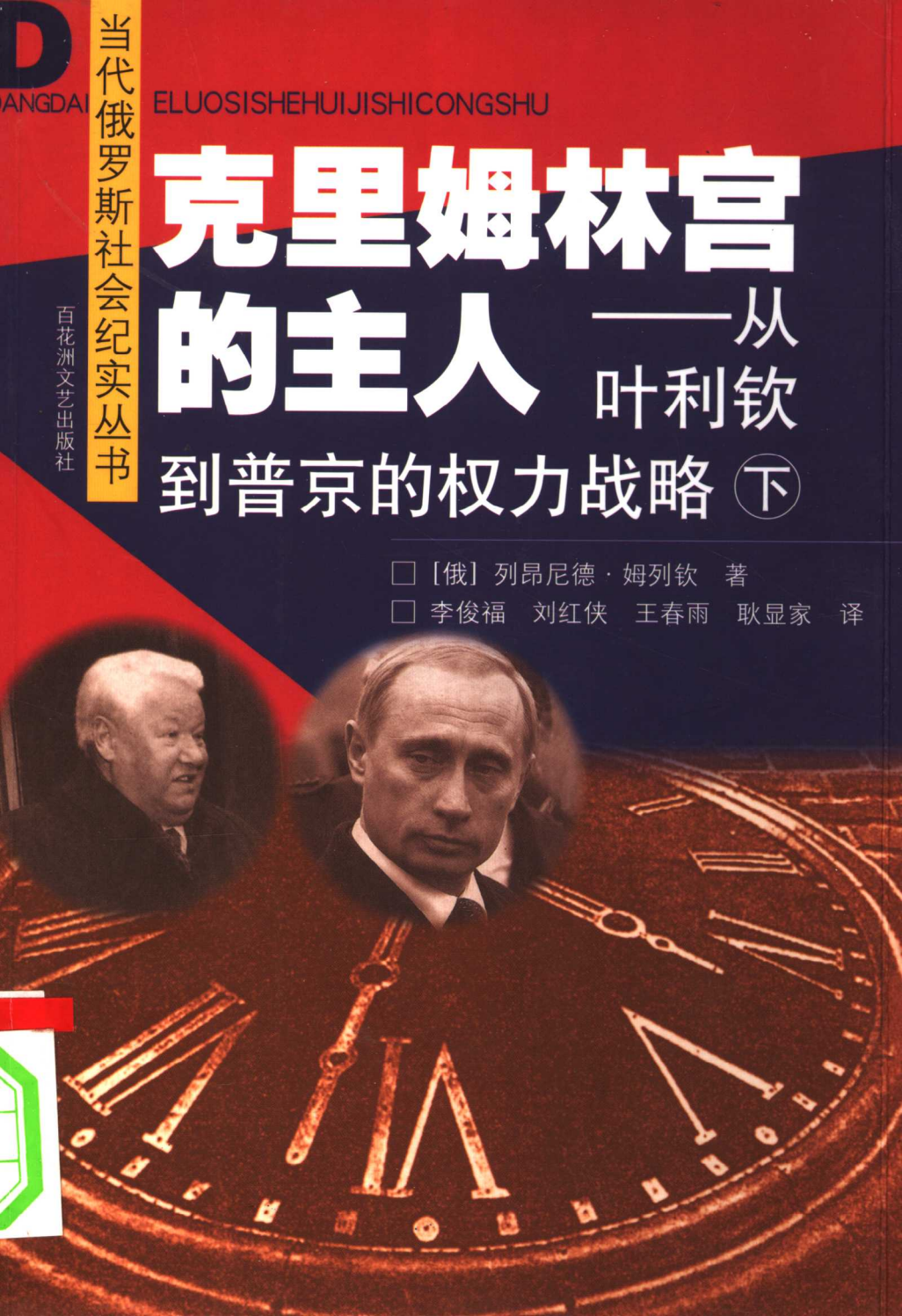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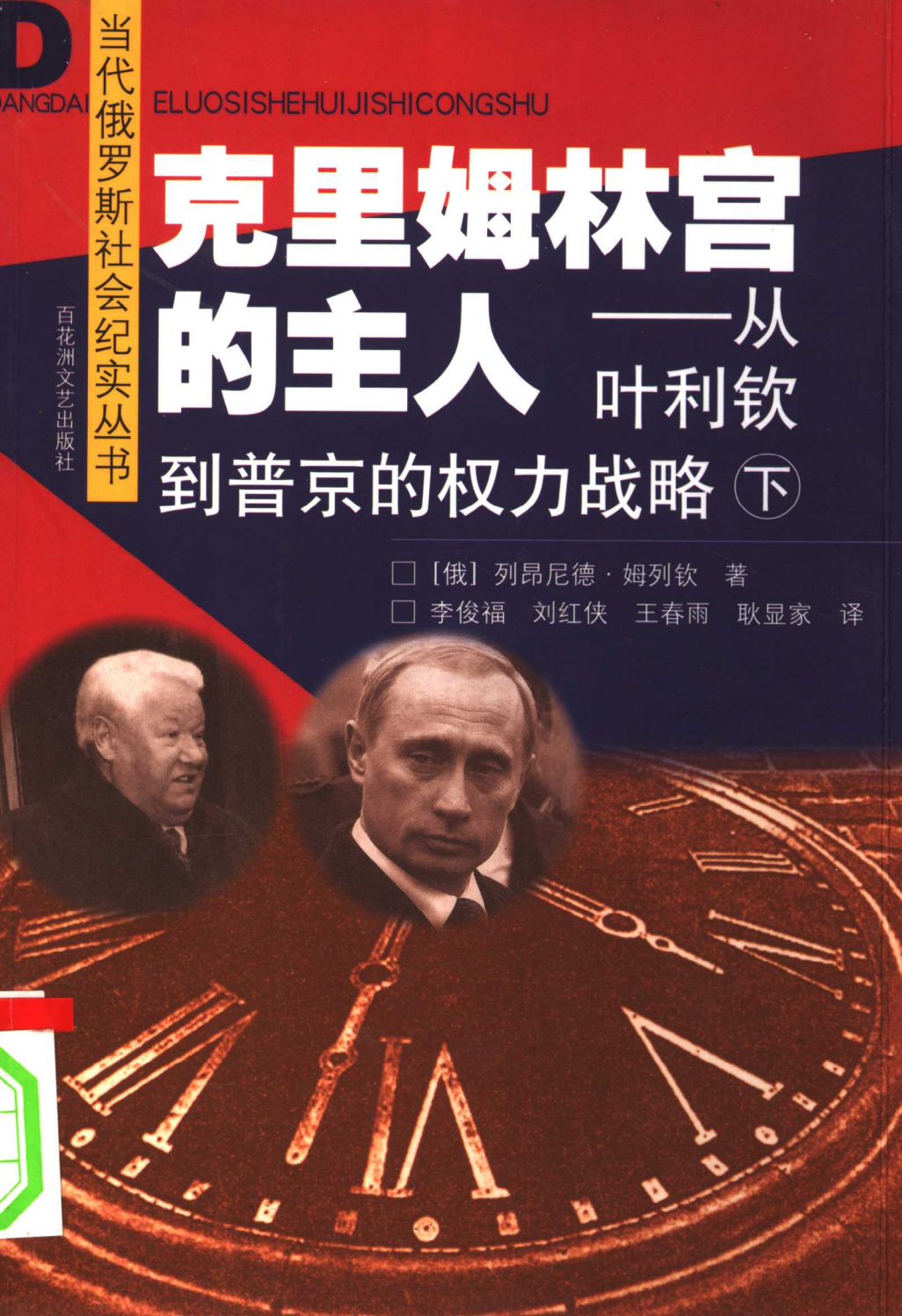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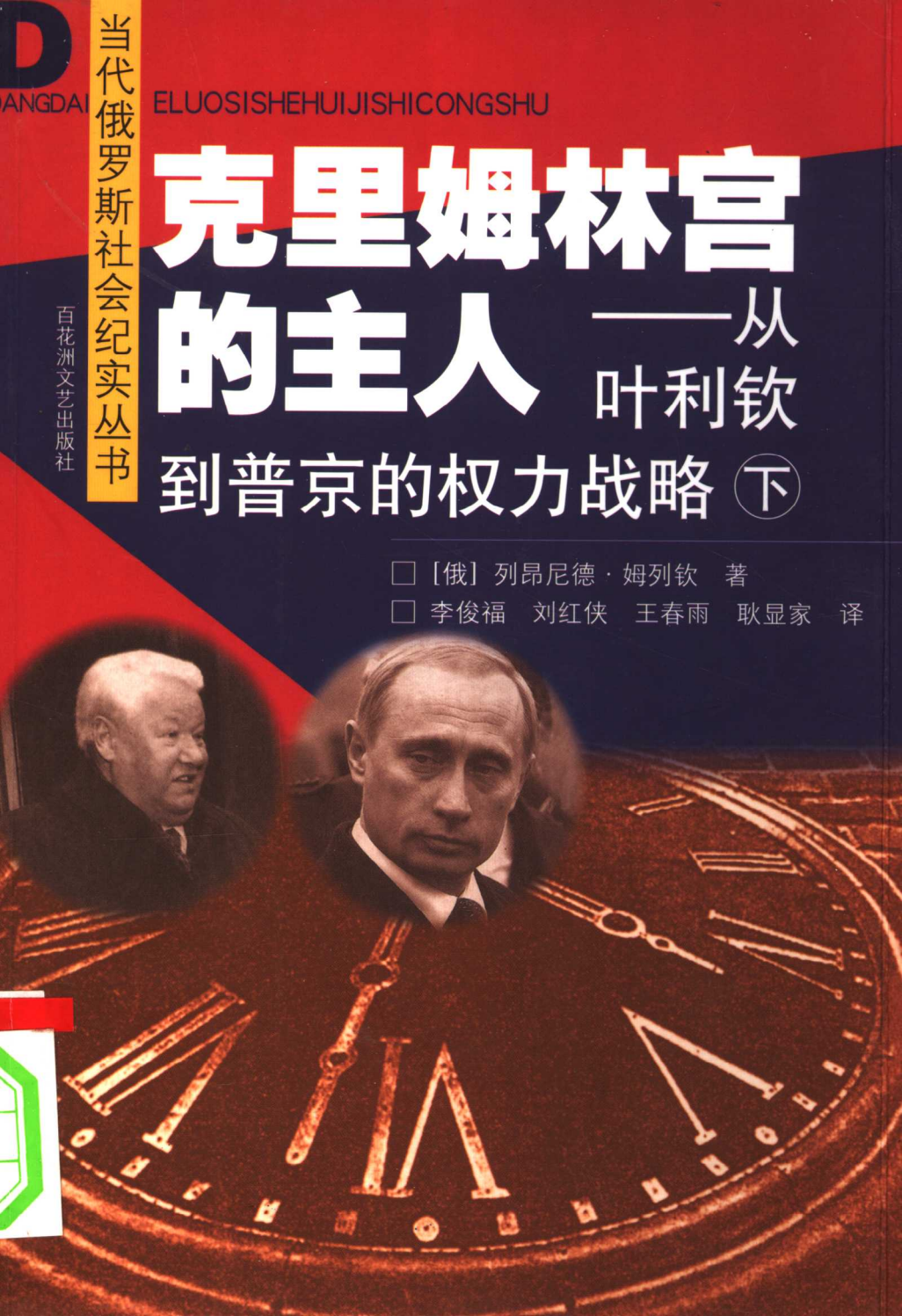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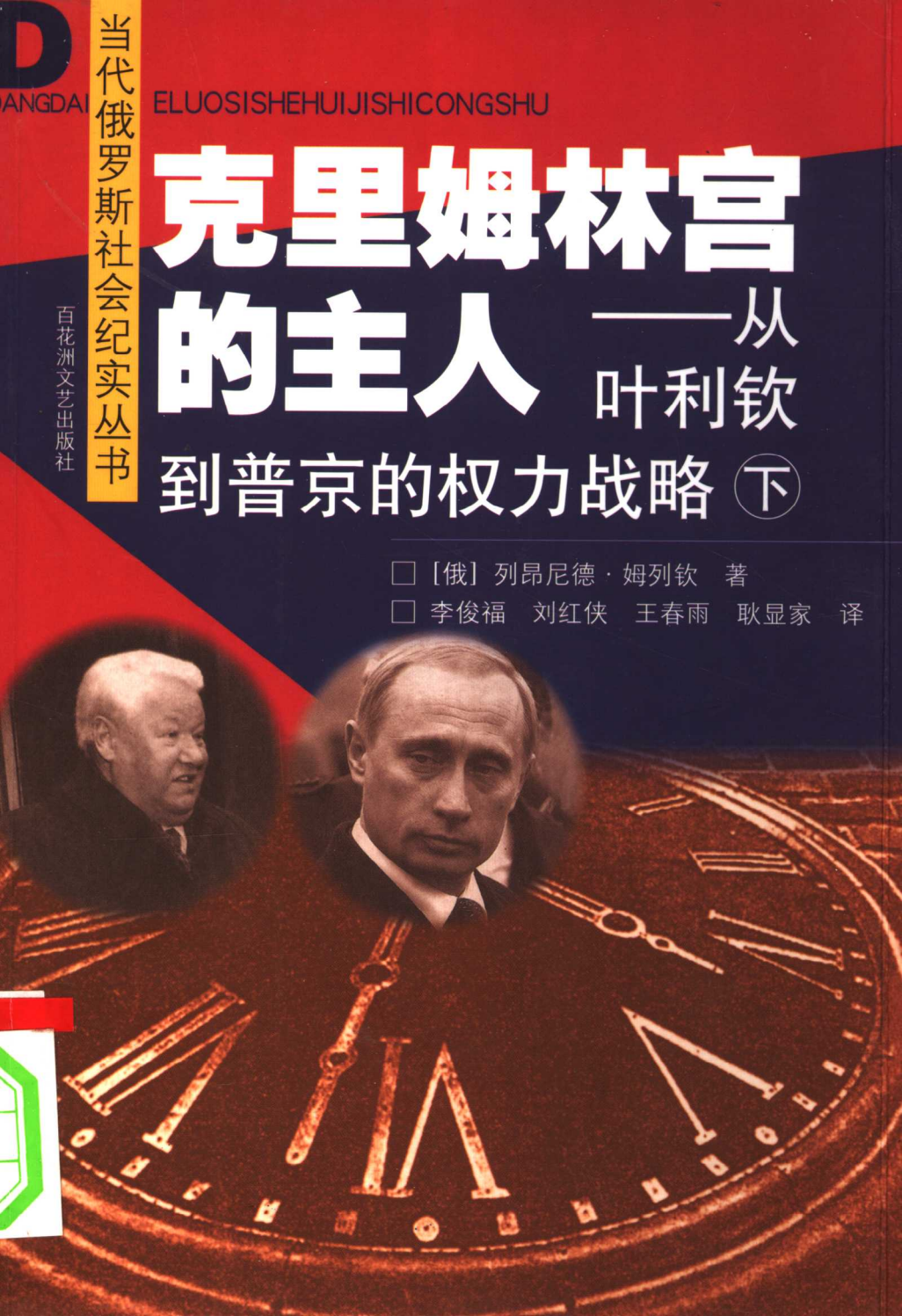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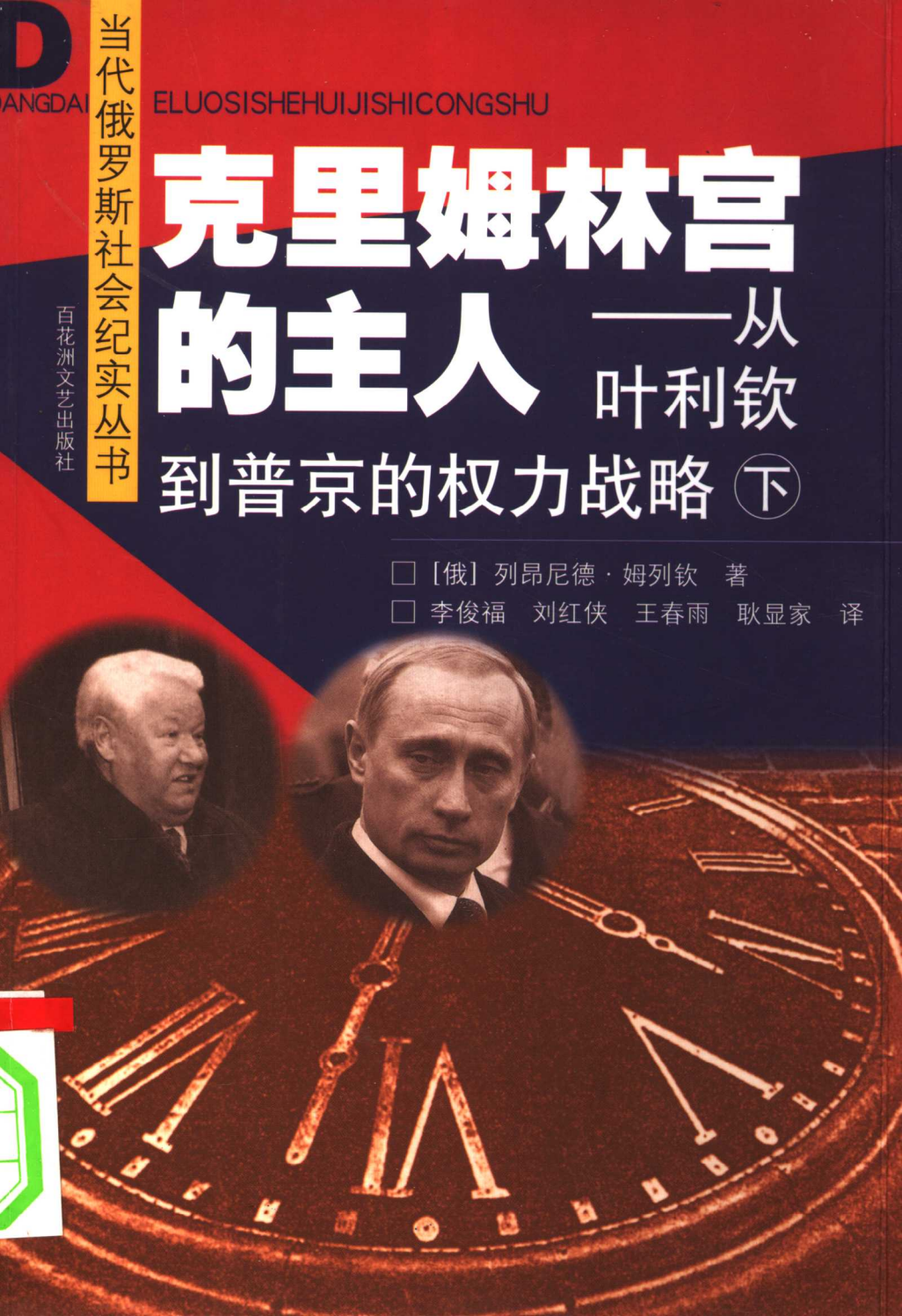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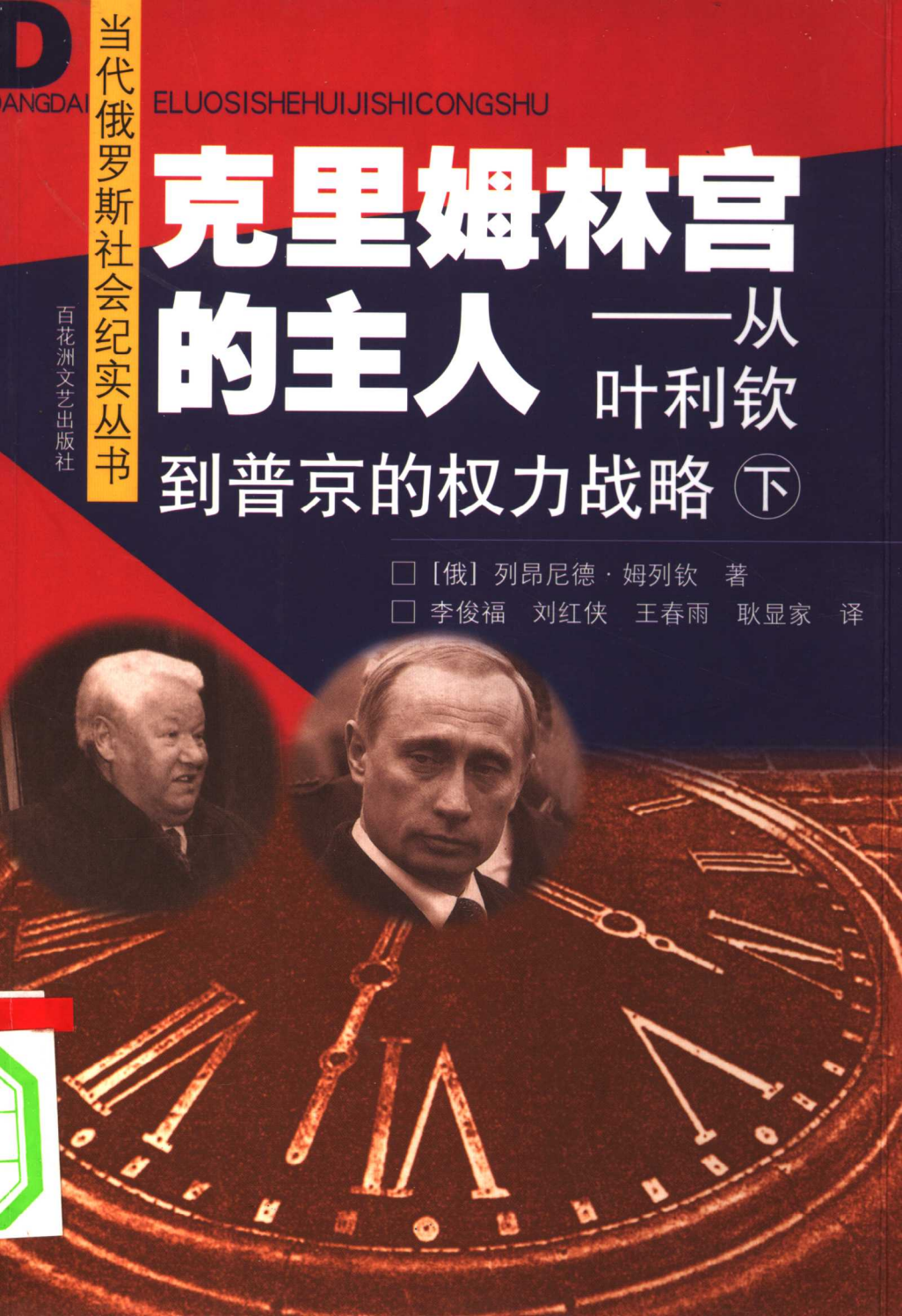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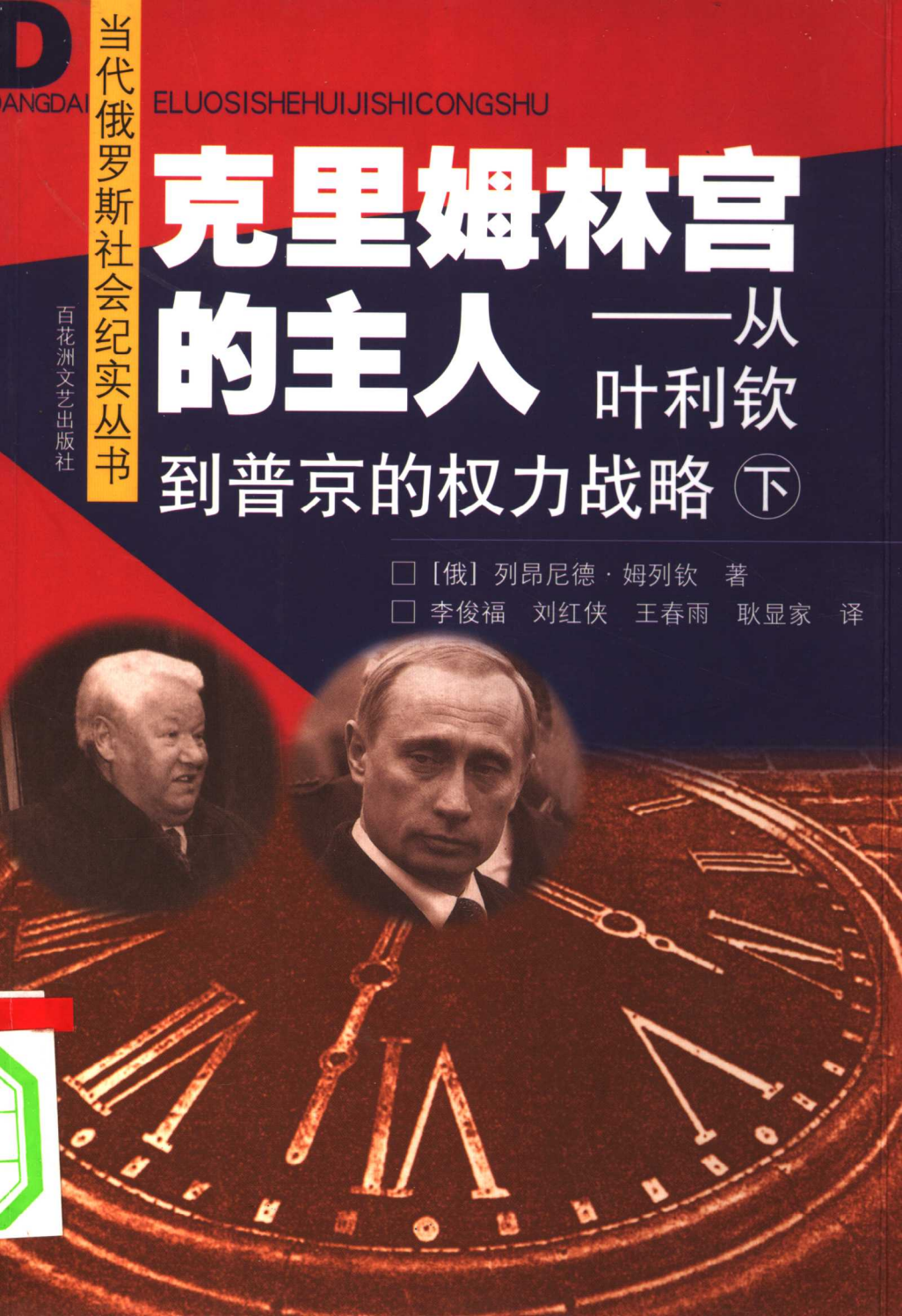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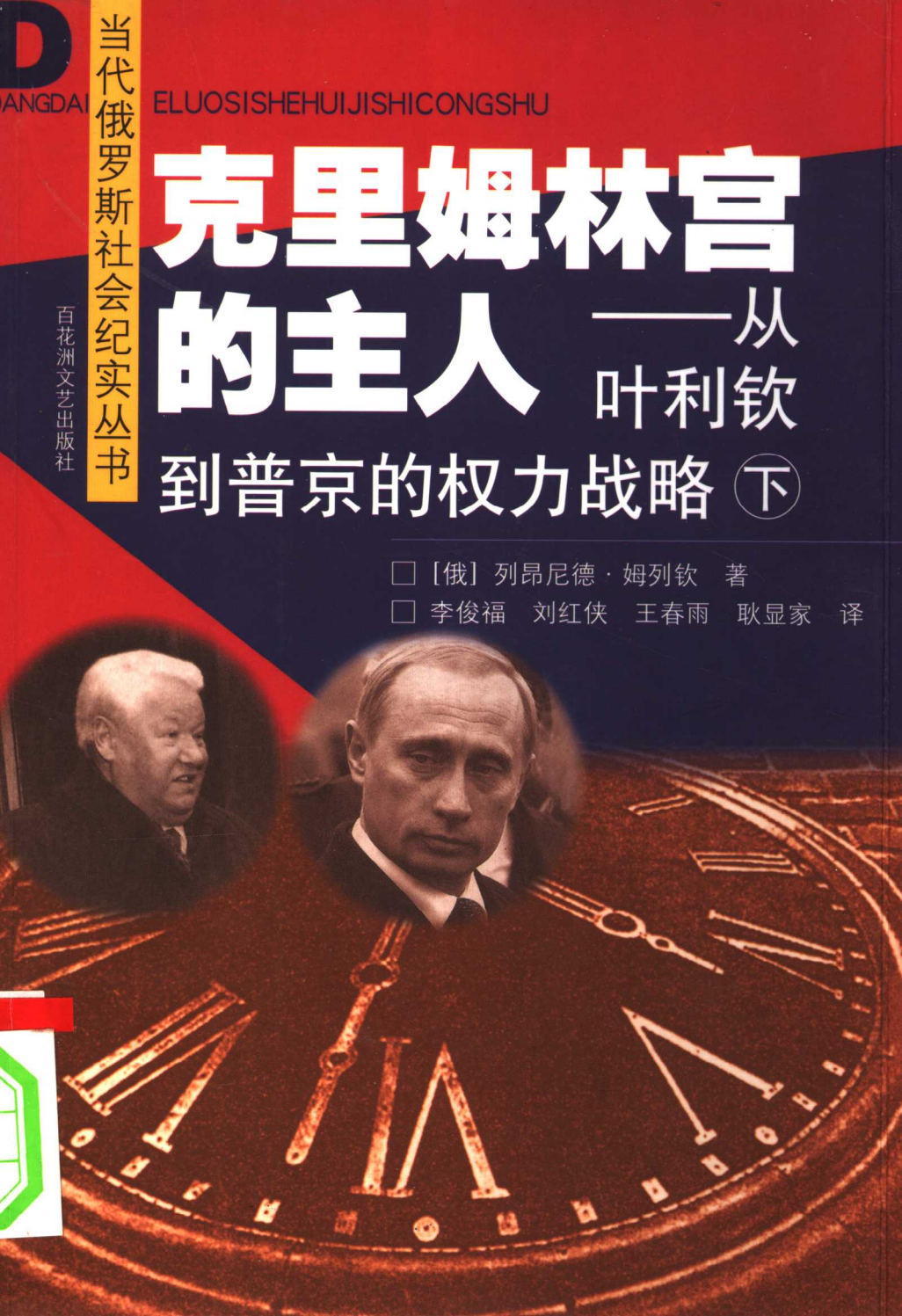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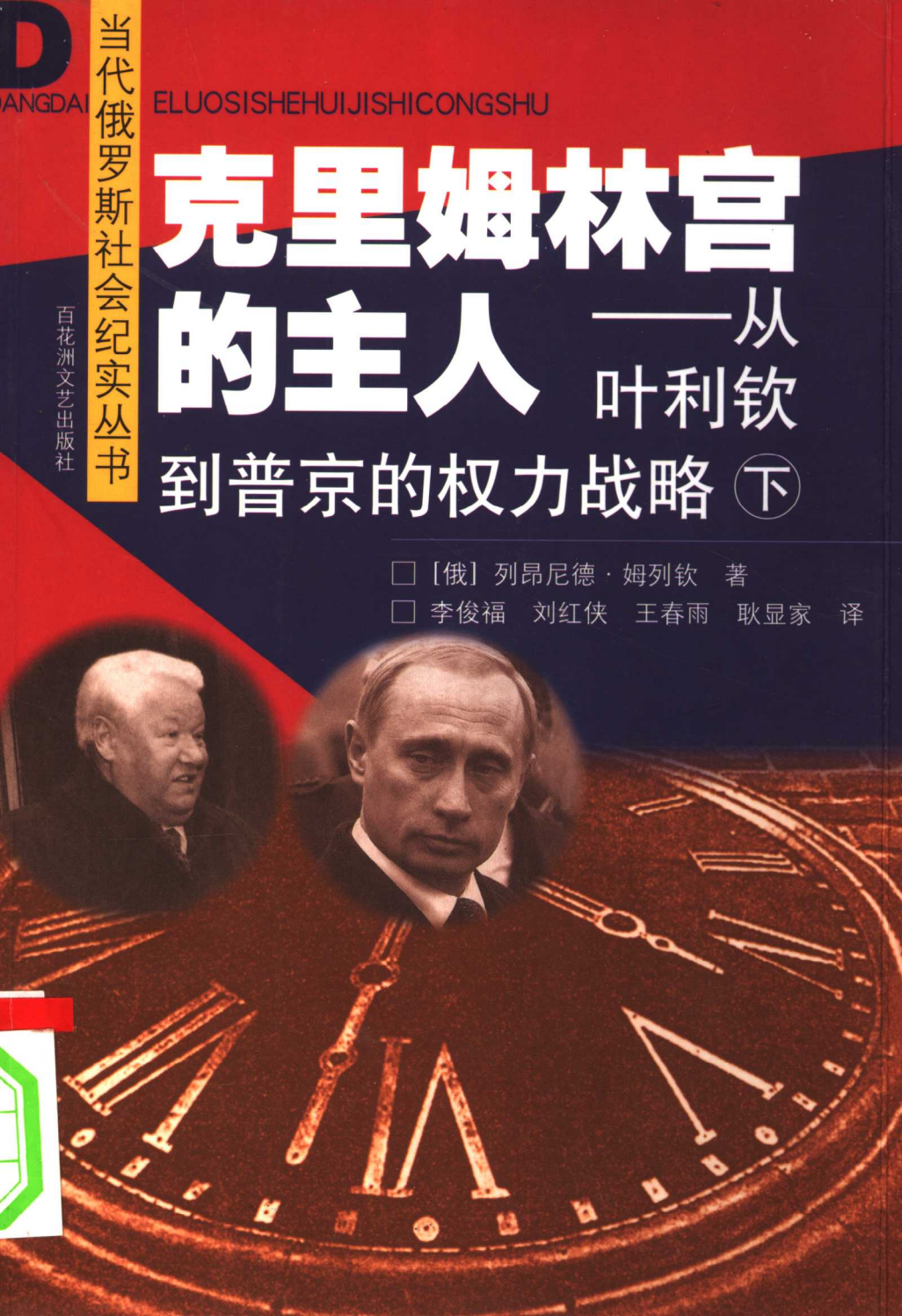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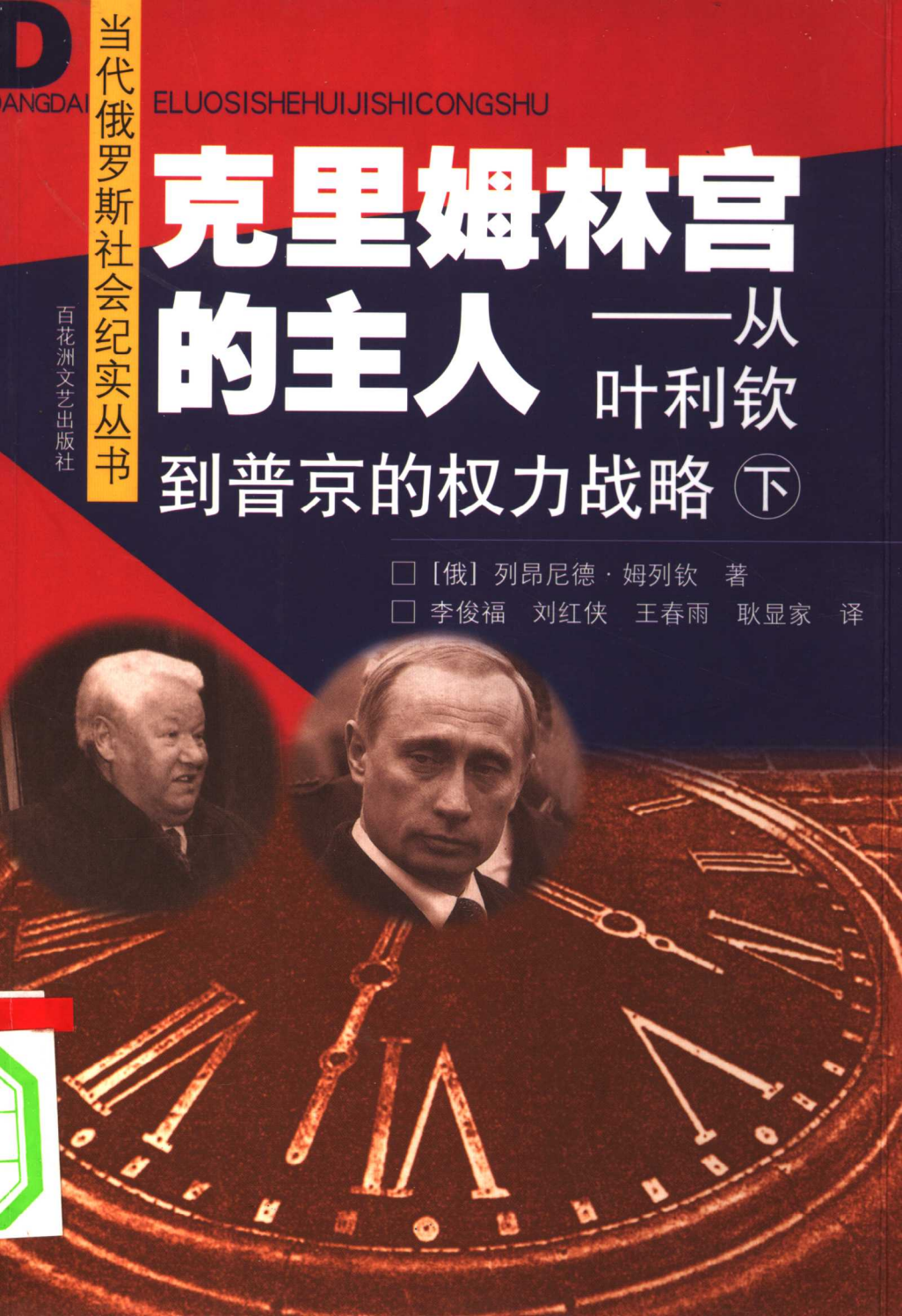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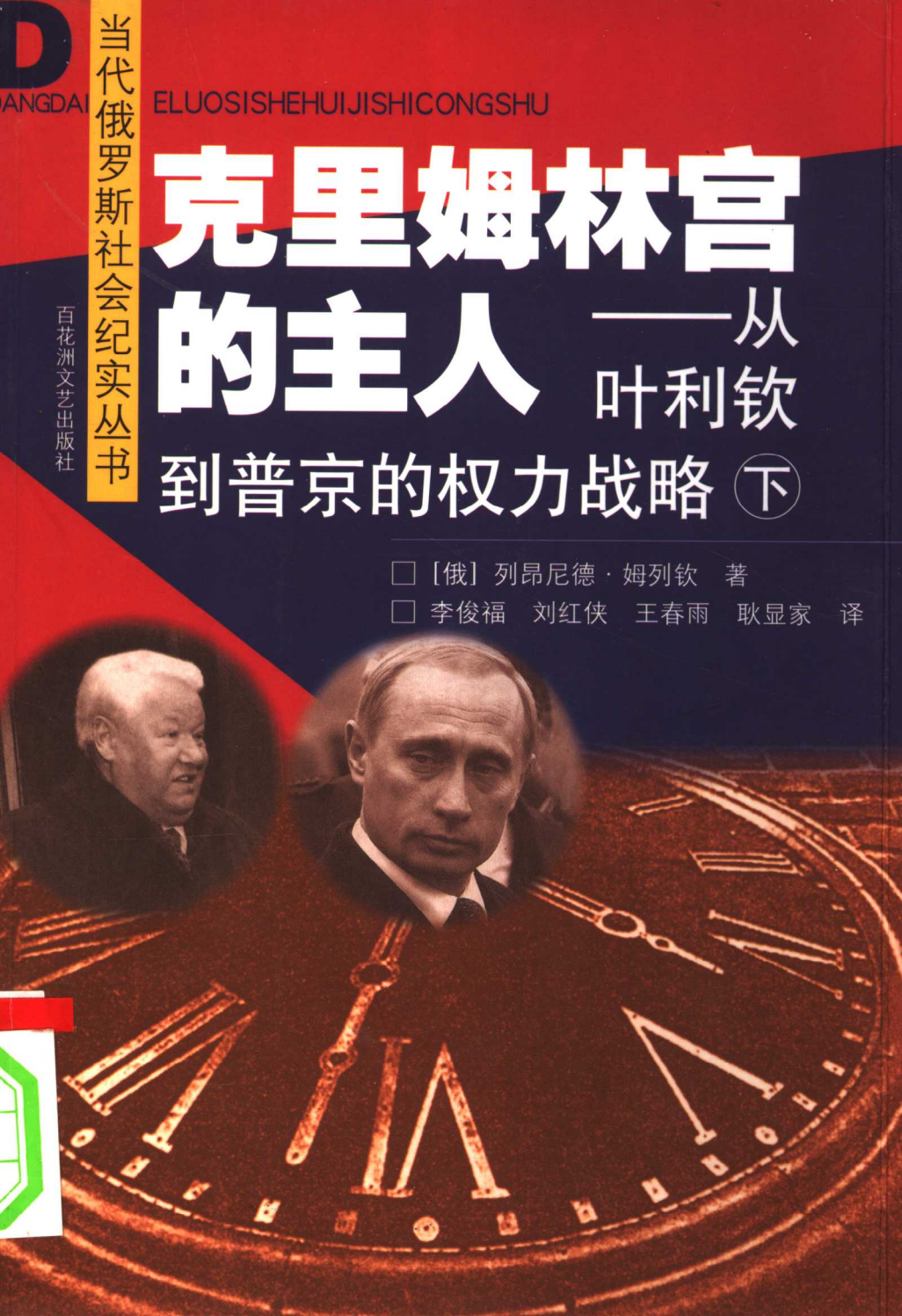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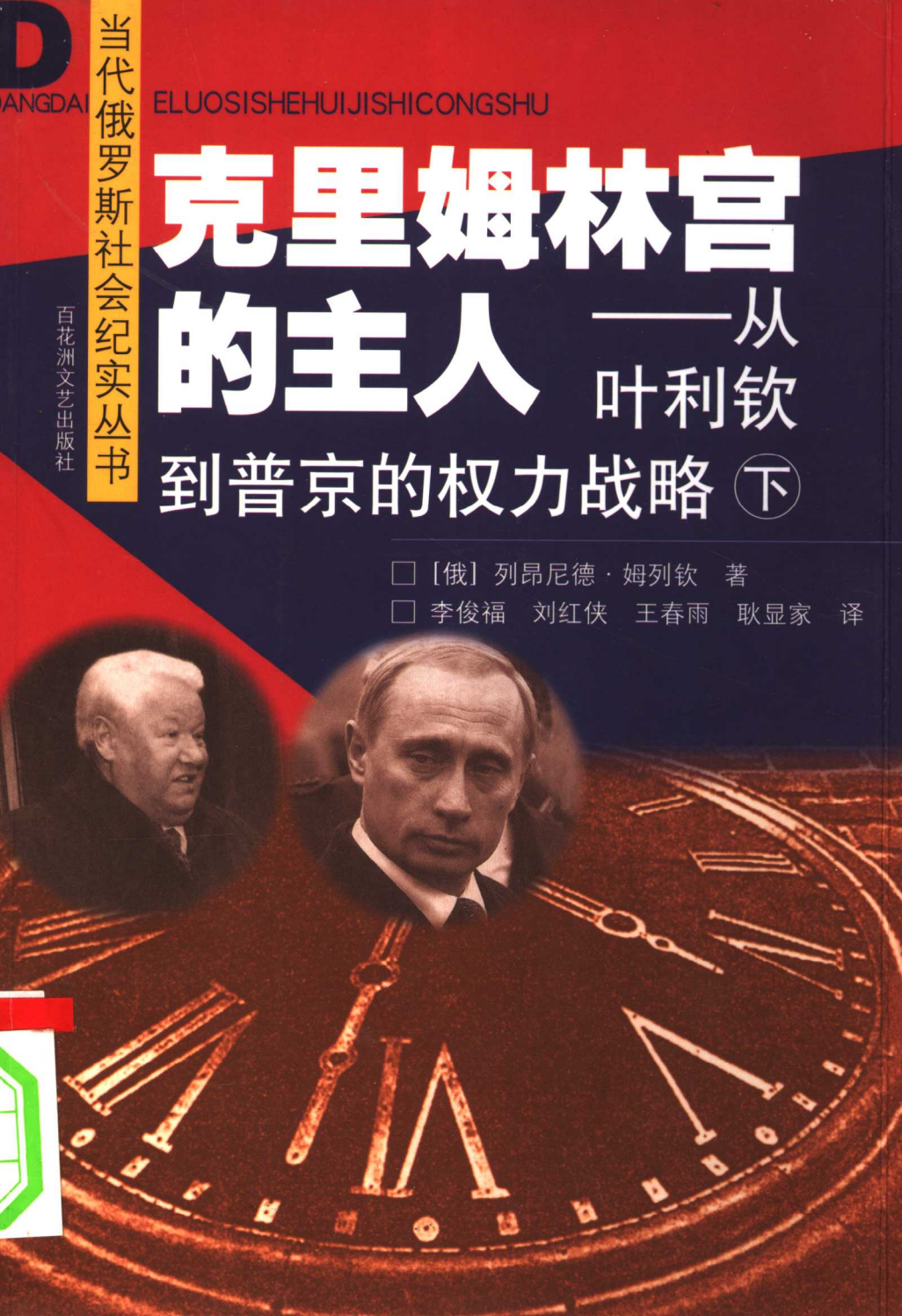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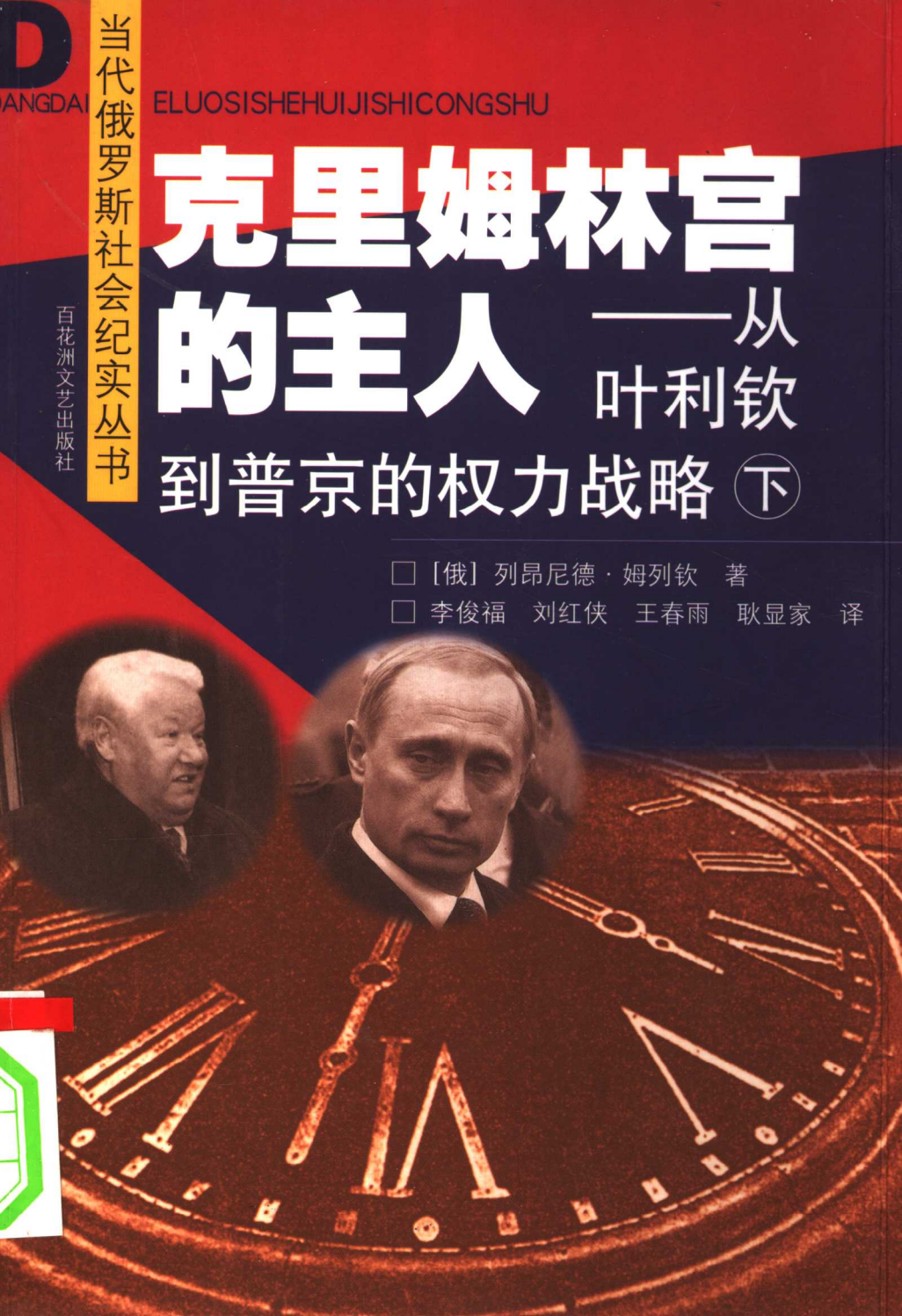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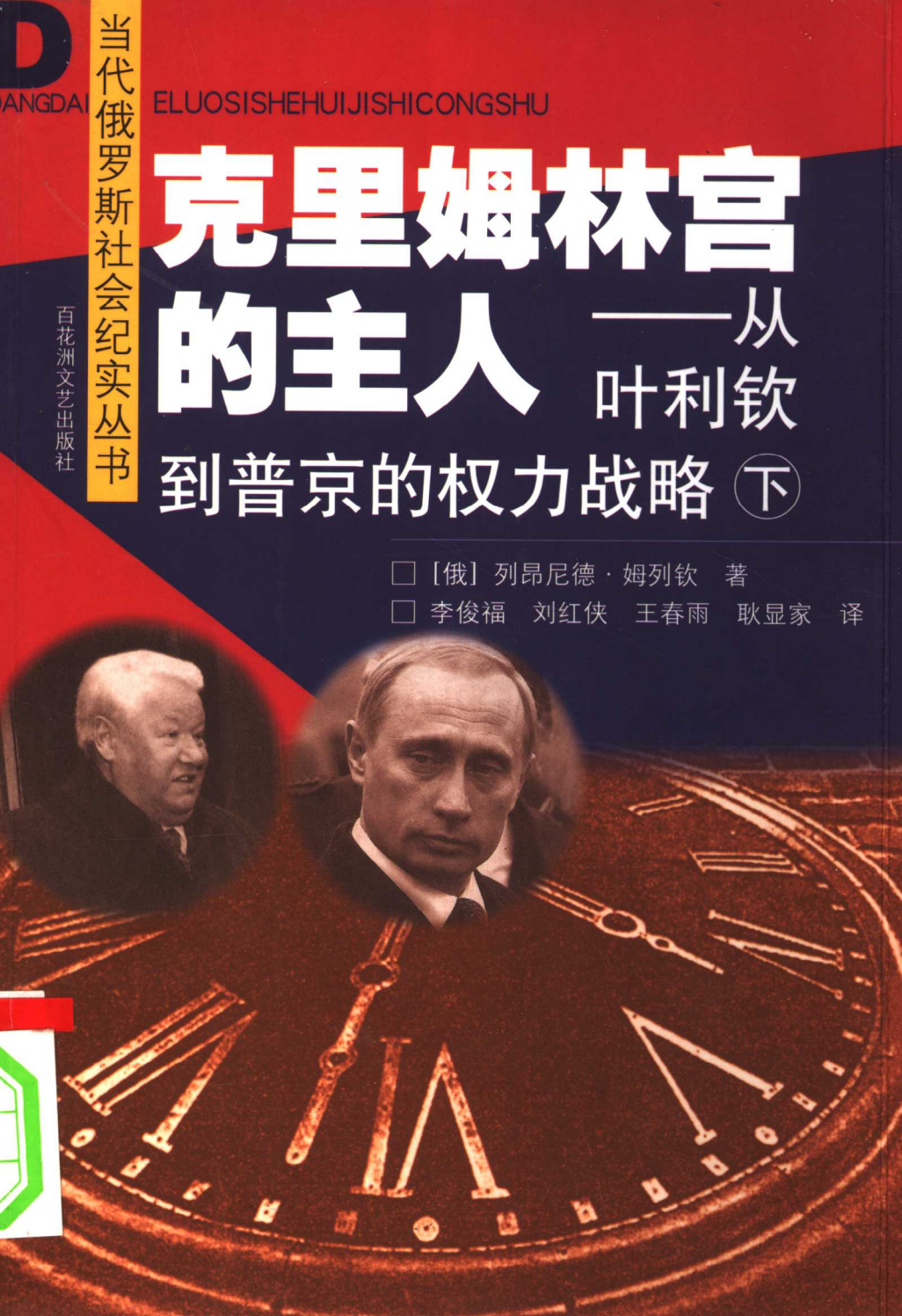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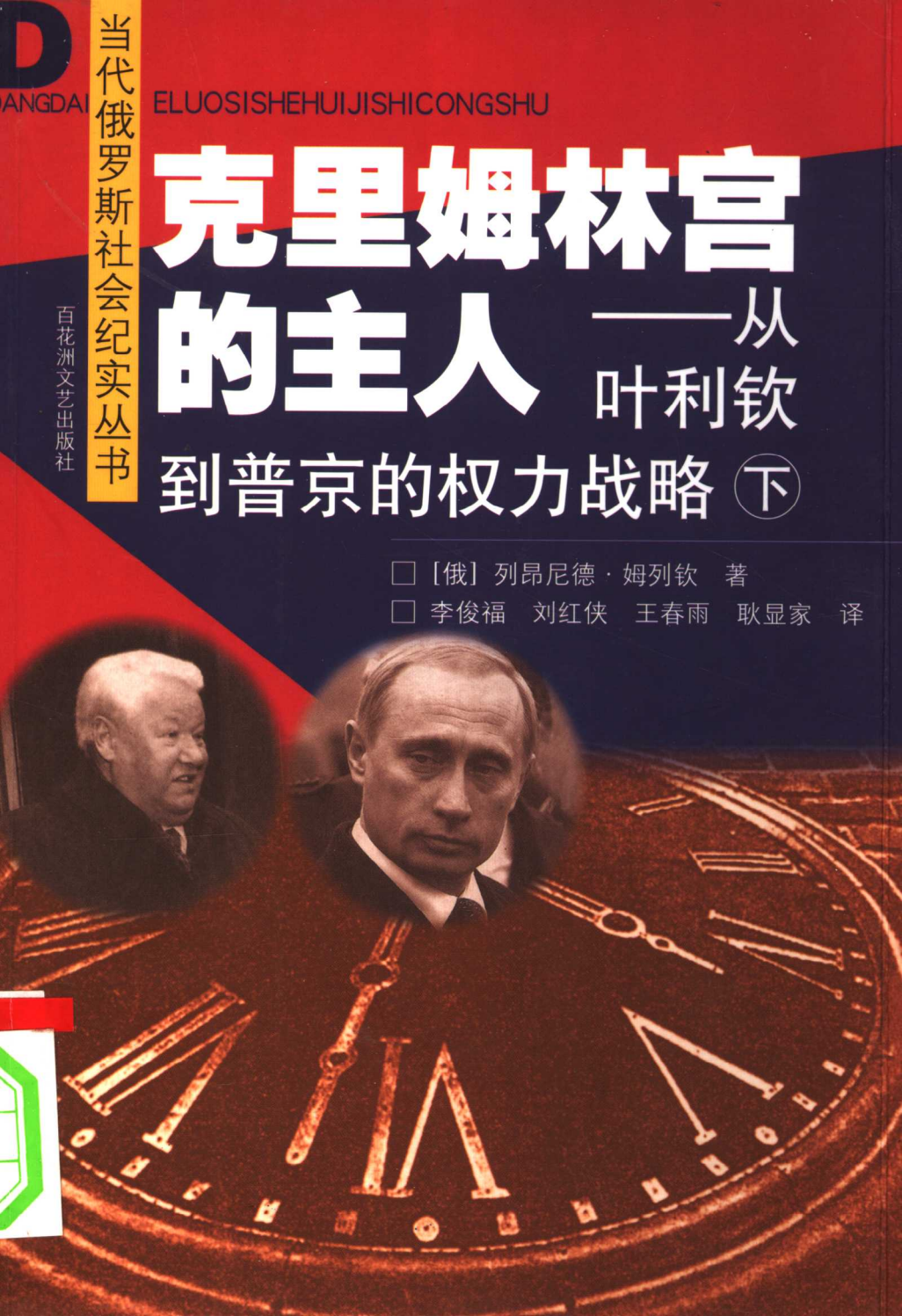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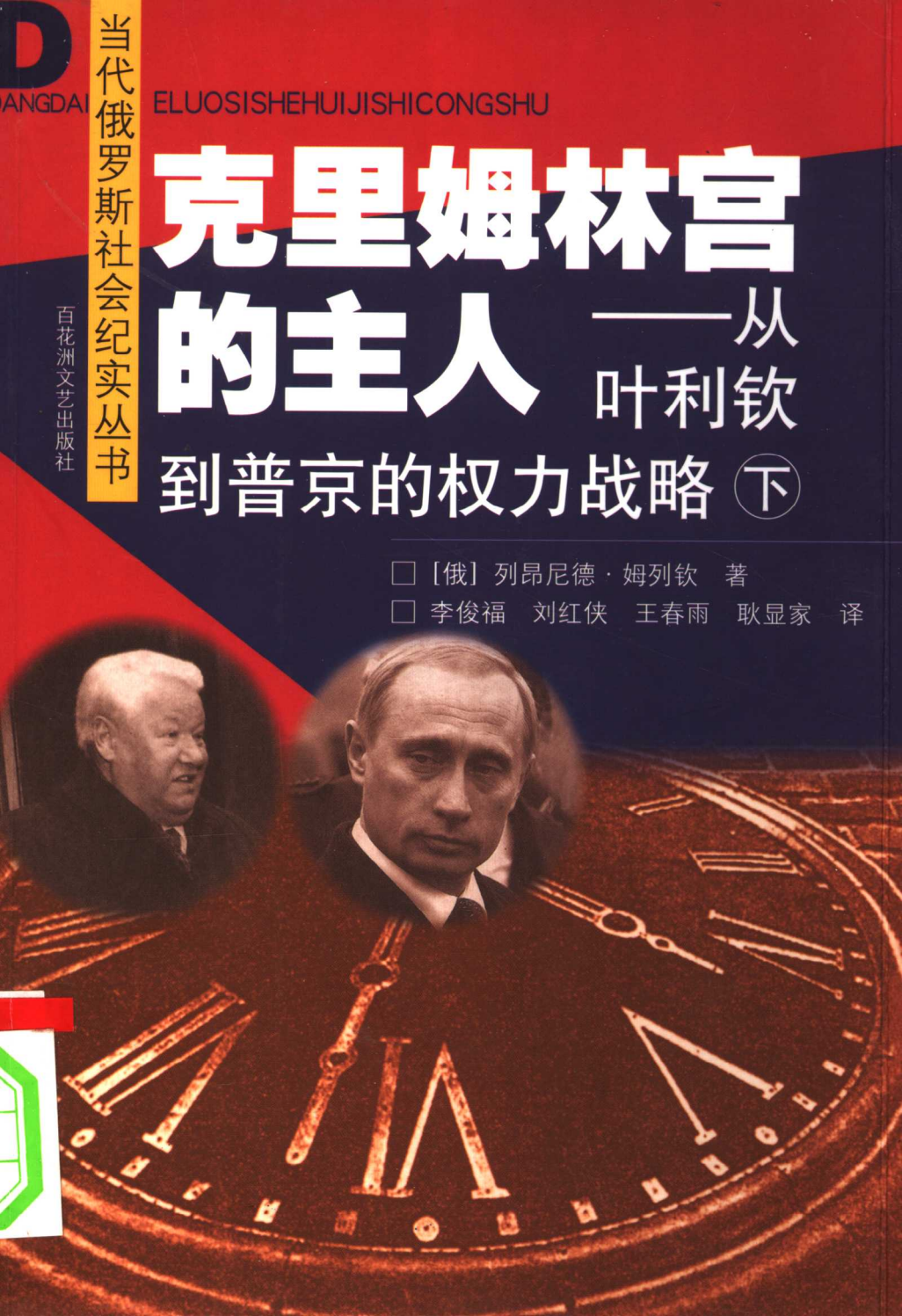




当代俄罗斯社会纪实丛书

DANGDAI
ELUOSI
SHEHUIJISHI
CONGSHU

克里姆林宫的主人

——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

②

□ [俄] 列昂尼德·姆列钦 著

□ 李俊福 刘红侠 王春雨 耿显家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俄罗斯)列昂尼德·姆列钦著;李俊福等译.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

(当代俄罗斯社会纪实丛书)

ISBN 7-80647-660-1

I.克... II.①烈...②李... III.纪实文学-俄罗斯-现代 IV.I5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9246 号

书 名: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

作 者:(俄)列昂尼德·姆列钦著 李俊福等译

出 版 发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27.75(上下册)

字 数:28.9 万

版 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定 价:52.00 元(上下册)
22.00 元(下册)

ISBN7-80647-660-1/I·403

邮政编码:33000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十六章 第一次车臣战争

小民族的杀手锏	001
是杀害还是不幸事件	003
两位飞行员的会面	006
杜达耶夫的威信在下降	009
40 辆坦克开往格罗兹尼	012
鲍里斯·叶利钦和巴维尔·格拉乔夫	016
第一次进攻和第一批伤亡	019
沙米尔·巴萨耶夫的出现	025
武装分子赤脚逃脱	031
比斯兰·甘塔米洛夫的仕途	037
最后一击	039

第十七章 选举获胜和心脏手术

他铸成大错	046
“我决定参选……”	049
索斯科维茨班子的突击任务	050
直线下降的统计率	053
他嗓子都快哑了	054
根纳季·久加诺夫在瑞士	056
总部里的新面孔	059
推迟心脏手术	064
科尔扎科夫建议取消选举	067
与列别德的第一次谈话	070
亚夫林斯基不当副手	075

50 万美元现金	077
面临选举的总统	081
丘拜斯获得胜利	083
科尔扎科夫报复丘拜斯	088
总统又失踪了	093
哈萨夫尤尔特的和平	099
摄政王	100
列别德：“难道我不对……”	105
怎样赶走了列别德	107
第十八章 没有总统的总统任期	114
一个非常疲惫的人	114
将军们险象环生	117
白宫是危险之地	121
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离职	123
8 月新危机	128
列别德造势	131
普里马科夫有何作为	140
普里马科夫组建了联合政府	147
叶利钦为什么不喜欢普里马科夫	156
总统冒险并取得胜	162
第十九章 “继承人”之战	165
考察军官	170
总统杯半决赛	175
应该帮助自己人	188
重归故地	191

第二十章 “家族”和第二次车臣战争	195
把敌人连锅端	199
梁赞事件	205
地方行政长官作出选择	207
“家族”由哪些人组成	211
对“家族”的攻击和它的反击	222
第廿一章 权力移交	230
退位传闻	230
“熊”从哪里来	234
“普京”方案	239
“我同意,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	240
最后一道命令	241
第廿二章 选举轻松获胜	247
深夜沉思	247
谁投了普京的票	249
普京成为稳定和秩序的象征	251
第廿三章 克里姆林宫里的新班子	253
政坛上的将军们	253
我们的皮诺切特	256
没有任何反对派	257
打碎的路灯	258
政府和总理	262
特工进入政权	265
克里姆林宫的助手	268
“总统本人知道”	271

第廿四章 两个首都之争	278
戈里格里·季诺维也夫:第一批清洗	278
谢尔盖·基洛夫:第一滴血	280
安德烈·日丹诺夫:“列宁格勒事件”	282
彼得堡又出了一个罗曼诺夫	284
彼得堡人能干长久吗	286
第廿五章 “库尔斯克号”沉没	288
只有奇迹才能帮忙	290
“不要施加压力……”	291
总统为何缄默不语	295
海军大尉的字条	297
海军上将的说法	299
第廿六章 在东方与西方之间	303
那么,普京怎么了	308
三位英雄	309
第廿七章 独立电视台、电视六台、古辛斯基、 别列佐夫斯基	313
如何处置寡头们	313
这是一句重要的坦言	314
攻击独立电视台	315
逮捕古辛斯基	316
给总统送手机	318
不曾发生的犯罪	321
天然气工业公司的钱	322
别列佐夫斯基和公共电视台	325

电视六台的命运	328
“忠于帝王的人”	330
莫名其妙的垂直体系	334
我们的“新贵族”	338
两只手	341
第廿八章 家庭生活中的总统	344
总统与教堂	348
国歌事件	352
指针倒转	354
社会的情绪发生了变化	357
译者的话	362

第十六章 第一次车臣战争

开战原来这么容易！俄罗斯轻而易举地被卷进了车臣的战斗，尽管俄罗斯所有的政治家年年都在重复着“可别发生战争啊”。而且直到今天我们也不知道，这场导致鲜血横流、蒙羞含辱的战争为什么突然就开始了？谁是始作俑者？我们究竟是如何险些失去车臣的？

小民族的杀手锏

与车臣的关系一直困难不断。在北高加索那里，人们既没有忘记 19 世纪征服车臣时的腥风血雨，也没有忘记 1944 年斯大林下令把所有车臣人一个不留地迁出了他们的故土。中生代车臣领导人都是在流放地出生的，而且每个人的家庭中都有亲人死于被迫迁移之时。车臣人更觉得委屈的是没有对他们表示过歉意，他们就这样依旧是一个令人怀疑的民族。

甚至还是在苏联时期，车臣人就抱怨故意不让他们从事主要工业部门的工作，也不让他们进入科学领域。受信任担任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领导职务的只是外来人。在这个不发达的萧条地区人们无事可做，男人们分散到全国各地去挣钱。1991 年共和国的失业者已有 30 万人。

因没有得到妥善安置而暗怀不满在这个民族的性格和传统中不断沉积起来。这里的人们总是轻易地拿起武器，随时准备以武力证明自己的正确。而且这里的人们也没有忘记曾和俄罗斯作战的民族英雄沙米尔的遗训：“小民族应该有杀手锏”。

在1990年11月的日子里,在国内发生剧烈变化的浪潮中,格罗兹尼成立了车臣人民全国大会。莫斯科很少有人关注这一事件。

车臣人选举他们引以为豪的同族人——扎哈尔·杜达耶夫担任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他是战略空军师师长,有在阿富汗作战的经历。他的童年是在哈萨克斯坦的流放地度过的,后来得以进入飞行学校,又在加加林空军学院毕业,获得过许多奖励。当杜达耶夫被授予将军军衔时,举国上下的车臣人都欢呼雀跃——这可是第一个车臣人的将军啊!

总的来看,本打算让扎哈尔·杜达耶夫起个代表作用。在车臣大会成立的背后是另外一些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的人,首当其冲的就是后来成为杜达耶夫的副总统的泽利姆汗·扬达尔比耶夫。杜达耶夫没有顺从让他起代表作用的意愿,他退役了,全家搬到格罗兹尼,埋头于政治。

但是,把车臣引向和俄罗斯进行战争的第一步并不是杜达耶夫迈出的。

1990年11月,当时还是统一的车臣-印古什的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共和国国家主权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上签字的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苏共车臣-印古什州委第一书记多库·扎夫加耶夫,后来莫斯科依靠的就是他。

正是这位党的官员扎夫加耶夫宣布车臣-印古什为主权国家。宣言谴责了“对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种族灭绝行动”,并声称“共和国为自己保留要求补偿1944至1957年给共和国及其人民带来的精神和物质损失的权利”。

宣言中还提出了要把现在属于北奥塞梯的普里格罗德内区和弗拉季高加索的右岸部分归还给车臣-印古什的问题。而把在1957年作为补偿划给车臣-印古什的三个区——谢尔科夫斯克区、纳乌尔斯克区和卡尔加林斯克区归还给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问题自然没有被提及。

以多库·扎夫加耶夫为首的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设立共和国总统职位的决议。这个职位扎夫加耶夫是为自己准备的，但却让杜达耶夫占去了。

是杀害还是不幸事件

在1991年8月的那些日子里，车臣—印古什当局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与此相反，以杜达耶夫为首的车臣人民大会则站到了叶利钦一方。

车臣民族运动思想家之一泽利姆汗·扬达尔比耶夫因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而被扣押，但很快就被释放。但是，扬达尔比耶夫被捕为在格罗兹尼举行群众集会提供了口实。

全共和国的人被召集参加集会。他们丢下工作，从最偏远的村庄赶到这里来。参加集会的人们冲进苏共格罗兹尼市委的办公大楼，把它变成了自己的指挥部。旁边就是地方克格勃的大楼，它也被占领了。后来人们说，领导占领国家安全委员会大楼的似乎是警察比斯兰·甘塔米洛夫，他在第二次车臣战争时成了莫斯科的主要支柱。

当时任俄罗斯克格勃主席的维克托·伊万年科对我说：

“在格罗兹尼克格勃大楼被占领时可以进行选择：或者采取武力行动，或者和杜达耶夫谈判。但是我没能和叶利钦联系上，没能获得他的批准！他正在索契休假。想像一下，在国内发生这种事情时，特工部门的领导人却不能和总统联系上！我没有采取可能导致流血的武力行动，现在我对此事依然抱憾。当时只需花少量流血的代价就可以制止住激进分子。的确，只靠讨伐行动不可能制止那里发生的事件。在我和杜达耶夫会见时，如果我们的伙伴们哪怕能把我们的卡片箱运出来，把克格勃地方情报人员的卷宗运出来也好啊……”

专家们后来一次又一次追溯到这个问题：当时是不是应

该以少量流血的代价把格罗兹尼的暴乱镇压下去,从而避免后来发生的那些事呢?

但是仅仅靠流一点血恐怕无济于事。那些日子在格罗兹尼的见证人们目睹了从共和国各个地区聚集来的车臣年轻人双眼冒着怒火。考虑到车臣人性格中的民族气质就不难断定,他们宁死也不会交出杜达耶夫。

维克托·伊万年科在格罗兹尼之行后给叶利钦写了一份报告:

“大部分居民,首先是车臣族的居民,支持罢免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最高苏维埃……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认为只能通过政治解决的途径走出危机,因为武力的办法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暴力升级和重大牺牲,损害俄联邦政策及其领导人的威信。”

从车臣事件一开始,叶利钦就表现出一种奇怪的消极立场。看得出,总统在过问这些事情时是勉为其难的。似乎直到最后一刻他也没有意识到,要解决北高加索出现的问题需要认真努力,首先是他本人需要这样做。在最紧要关头的那些日子里,他确实像是失踪了。他时而是去休假,给他打不通电话;时而一连几天躺在医院里做计划中的手术。当准备在车臣进行一场军事行动时,他正在接受已经变形的鼻腔隔膜的矫正手术。

大概这里首先表现出来的是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对居住在南方的各族人民的那种典型的轻蔑态度,那些民族被看成是不需要认真对待的天生的惟利是图者。在车臣危机的第一阶段完全可能通过和杜达耶夫进行开诚布公的谈判来解决。但是为此需要邀请他到克里姆林宫来并充满敬意地和他进行谈话。叶利钦断然拒绝这样做,谈判的机会也就错过了。

1992年7月杜达耶夫给叶利钦写信,建议把就石油事务进行合作谈判作为第一步措施:

“回顾过去，在8月叛乱和苏联解体后最初的几个月，我们双方都应该承认，各方都犯有错误，有过令人遗憾的失策。而且我认为互相不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对该信件讨论范围之外的我们双方关系中积累的所有问题，我认为必须采取合理的实际措施，以使双方在经济领域的立场尽快接近，从而逐步达成政治协议。”

答复并未随之而来。

整个车臣的历史是一部充满错误的历史，每个错误都使局势更加恶化，以致俄罗斯政权很快就陷入了绝境。要知道，最初还是有可能在完全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和车臣人达成协议的。

9月4日，杜达耶夫宣布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被推翻，并宣布车臣应该独立，应选举自己的议会和总统。让印古什人去建立自己的共和国吧。

9月6日，参加集会的人占领了最高苏维埃大厦。格罗兹尼市苏维埃主席维塔利·库岑科丧生。

斯坦尼斯拉夫·戈沃鲁欣领导的一个研究车臣事件的议会委员会提出了报告，对格罗兹尼市苏维埃主席之死是这样说的：“许多证人证实，库岑科是被用最残忍的手段残害致死的——他被从窗户抛了出去，而且不单纯被抛出去（那里有刻花玻璃），而是用库岑科的身体砸碎玻璃后扔出去的。”

前车臣——印古什检察长亚历山大·普希金对这些悲惨事件的说法则相反：

“市苏维埃主席库岑科当时决定从窗户跳出去。虽然这是一楼，但是它下面还有一个夹层，总之相当高。

“对直接见证了此事的人们进行了讯问。他是脚朝下落下去的，想要跳下去。但是如人们所说的，他的手没有及时松开，脚勾在了一个东西上。他很魁梧，而且已经上了年岁——快60岁了——没有能收起身体就摔下去了，头撞到了地上。

他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躺了几天就去世了。”

也许检察长更了解这场悲剧的实际情况，维塔利·库岑科是没有跳好才摔死的。但是，如果一位市苏维埃主席、一个年岁已经不小的人由于害怕不速之客而从窗口跳了下去，当天在格罗兹尼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应该是感到十分恐惧的。

两位飞行员的会面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新任主席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飞抵格罗兹尼。人们认为，作为车臣人，他会更好地弄清楚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哈斯布拉托夫同意解散共产党官员们领导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反正已经是谁都不服他们管了。

按照莫斯科的指示组成了一个新的政权机构——最高临时委员会，领导它的是苏联人民代表列恰·马戈马多夫。他是原州委第二书记，后来担任过共和国国家物价委员会主席。

这是莫斯科第一次尝试把自己人安插到格罗兹尼。此次尝试就像后来所有尝试一样，结果是徒劳无益。共和国的实际权力转入杜达耶夫之手。作为军人，他立即就开始组建自己的近卫军。

当时叶利钦委托没有职务之累的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管理车臣事务，这也并非最佳选择。

鲁茨科伊飞抵格罗兹尼，会见了杜达耶夫，看起来两位将军已经达成了协议。但是回到莫斯科后，鲁茨科伊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车臣简直就是盗匪猖獗。这与实情相去不远，但终归需要和格罗兹尼的某个人进行谈判。鲁茨科伊连还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都一脚踢开了。

作为回应，蒙受侮辱的杜达耶夫在车臣宣布了动员令，实际上这是对莫斯科宣战。人们开始武装起来，共和国内开始

生产自己的冲锋枪。格罗兹尼监狱暴动造成大批囚犯越狱并组织了战斗队。

杜达耶夫想和叶利钦谈判,他认为俄罗斯的元首应该亲自会见他这个全民族的领袖,但是人家根本就不打算和他对话。作为车臣人,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的意见是很有意思的,但他甚至根本不想听杜达耶夫说什么。莫斯科要求放下武器和解散非法武装组织,但是谁都不打算执行莫斯科的命令。

10月27日,杜达耶夫当选车臣共和国总统,尽管这次选举未必称得上是民主的。11月1日杜达耶夫下达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宣布车臣共和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北高加索局势的行家、《消息报》特派记者伊琳娜·杰缅季耶娃后来说:

“杜达耶夫是不是一个狂妄的分离主义者呢?我认为我们把他变成了这个样子的,而在当时他是没有任何纲领的。他不过是退役了并想要为自己的人民服务。他作为一个军人就意味着在某些方面是有局限的,他对人民有一种表面化的、有些忧郁浪漫的想像……但是我想,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形势会把他赶到哪里,他要期待俄罗斯的什么回应。我当时有一种明确的感受,就是如果叶利钦向他伸出手,他们就可以达成协议,也会找到关于车臣的谈判方案。但是俄罗斯装聋作哑、耍滑头、推太极,让一个并不很沉着稳重的将军发起狠来……”

11月8日,叶利钦在鲁茨科伊的坚持下,签署了在车臣-印古什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在这个命令发布之前,格罗兹尼政治斗争的结局尚不明朗。这道命令动摇了亲俄罗斯政治家们的立场,因为车臣人认为这道命令是企图重新打压他们,于是他们拿起了武器。

最令人吃惊的是,曾经有许多正式文件是针对车臣局势

而发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无法找到这些文件的作者。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作者,因此很难准确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一切都是谁想出来的?每一步都越来越缺乏理智。

鲁茨科伊要求采取军事行动,整顿共和国里的秩序,解散武装队伍和逮捕杜达耶夫。内务部和克格勃的人说,这是不可能的。警察和军人都不想管这事,他们明白,流血的全部责任将会落到他们头上。

然而,特种部队和内务部队的兵力还是从三方进入了车臣。但是杜达耶夫的战斗人员和当地居民封锁了机场,投到格罗兹尼的部队没能集结起来。行动小组的领导人从格罗兹尼报告说,使用武器会造成不良后果:“有可能爆发后果严重的事件,将会使北高加索的总体局势极其复杂化……”

杜达耶夫宣布共和国进入战时状态,分发了武器,命令要把每座房屋都变成堡垒。当地警察宣誓效忠于杜达耶夫。

在这种情况下,杜达耶夫对莫斯科的行动小组表现得非常理智。车臣人给士兵们提供食品并且建议和解。

11月9日,在格罗兹尼为杜达耶夫就职举行了规模宏伟的群众大会,有10万人参加。车臣人民大会执委会号召把莫斯科变成“灾难地区”。于是就有了已经向莫斯科派出车臣恐怖分子的最初的传言。

作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要求在车臣停止行动并取消紧急状态。

他的助手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戈尔巴乔夫不断给内务部长维克托·巴兰尼科夫、国防部长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和联盟国家安全机关领导人瓦季姆·巴卡京打电话。

“已经达成协议不在车臣集结和使用军队,也就是要停止执行叶利钦关于紧急状态的命令。在电话的间歇中还不断地传来骂娘的粗话:

“‘为什么?干什么啊!如果开战可就是成百上千条生命

呀！那里彼此间争吵和打架的所有派别和集团都联合起来对付俄罗斯人了。作战人员已经在召集妇女和孩子，为的是在部队开来时将他们赶到自己的前面！白痴！’

“他对我说：‘刚刚和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通过话。我立刻就明白了，打电话是徒劳无益的：他喝得酩酊大醉，醉得舌头都不听使唤了。’

“戈尔巴乔夫给哈斯布拉托夫打电话，后者要求‘整顿秩序’！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告诉他：别抽风。我想建议现在所有该来的人都来开会，但是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感到‘不舒服’，明天10点我们再开会……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11月10日没有能开成让叶利钦参加的关于车臣问题的会议。后者在所有的‘节日’里都在喝酒……”

杜达耶夫的威信在下降

1992和1993年，俄罗斯忙于盖达尔改革，还顾不上车臣。莫斯科实际上既承认了车臣的独立地位，也承认了杜达耶夫的总统地位。杜达耶夫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种有利的形势。他只想和叶利钦本人谈判，而且，如果俄罗斯的总统对车臣的将军表示关注的话，他准备达成妥协。

1991年秋，《红星报》的记者尼古拉·阿斯塔金采访了杜达耶夫将军。

“扎哈尔·穆萨耶维奇，在军队您一直被认为是很棒的。通常把落后的部队交给您，而您能把它们带入先进行列。您是如何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的？”

“是的，交给我的基本上都是难带的驻防军。无论是在西伯利亚，还是在乌克兰或是波罗的海沿岸国都是如此。但是我总能把他们带成优秀部队。我曾是最优秀的师级指挥官